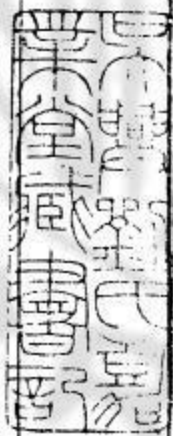


居東集序

濟北臨邑友弟邢侗子愿甫誤



今夫海內鷄埵錯峙則捕甸完郊牛
耳狎執則連鞬接幕麗璞涵夫腊鼠
薺差亂乎人後是以紫公之龍非應
蟠之物未寓之驥甚騏驎之材匪夫
極研窮討益以申晰則朱紫恒至易



處真贗宰之兩轂以余所得聞在杭
謝君則未易言也岳抗冕黼翁族細
索世緒勇而清令寢長英特書乃誦
可等身人謂公是卿座蚤成進士頗
馱時學屈首司李遜業董惟遂乃扶
微靈祖淹函雅故衰衰懔懔為世鉅
儒爰自吳興量移京郡依類託寓一

意著書彙軻射書之闔駐車歷山之
麓馱次吊乎方朔笛里感乎次卿任
城憶太白之舊阿曲尋陳思之跡雪
宮留墟乎齊境層市示幻于海澨不
其之書帶俛存成山之瑑文垂滅觸
時撫景其能舍旃抑或訟庭讞憲積
有餘閒察佐周旋間成曲讌山郵攬

空館之藁兔廡借青嶙之炬字勞編
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劄而悽然寄
慨凡于此際文筆迺道君喜為詩詩
分科品靡不燭宅風騷枕藉魏晉祖
初彌盛沿及厥中叢會諸長極之融
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
和則無端之錦瑟至于出言天拔絕

玄人匠森然骨部眉嫵下弄視夫眇
眇飾其孩嘎歛歛矜其齟楚良以逆
庭矣若夫文章大業君更破的長篇
鴻製少履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愚素
乎大袿重舌之譁雄成免碎金之誚
時乎登高授簡則君家希逸之蹤也
時乎遊戲泚筆則佳文甘蕉之致也

時乎雜俎會粹則義慶新語之嗣也
時乎方言貯錄則子雲油素之例也
竊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斲更僕英氣
露于投刃靈襟標乎荅詠致能冷華
簪于上座聯風政于遠陬總之質稟
軼羣才情開敏接之所向無不中倫
以斯較條流于吾黨論真賈之所別

求之中壤在杭其神龍天馬與哉在
杭一官落拓茹菜餼魚席犢殊其所
如僮奴絕于常隸報友翰一端之疏
編娛內足四種之好香寫論將付諸
官奴營壁竊以于宗氏風期美矣官
何負乎在杭為余言一昨之日保旅
鑿得耳溢者廣陵之簫目盡者蒜山

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復跡也今來遙羽太守後飛轡直指前廿季老明經三日新子嬾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婆婆安昌之野追逐蜚走之侶大蒼出擺黃棘下兔毫以乾葵壓之濁酒真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也夫



文字田僧起結撰那得不佳在杭大
嘯集署居東記地也亦有風人之托

也夫

謝在杭詩序

在杭齒不滿二十輒牛耳詞壇意耽不可一世江以南多辟易驚皇走顛對壘者什一顛執橐鞬者什九余駭然曰何物少年能令人不敢抗三寸湘斑也無何李法東郡按部如歷遂得把在杭臂余見之大噉曰氣岬嶽母乃英雄欺人者乎比讀其詩則舌吐而不能收矣請執筆研為奚奴在杭固遜謂大江之北

僅得劉生吾兩人者豈張茂先所稱豐城之劍延
津遇合其亦有數耶兩襟歡結若平生交余以瓦缶
扣珠玉在杭亦以咸池酬北里詩筒往來者六閱歲
若詩若賦若古文詞種、從岱雲飛來且玉藻縱
橫金牋洒落每一發撼如獲明珠幾萬斛乃擊節
歎曰異哉在杭才如李供奉詩如劉隨州賦如左太
冲古文詞如司馬子長字如韋邠公草聖如張伯英

行書如王右軍蠅頭小錦如蔡中郎烏乎古人得
其偏在杭得其全古人得其粗在杭得其精洵前無
千古也者奚有於江南哉是豈七閩之秀色孕
數百年故生在杭爾、所繇在杭蚤歲釋褐宦情
泊如常謂丈夫志在千秋奈何手板支頤日深鼻
孔向人兩為司李朱輪停時即携一編高坐匡牀
命侍姬焚龍涎吸清茗半盞臨蘭亭一過其懷

抱閒適如此擣詞振藻烏得不超越尋常萬、乎
今拜南都司寇尚書郎若曹固開署派覽之剗飽
習故業益日新而富有之由今觀固在杭不如某、由
後觀恐某、不如在杭矣世之操觚家即執索韃受
約束壇下魂奪口噤誰敢提偏師攻之其辟易驚皇
走也無恠矣無恠矣 齊州山人劉勅撰

甫中洪寬書

居東集卷一目錄

詩上

賦二首

塵賦

鷓鴣賦

古樂府十七首

紫騮馬

隴頭水

長安道

烏夜啼

長相思

將進酒

秋夜長

關山月

折楊柳

望行人

當墻欲高行

豔歌何常行

前緩聲歌

秦王卷衣

黃督

兩頭纖纖二首

五言古詩三十四首

効劉長卿雜興八詠

回軍跋者

七夕閨人

發真州別諸子濠上

齊魯道中

平陰道中望岱作

齊謳行

田婦詞

夢徐惟和

早發東莞

閒居寄陳伯孺

感懷三首

夏日懷臧晉叔獨坐

秋思三首

中秋官署小集

長白道中

見白髮

春夜寄汪仲嘉

得二女

雨霽寄陳隱君

謁聖廟

七言古詩三十二首

擣衣篇

讀史

烏言四首

別李季宣

符離歎

彭城歎

別謝于楚

送練中丞遺裔歸家

魯連臺懷古

清源行

酌突泉

一 巳亥初度書歷山署

中

二 送傅伯俊守重慶

謝邢子愿侍御惠銀魚

鏡聽詞

閨意

楚江行

懷屠緯真

雲嶺貞松歌爲崔侍御母賦

雪夜寄侍兒

辛丑除日客平原

寄徐興公

詠庭前雙鸚鵡

書事

壬寅初度客清源

早發青社苦寒

寒食郊行

開河行癸卯書事

彭城行

五言律詩九十七首

塞下曲

少年行四首

送僧歸日本

懷李季宣

宿汾水

二首

送鄧女高視學滇南
得兒女道亡耗二首

家室至

宿淄河

贈劉五雲孝廉二首

厭次書事

商河道中

入無棣

行部棣州諸邑

渤海道中

厭次寄臧晉叔

棣州見月

棣州逢立春

巳亥除日

庚子元日

寄汪肇邵太學

春盡鄆城始見桃杏

諸花

懷潘穉恭太學

哭黃白仲三首

庚子初度盧縣道中

送劉五雲北上

至日重書

東郡迎春

早二首

讀惟和詩二首

送人南還

銷暑二首

齊中雜詩十首

晚酌花間

早秋郊行

入秋霖雨彌日忽節使夜至同諸官送迎

跋涉百里悵然口占二首

新甫道中

發海曲

暮抵蒙陰

偕青州諸君登駝山

二首

寄桃葉侍兒

子愿寄蜀茶并詩賦荅

征西舊卒

夏日閒居二首

夜坐

對雨懷真州舊遊

荅張幼子

聞砧

秋意

感舊寄侯師之諸子

秋夜

感懷

壬寅九日

冬夜

十一月十三日有東萊之行別家室

肥城早發

祝阿道中

遣家信

宿靈巖寺

石棚

白雲洞小酌

靈巖寺二首

蛇丘道中苦雨

送潘汝一別駕還上海

郡城晚望

送陳叔仁司理擢儀

部

在山道中

晏起

甲辰除日

無題

春望

元夕感懷

郊城道中

居東集卷一目錄

終

東集卷一

詩上

陳留謝肇淛著

歷下劉勅校

賦二首

塵賦 有引

司李於齊齊地善風時而風則時而塵也車轍馬足之間爲所困者蓋歲強半焉小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迺作塵賦病之矣

陳王徙封于鄆殷憂寡豫翠幃空揜朱絃
永夜彷徨攬衣待曙迺脂輕鑾肅柔轡敕
出童騎曲蓋翬飛屬車鱗次肆遙矚於平
遐蹤於荒隧羨獨鳥之依雲怨枯枝之覆
時殘暑既徂勁飈徐引白鴈時哀綠蕪半
曲再行良醕未盡塵埃西來襲裾圍軫王
犀盃褰鮫帷詠將車於周雅歌彈冠於楚
謂仲宣爲寡人賦之仲宣倚馬而揖蒙袂
曰臣聞蒼莽旣升湛濁斯凝臯壤坳結蓬
飛

騰禮取鳴鳶同載莊喻野馬爲朋軒轅思
入夢藥子尅敵而見稱起雲臺而悼逝揚
而表靈陳蔡之炊偶墮萊蕪之醜相仍又
水食於玄虵瀛洲輪於橘叟遇清歌而能
弱草而難壽丁約比夫兩劫瞿曇譬之三
唯聖人和光而相同胡爲乎揚堞奔軼而
若後若迺亢龍行天織鳥走阪時膏方屯
驕蹇勁榦摧頽纖莖焦偃土耗斲而成灰
佛而欲反於是雲起天際風嘯木末白砂
飛

黃塵野合其爲狀也炎炎隆隆貿貿濛濛飄如
曳練卷如驚龍突如霧起覆如紗籠初徘徊於
馬足旣糾結於林叢俄旋轉於廣陌遂翳漲於
層空霾川障海掩日韜虹天黯淡而無色山淒
迷而失容陵谷易位津原不通旣隨駟而沒肝
亦入軾而縈冑埋錦茵而漾漾沾銀鐙而重重
令人耳目聾聵不知早暮心意迷惑莫辨西東
至乃精室幽踪香閨靚媵簾已垂而過隙扉長
扃而窺戶外凝杲恩內委箇露上擁芬撩下盈

巾履散漫牀帷飛聚編素秘笥啓而奪鮮文鏡
懸而失故振衣者望而歎息膏沐者不勝拘怒
其或選勝構會弭節探芳金屏旣列綺席初張
嬌歌始荐妙舞載揚疑遠山之掩睇隨飛花而
撲觴旨酒淤滓和羨秕糠杯盤倏其狼籍侍從
爲之蒼黃若夫代馬越車南轅北輓竭蹶名場
崩騰利籍晨履繁霜夜隨殘魄垢汗巾背蓬鬢
覆額錯趾荒原接臂長陌素衣已緇鬢髮半白
形營營而靡寧意皇皇而不釋終稿死其未悔

膏黃壤於疆場瞻北邙之嶽嶽望荒墳之露積
糜齧草於窪陂狐嗥烟於陰澤翳陌上之紅塵
皆當年之翕赫方夫炎燄薰騰宵人望之而下
拜及其陵谷變遷童子聚之以爲食嗟千古而
一揆孰求歸其故宅乃作歌曰秋風起兮水揚
波樂事短兮愁懷多雲蔽白日志士當奈何
又申歌曰川東逝兮西馳歲方晏兮綠華衰
君胡爲兮不回首逐遊塵兮能幾時歌曲未終
王涕霑臆涓人撤俎太僕旋軾無咎無譽與時

消息

鷓鴣賦有引

余自吳興徙治博州暇中讀子建鷓鴣
賦悲其意而戲効之博州治鄆鄆故子
建采邑云

翩翩黃雀來自海南文采未備翮翅毵毵跳擲
蓬艾飲啄不貪卒與鷓鴣遇便欲相甘雀言雀微
毛稀骨小竊命大造暫寄林沼陋體腥臊不堪
一飽君如見搏徒汚牙爪鷓得雀言昂頭瞪視

何物麼膺直不解事度江無食困頓幾死蛇鼠
藏螫思齧乾肺爾當吾前寧復舍爾雀得鷓言
憂愁局踏自恨卑微不生六翮仰天呼晷毛如
蝟磔君無取我恐防繳弋鷓得雀言意殊不移
距如倒戟觜如交鉞而不服死焉用言爲矯首
喚鷓助吾取之雀得鷓言大啼恐怖時無鳳凰
誰堪告愬不見玄豹南山隱霧入林不深自遭
殘蠹鷓乃擘翅紛拏決鬪雀急自投毛鍛肉皴
大喚不止聲若嬰幼行人聞之莫不往救鷓乃

高飛雀亦東徙梁父之陽漳河之浹構葦卑栖
呼妻喚子幸逃膏俎苟活忍恥痛念驚魂前哭
後笑羣鳥聞之皆來相吊皇天降鑒日月迴照
自今以往勿復遇鷓

古樂府十七首

紫騮馬

將軍紫騮馬蹀躞向安西花動連錢色雲浮碧
玉蹄胡沙看欲闔漢月照還嘶百戰歸來日猶
憐錦障泥

隴頭水

隴水深無極頻年嗚咽鳴秋風吹不盡都入國
西營關月淒涼色胡笳斷續聲秦川不可見遊
子若爲情

長安道

官路如絃直離宮屬地斜金莖珠吐月玉樹鳥
啼花馳道朝橫鎖龍池牛建牙笙歌連甲第半
是五侯家

烏夜啼

鳳輦春遊日烏聲夜起時啣將百花露飛上萬
年枝銀燭催歌換銅壺報漏移六宮齊度曲知
是舞西施

長相思

一從遼左戍盡日守空閨候鴈南仍北寒鴉東
復西山川天渺渺砧杵月淒淒那堪秋夜永絡
緯傍人啼

將進酒

銀屏張綺席錦帳倚雕欄新綠蒲桃甕殷紅瑪

瑤盤秦箏商柱急趙女舞衣寬且盡金尊興無妨玉漏殘

秋夜長

露色已成霜夢迴夜未半流月照空幃隱隱聞孤鴈啼殘黛色消香燼紫烟散何處擣衣聲徘徊望銀漢

關山月

掃却黃金階河漢當牕流此夜關山月偏照相思樓徘徊雲母帳錯落珊瑚鈎邊鴻何處度知

向海西頭

折楊柳

青樓大道傍垂柳復垂楊白馬黃金勒春風何處郎柔支縈素腕香絮裊啼粧看盡年年別曲終空斷腸

望行人

庭葉幾回落狂夫猶未歸時時出門望但見鴈南飛日暝角聲起樓空人影稀燈前默不語含泪剪征衣

當墻欲高行

黃鶴鍛其羽故爲鷓鴣欺應龍不升天安知蛇
與螭仕進無中人慈母不相親天關多楔偷泣
血誰見明天長道遠河無津此事難重陳

豔歌何嘗行

天孫與河鼓微茫隔雲漢弱絲附喬松風吹忽
中斷良人戍遼西賤妾倚孤幔別來如昨日三
秋颯已半枕畔雙寒蛩嘈嘈啼向日憶妾初事
君傳杯青玉案錦障九微燈金爐雙鳳炭鴛鴦

比翼栖啄粒聲相喚人事有變更年華暗中換
奩開遠黛消帳掩餘香散天運復何常躊躇聊
自歎

前緩聲歌

池中之魚必有天上之龍時無風雲不能自通
肝腸如鐵山石可裂生不逢時中夜泣血西下
之影必有東生之曦不在早莫與子爲期舊蔬
發新姿黃葉生綠枝相逢俱非故安能長別離

秦王卷衣

渭水柳花飛秦王春卷衣冰紈疊金縷香帶綴
珠徽禁草新輸綠宮桃色奪緋照牀霞旖旎出
匣玉芬菲氣吐九真麝光浮七寶幃章臺夜宴
罷持賜華陽妃

黃督

僑客久流落歸心如亂麻門前雙楊柳別來九
作花出門望平陸但見風與沙翠幃何遙遙故
人白牛車長跼挽白牛寧容寄載不大喚催牛
去前期詎可留

兩頭織織二首

兩頭織織同心總半白半黑箋上字膈膈膊膊
燈花墜磊磊落落閨人泪

兩頭織織流蘇縵半白半黑青玉案膈膈膊膊
初熾炭磊磊落落諸女伴

五言古詩三十四首

効劉長卿雜興八詠

幽琴

猗猗龍門桐裁爲綠綺琴幸不歿爨下敢復辭

清音朱絃君弗御常恐風霜侵雍門與阿谷悠
悠千古心

晚桃

碧桃產空谷不爲衆卉先春風吹不到芳心爲
誰妍荆棘塞前途無言世所捐猶勝綏山上竊
以不材全

疲馬

櫪下老驢驢垂首無生氣空餘百戰身豈乏千
里志自憐赤汗姿久謝黃金轡徘徊向君嘶塞

上春難至

春鏡

寶鏡辭玉匣流落委黃塵可憐一片月屢照行
路人蛾眉終見妬肝胆誰相親請君重拂拭清
光猶自新

古劍

太阿埋古獄精光未墜地莓苔蝕龍紋誰辨斗
間氣匣中永夜鳴冰鐔何曾試神物終飛騰爲
君擊魑魅

廢井

城荒井不改甘泉猶可食一朝委榛蕪十載無人汲空沾微雨潤時有寒星入素纆何當垂母爲龍虵蟄

白鷺

素質濯冰雪亭亭向孤嶼何意雲霄姿竟與魚蝦侶蒹葭秋已殘寒江難獸處矯首望冥鴻終當杳然舉

寒缸

不依日月光幸托帷幃下四壁風霜深獸照淒涼夜玉漏故沉沉花開復花謝蘭膏薄欲銷餘暉詎可借

回軍跋者

漢兵渡鴨綠已與胡鬼隣去時三十萬歸來復幾人飛矢沒脛骨血枯不可伸步步望南行乞食向城闈廬舍道傍樹枯杖爲車輪故鄉五千里但恐委征塵歸來四鄰改田園皆荆榛少年不相識攘臂生欺嗔幸遂首丘願敢辭殘廢身

燈前懷舊事，吊影空酸辛。

七夕閨人

向夕蘭窓開，金針度綵縷。脉脉下瑤墀，含情皆不語。微風生羅裳，雙星動錦杼。蒼茫見明河，相看泪如雨。

發真州別諸子

折坂無安蹄，風林少寧翼。頽波旣東徂，熹光復西匿。行子逐轉蓬，朝盱不遑息。擬垂邗江綸，仍脂薊門軾。仰送鴻鴈翔，俯攀楊柳色。別緒若絲棼，欲言涕沾臆。蚤歲負好脩，中道遭反側。行止信盈虛，風波安終極。白璧委精光，何當重拂拭。揮手從此辭，他鄉復異域。贈君孟勞刀，持此長相憶。

濠上

朝發池河濱，莫見濠梁城。日落西山橫，蕭蕭淮水清。念昔莊蒙叟，逍遙觀物情。不知人與魚，憂樂誰爲櫻。運適感大化，勞役哀吾生。臨流再三歎，聊用濯塵纓。

齊魯道中

寒笳永夜悲客子能無泪代馬向北嘶越鴻復
南至滕薛有故墟齊魯多荒隄川原何逶迤莽
蒼尤靉靄木末起悲風黃塵漲天地不見綠華
滋安知青陽意宵士奔輪蹄至人耽玄味但存
丘壑心風波隨所詣

平陰道中望岱作

病客行曠野望山如到家遠視但一氣却疑寒
烟遮逶迤百餘里神爽競騰拏峰姿媚朝霽林
靄披夕華轉側互變幻遠近無不佳秋色正蕭
然層陰紛成霞目眩魂已飛安用窮幽遐遲迴
忽欲匿空聞昏林鴉

齊謳行

吳歛多侏僂秦聲亦卑陬丈人且安坐聽我歌
齊謳渭濱一釣叟龍飛風雲秋胙茅表東海十
二朝諸侯泰山奠坤維渤澥涵天流雲夢吞八
九俯仰無神州沃膏被原野玆錯仞芳羞桓桓
小白氏定霸盟葵丘服楚威已殫尊周誼誰儔

晏嬰匡弱室田單破強讐魯連三寸舌坐令秦
氛收薛公多意氣幸舍容蒯緱至今慕義士忼
慨赴前修然諾不辭死千金安所求霸畧久銷
歇往事空悠悠請君望牛山落日悲松楸

田婦詞

土爨雨苦稀麥穗半不熟賣女納官錢老婦吞
聲哭山繭脆難繰土布澁難縫十指磨欲掘不
辦朝昏供豈無少壯丁貸爲富家傭日受升合
米米陳不可舂茅茨僅四壁寒來自補葺草根
甘可茹慙免溝中瘠生時旣不諧流離安所適

夢徐唯和

生別凋容顏歿別摧心肝昔我同門友高騫絕
世翰升沉一異域逝波無迴瀾誰指夢中路得
續生平歡陰風動羅幕夜色闌已闌但識面目
是不記存亡端不言復不辭乘虛倏往還四顧
是耶非枕上孤燈殘徘徊淒欲絕孤鴈啼辛酸

早發東莞

層崖不容憶危石嚙我膝窮猿緣土門怒虎號

陰室濛濛三十里初見海底日木落兩壁寬雲
散衆峰出披莽亡故蹊出谷迷新術疲馬聲慘
悽途危易相失行侶雜坐臥足皸膚凜慄擾擾
車塵間微尚何時畢

閒居寄陳伯孺

適性無遠近微宦亦幽栖閉門謝公事高枕松
陰西叢蘭媚秋蝶古槐懸夕霓客心政夷曠好
鳥時一啼已欣塵境絕所惜知音携搔首望不
極明月空清溪

感懷三首

白露下廣除綠英日以摧獨坐悲陽春霜風從
天來元化妙旋轉物華互榮衰古今皆一貫變
化詎可迴肝腸非金石安能不生哀

上士貴保真下士圖令名西山與東陵千古終
持衡不陟九垓表安知天地情天地無成功世
人徒營營

毒蛇當道蟠羣龍困在野行人不敢過鵠伏重
林下天步方艱難封狐競妖冶禍亦不在大福

亦不可假擾擾風塵中誰爲知幾者

夏日懷臧晉叔

一州如斗大獄空吏亦稀
企脚花陰下臥看松雲飛
蟬聲咽白日荷風香縞衣
升沉皆適性何必西山薇
離落念吾友佯狂歌式微
豈無知音想時乖願仍違
盈盈若溪水清淺蘆花磯
腸斷向誰道山風吹竹扉

獨坐

意馳神亦昏術工道彌損
一落風波中轉覺彼岸遠
獨鶴臥前墀孤雲起層巘
悠悠誰共言坐惜白日晚

秋思三首

北望不得意東來非吾心
蒼茫白日速高風生秋林天步苟
如此離憂安可任

寒蟬抱葉唵葉墜蟬亦老
陽春不復迴腸斷對秋草
榮枯會有時空令傷懷抱

立馬臨高臺飛沙暗天地
朔鴈一聲悲秋色千里至
歸思方悠哉無言但垂淚

中秋官署小集

一鴈度漳河年華已消歇還將未去人慙對又
圓月玉露寒苧衣金風吹素髮臨觴不盡歡坐
望明星沒

長白道中

驅車層崖巔走馬荒林裏馬足復車塵嗚呼歲
暮矣山頭清淺泉山下污穢水好醜心自知紛
紛竟誰是

見白髮

昨日去已遠明日來復近三十六年中徃事成
一瞬百歲能幾時蘭膏漸以燼蒲柳無遺姿風
霜有餘刃憶昔少年時健若東郭魏形骸困奔
走衷腸嬰悔吝一夜微霜飛星星上人鬢頽波
不再湍落木無重潤吾生信有涯神理未應盡
委運復何爲努力事精進

春夜寄汪仲嘉

新月皎已升驚鳥棲未定何處橫笛聲風來滿
清聽溽露動土脉微香生花逕美人勞我心迨

然發孤詠

得二女

行年三十七頭顱已非昨膝下尚無人俛仰悲
寂寞夜來雙明珠耿耿照重幄夢虺良有徵弄
瓦亦不惡襁負幸無虞門楣欣有託塵累安足
縈呼雛且爲樂

雨霽寄陳隱君

新晴動花氣鳥啼漳水春出門見芳草忽憶山
中人種藥斲雲母煮石炊松薪甲子誰能識空

山無四隣

謁聖廟

謂天蓋云高璇璣無遺度謂地豈不廣八極亦
可步羲文久代謝吾道日淪斲夫子復何爲栖
栖振皇路麟獲道焉如鳳歌時已暮獨揭日月
行萬古忽長曙元始無全功神化疇能悟俎豆
肅千秋真王亦非素遺檜枯且榮疑有百靈護
精爽諒不渝玄功難思慮嗟余生不辰希光景
徒驚勝賞欣自今儀刑儼如故側身望宮墻願

爲青雲附

七言古詩三十二首

擣衣篇

畫梁燕去流螢稀風吹紙窓黃葉飛征人塞上
無消息少婦閨中獨擣衣擣衣復擣衣簾卷空
階夜靜時摧箴乍向風前起宛轉初從月下移
犀紋石燥光如珠細腰桐杵來香閣素腕參差
高復低翠袖纏縈止還作繁聲急調轉分明欲
遲更速如有程淒淒似迸柔腸碎隱隱疑聞長

恨聲夜闌露冷羅衣濕徙倚長楹嬾無力天邊
時見孤鴻飛砌畔惟聞草蟲泣鴻飛蟲泣倍關
心怨妾思君涕不禁思君遠塞勞同杵怨妾空
房冷似碓熏香熨帖金刀落長短腰圍自斟酌
燭暗翻愁線脚斜邊寒但恐絲胎薄衣成將寄
玉門關知在千山更萬山行人不信相思意衣
上啼痕點點斑

讀史

荆卿一劍客擊筑歌燕市委身太子丹驩然捐

生歿驅車走刺萬乘君
單騎直入虎狼羣
甲士交鉞光射日
舞陽震恐卿
無聞褰衣上殿
秦王走七首
貫柱寒牛斗
功不成時身不還
一時然諾重於山
君不見風蕭蕭
易水寒壯士骨已盡
千古髮衝冠

烏言四首

行不得也哥哥
北山多雪霜
南山多網羅
天寒水涸田無禾
衆穀啾啾奈哺何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山居無稻梁
澤居苦沮洳
鷹隼驕飛

鴈南翥海上爰居啼
向曙不如歸去

燒香念佛紇干山頭多
雀骨翎毛科取胎烹爨

龍何蟄蠖何屈
雪衣使者生西方
不見馬嵬空

屹崿燒香念佛

此鳥燕都近來始有之前此未聞也

姑惡婦天將雨日且莫
雛長羽成胡不娶姑惡婦

別李季宣

風寒征馬嘶
鳥鳴春欲曙
久客戀他鄉
那堪別君去
別君遠上長安道
極目關山怨
芳草柳向

津亭折處新花應上苑看時好折柳看花欲暮
春天涯去住各沾巾知君醉臥寒江日應念沉
淪宦海人

符離嘆

鴉啼頽垣燕依草行人愁上符離道千村萬落
無人聲惟見黃河之水流浩浩符離驛卒眉鬚
白向余吞聲言不得去夏河徙水灌田直至窮
冬方種麥今已二月麥初生更恐夏來水還溢
丁壯猶堪轉四方老羸已作溝中瘠 朝廷十

道出中使舟車傳置疲供役似此斗米百二錢
更堪豺狼與虺蜴我聞此語涕泪漣蒼生財力
真可憐前年廷議憂 陵寢開河糜却百萬錢
去年度支憂漕輓沿河畚鍤亦徒然豈知一旦
忽東徙徐邳之間成桑田嗚呼天時人事已如
此咫尺天闈千萬里安得壯士挽沃焦爲君灌
盡黃河水

彭城歎

往歲彭城水接天家家沉竈無人烟今年黃河

唐東集 卷一
淺可揭洳沮百畝成膏田度支幕府愁漕輓挑
河發卒幾千萬已聞新灌符離集但恨未決高
家堰沿邊戍卒忍饑餓脚踏層冰指皆墮遼東
羽檄雖乍收幕南烽火未高臥昨日 朝廷下
詔書湖湘處處稅官居西北浮雲望不極東南
民力今何如

別謝于楚

小謝新詩清且好意氣相逢恨不早采真同上
軒轅臺浪遊又向長安道長安紅塵十丈餘我
行君駐兩脚躡春風得意須回首 帝里從來
不可居

送練中丞遺裔歸家 有引

自金川門之變練公子寧以御史大夫
抗節死闕下闔門荼毒獨有侍勝抱匹
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爲人傭保
六世孫綺者爲新寧陳孝廉掌書記萬
曆戊戌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
先一夕生夢練公持刺謁已心異之比

入孝廉船見書記侍側雅哲不羣指問
何姓答曰姓練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
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涕泪滿面生
益疑駭窮詰之具得其狀亟以百金爲
贖孝廉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
國人臣之恒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爲生
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
以衣巾俾奉公祠官爲置田廬百畝一
時聞者莫不嘆息泣下以爲天道有知

云

燕山日黑黃塵起金川門外鼓聲歿長樂宮爲
瓦礫場殿庭流血成海水御史大夫練子寧手
持三尺干雷霆覆巢自分無完卵一門百口歸
冥冥事去人亡二百載蘆荻蕭蕭餘故壘長
陵楸栢已十圍孤臣遺骨今安在釣龍臺下水
可楫新寧城東山巖業灌園誰能識法章傭肆
猶堪葺李燮一日天迴地轉時千金購出練家
兒若敖之鬼終不餒行路聞之皆歔歔我登鍾

陵山遙望石頭城寧爲孝孺死不作陳瑛生爲
君慷慨終一曲悲風颯颯江波綠

魯連臺懷古

即墨城中火牛出七十齊城一夜復大冠如箕
卷甲來殘兵半壁吞聲哭先生慷慨吐奇謀一
矢射天天爲愁壯士泣血甘刎頸排難解紛何
所求功成脫屣杳然去海上浮桴幾烟霧霸業
雄圖安在哉空餘昔日射書處日落城西古壘
荒高臺野樹自蒼蒼只今臺畔多秋草猶帶當

年戰血黃

清源行

清源城中多大賈舟車捆載紛如雨一夜東風
吹血腥高牙列戟成焦土虎視耽耽何所求飛
霜六月天含愁匹夫首難膏鼎俎癭瘤割裂病
微瘳只今毒燄猶未破依舊豺狼當道臥萬姓
眉顰不敢言但恨時無王朝佐

趵突泉

地中不合生瀑布疑是驪龍吐珠處春風一夜

雪山頽大盤小盤白玉堆飛花浙瀝散清影坐
來已覺塵心靜醉倚闌干不忍行月明斜度菰
蘆冷

己亥初度書歷山署中

去年寄食邗江滸呼盧花下青娥舞今年留滯
鵲湖濱郵舍孤燈對秋雨二十三年白髮新輪
蹄無日不風塵側身天地幾何事燕子磯頭有
釣綸

送傅伯俊守重慶

關白初平播氛起錦城百二無堅壘羽書夜達
甘泉宮血腥寒染綦江水詔書三道徵王師材
官十萬羽林兒東歸老將何首鼠西顧君王
空拊髀禁中頗牧傳水部生平意氣何軒翥八
斗才名滿建安廿年拙宦淹郎署一麾出守頒
虎竹紫綬朱輪夾華轂行看介子斬樓蘭不羨
相如諭巴蜀五馬駢駢不可留東風晴雪寒貂
裘舊年新年聊城客二月三月瞿塘舟醉舞鐵
如意贈君雙吳鈎丈夫馬汗報天子會當生

取萬戶侯安能齷齪守此五斗米盛年蹉跎空
白頭

謝邢子愿侍御惠銀魚

野人生長閩海曲愛噉海鮮勝噉肉就中銀魚
稱最強膩如截肪白如玉年來作吏向東方無
復餘甘齒頰傍空披食譜思染指坐對盤殮憶
故鄉去歲東巡渤海側忽見此魚如舊識今年
得君遠相餉頓令俎爨生顏色筠籠冰合凍不
腥雪片參差玉筋橫霜刀飛作銀絲膾香韭和
成錦帶羹使君大嚼醉且舞報君金錯那足數
何時縮地返江南與君同噉江瑤柱

鏡聽詞

蕙草摧嚴霜雲愁日易暝行人出門音息稀欲
歸不歸憑鏡聽綠銅爛斑土花紫一片清光匣
中起摩挲願爾鏡有靈知我心中不言事凝情
端步蘭閨外自向竈前重跪拜細語丁寧人不
聞時見香風吹錦帶祝罷深深抱鏡行但願不
聞哭泣聲前門後戶都鎖却十二重樓空月明

唐東集 卷一
街鼓絕靜行人息銅龍咽水羣聲寂惟聞鐵馬
語郎當砌畔寒蛩鳴唧唧入門自咲還自疑未
信分明爭得知別有侍兒來問訊笑道郎歸當
卽時兩人相向各懽喜抱鏡重裝香匣裏可可
今日郎歸來爲鏡買取白玉臺

閨意

碧紗風暖烟如雨美人雙雙隔窓語春夢羞棲
玳瑁梁離心怕促篴篥柱流鶯聲盡花枝鞦韆
脂憔悴隨風墮玉堦寂寞又黃昏還掩朱扉下

金鎖

楚江行

黑風吹雲烏啄屋毒虺橫盤楚江曲噴火磨牙
天不聞含冤野鬼黃昏哭事變時移山嶽摧咸
陽一炬空寒灰脂膏宛轉委霜刃錦衣肉食安
在哉金吾將軍猛如虎手曳銀鐺西入楚天吳
驚波七澤翻魂隨魚腹歸何所萬事險夷反掌
間江流東逝無時還日暮烟塵望不極獨立蒼
茫思閉關

唐東集 卷一
懷屠緯真

吳山木落未落時意氣相逢兩不疑白練亂飛
銀弗律流黃倒瀉金屈卮別來屢換庭前柳世
事悠悠同敝帚五湖逐臣未挂冠四明狂客空
搔首問君拓落向何處逃禪踪跡應無住起色
曾觀枚叔濤冥懷還吊英臺墓相思相望三千
里夢魂夜度西陵水未知雙劍合何年目極雲
霄氣猶紫

雲嶺貞松歌爲崔侍御母賦

吾聞徂徠山乃在大海東欽欽歷落多雲松根
如伏鐵鱗如龍老枝半瀝冰霜色幽壑羞爲桃
李容亭亭翠蓋參天起世上貞心那得似大伾
峰南洹水西崔氏之母無乃是結髮歸君正十
五學調機杼當門戶本期燕婉帶同心何意參
商釵斷股夜臺相見恨無期晝燭空存意不移
心灰寶鏡朝開處泪盡香幃夜未時寶鏡香幃
朝復夜餘光每向東鄰借愁看孤燕遶梁間喜
見名駒生膝下名駒千里汗流赤一日聲華滿

南陌烟煖安仁縣裏花霜飛朱博臺中栢駢駢
六傳下河陽鷓鴣橫秋燕雀歲已知爲雨濡南
國時復看雲憶北堂問母今年七十幾綠髮朱
顏仍皓齒繡衣裁作舞衣斑使星光傍婺星紫
始信貞松耐歲寒春來雨露更頻繁願將東海
如瓜棗併獻松醪不老尊

雪夜寄侍兒

風動綺窓透玉屑金爐炭赤氈毳熱香暖流蘇
玉辟寒珊瑚枕映微紅頰銅龍聲斷蓮花凍夢
迴猶覺貂衾重穆陵關外未歸人雙足如霜不
成夢

辛丑除日客平原

東鄰笙歌西鄰鼓爆竹聲喧兒童舞重門深鎖
暮烟寒坐對殘燈泪如雨北地由來風土惡督
郵無主屠蕪薄錦瑟樓頭哀怨生狐裘馬上蒙
茸落雖有遠行富不如相守貧雖對他人美不
如憔悴親風塵落拓不歸去五柳先生應笑人

寄徐興公

江城偏側熱如煮搖扇吞冰不禁暑袒踞胡牀
綠樹中臥看槐花飛成雨天際故人何所爲早
田稻熟鱒魚肥飽噉荔枝三百顆朝朝散髮弄
漁磯

詠庭前雙鸚鵡

鸚鵡誰教爾能言足曳金鎖循銅環遠志距能
忘霄漢弱質未免落籠樊丹唇翠羽時自顧雙
立瑤軒吸風露驕飛鷹隼不敢嗔依人鶯燕空
相妬間關啾晰漸分明羞澁遲迴若有情午窓
驚破佳人夢曉閣傳呼小婢名饑啄香粳米渴
濯金盆水閒弄餘音繞畫梁春風吹入碧雲裏
慣受人憐不悟稀照影終慙六翮微何日憑君
爲解脫迴身却向隴山飛

書事

夏麥已枯秋不雨飛蝗蔽日甘禾黍百里槐林
有鷲巢三家茅屋無人語中璫使者坐持籌鷄
豚梨棗盡徵收天寒日暮誰家婦獨上高原哭
未休

月東集 卷一
壬寅初度客清源

憶昔十五二十時讀書擊劔南山陸果下名駒
驕蹠躩腰間寶刀光陸離高陽四座飲欲醉邯
鄲雙鬟歌且遲上林未購相如賦里巷還傳王
湛癡一自出山成小草十年腰折風塵道紅顏
不受君王憐白眼時遭長官惱雨漲菰城春色
遲霜飛漂水鴻聲早昔時螳臂心尚童此日魚
腸指堪繞只今匆匆三十六猶向江頭守微祿
夜半驅車出郭門秋深疋馬行荒谷宦情已付
涸轍魚世事還同覆蕉鹿醉來大笑拍手歌瑟
瑟瑟風動踈竹

早發青社苦寒

枯叢有餓鴟寒溝無鳴水噓氣霜脆鬚觸石冰
傷指野店白醪不醉人馬蹄凝血胭脂紫何處
笙歌香霧濃汗漬芙蓉嬌不起

寒食郊行

細雨冥冥春草綠寒食原頭家家哭添土頻防
澗水衝栽松更怕村童牧哭盡重泉誰得聞舊

唐東集 卷一
墳掘却脩新墳紙錢燒罷各歸去烏鴉銜骨上
楊樹

開河行癸卯春書事

曹州城南紫貝闕奔流南下勢超忽司空舟中
飛虎符三十萬人一夜發君不見東方四十五
長吏舊年新年河上睡風沙滿眼雪沒腰土榻
茅茨飯粗糲怒色紫鬚按尺籍除却婦女與殘
疾薄田百畝出一丁輓粟三鐘致半石千村萬
落皆荆杞官家追呼尚未已白骨高於兩岸隄

血流多似黃河水寡女孤兒休浪啼夏來更築
太行隄

彭城行

彭城一夜妖蜺落剛風動地掃枯穰天轉城摧
狐窟翻行人懽呼宵人惡半生豪富亦可憐大
酒肥肉三十年鳳綺龍香物甲第錦衣玉勒照
金鞭花落雲浮安足數一朝世事成今古昔時
轉盼動雷霆此日殘骸委塵土寶林玉樹飛上
天寒鬼啾啾啼夜雨君不見南山猛虎攫人充

腸寢皮食肉寧殊犬羊不如海上羣鷗鳥盡日
忘機隨滄浪

五言律詩九十七首

塞下曲

生長防邊卒孤城枕鼓鼙天高驕子獵日落敗
軍迷移幕烏先動嘶放馬不嘶年年桃李月無
鴈到遼西

少年行四首

鎖甲帶明犀輕裝出御堤銀牀調舞馬金距鬪
鳴鷄酒向新豐醉花從杜曲迷春寒何處宿楊
柳玉樓西

白馬黃金勒霜刀赤玉環雪晴射虎出日暮臂
鷹還結客時乘傳探丸夜度關殺人誰敢問扈
駕宿驪山

二十羽林郎腰弓事武皇鷗驚白羽箭熊避綠
沉槍玉檻調鸚鵡金衫舞鳳凰長干微雪夜偷
得趙家香

玄纓紫貂裘垂鞭過五侯鳴骹當御道吹笛倚

倡樓鵲印金橫鎖蝦簾玉上鈎美人歌一曲十
萬錦纏頭

送僧歸日本

笑指扶桑路連天若箇峰片蘆隨怒浪一鉢縮
饞龍舊衲迎潮洗新夷出島逢邪馬臺下寺東
向幾枝松

懷李季宣

別爾登車後頽然廢嘯歌况兼雲物異其奈客
心何青草春來少黃塵馬去多却思江上路把

手看層波

宿汾水

行役春將暮風吹楊柳枝沙多人面困驛遠馬
蹄疲晚角山城戍孤烟草店炊遥遥江畔婦正
是捲簾時

送鄧女高視學滇南二首

使節霜臺貴其如絕域何盤江春鴈少詔嶺瘴
雲多津吏皆蠻種門生習緬歌須令金齒俗文
物似西河

居東集 卷一
銅柱人南去昆明水北流客程萬里外古驛亂
山頭蟒上藏經閣
猿啼校士樓遙知懷古處木
落碧雞秋

得兒女道亡耗二首

春半登車日庭前執手時豈知三月別便是九
原期弱骨臨流盡遊魂逐棹移可憐諸女伴八
口命如絲

衙齋初遣使遲汝到彭城只訝無消息那知隔
死生離顏空入夢乍語錯呼名孤客零丁日啼

烏夜夜聲

家室至

相見不成歡征衣泪未乾乍疑人已少漸覺鬢
俱殘怕問存亡事愁聞道路難小蠻纖似玉差
足慰辛酸

宿淄河

疲鞍投古驛苔繡滿空庭淄水雙條綠牛山一
片青麥田秋苦雨漁火夜疑星砧杵誰家婦淒
淒不可聽

贈劉五雲孝廉二首

歷山長嘯處誰復識孫登病起時調鶴詩成每
問僧檢書春種樹讀史夜燒燈白雪風流盡者
君得上乘

土牛吾自笑櫪驥汝堪悲同病非今日相逢似
舊時苔深鮑叔里花發女郎祠白社何年結看
雲共杖藜

厭次感事

東方朔故里

鴉啼寒日暮極目涕沾裳暴骨新城堡遊燐舊

戰場三河衰草白千里凍雲黃却羨東方朔全
身金馬旁

商河道中

駐馬聽清笳寒城日易斜亂程愁計里久客懶
思家斷浦冰爲渡荒林雪作花行行殊未已前
路正風沙

入無棣

風雪逢人少魚鹽近海繁遠村寒乞火廢寺午
投餐河入鈎盤斷山圍馬谷昏津梁吾已倦騶

從苦相喧

行部棣州諸邑

天寒飛鳥盡五馬去匆匆雲物三河異流亡幾
縣同井泉沿海苦禾黍受霜空極目氛塵惡虛
傳大國風

渤海道中

河冰午不開千里半蒿萊漠漠村烟盡冥冥海
氣來城荒龔遂宅沙沒始皇臺客有歸歎嘆西
風鴈正哀

厭次寄臧晉叔

獨有蓬行者殘年未到家有田皆斥鹵無市不
魚蝦海近頻年水風多盡日沙空懷故人意何
處覓梅花

棣州見月

淒涼霜月色望極使人悲馬上關心處閨中掩
泪時旅腸渾不照孤影幸相隨笛裏關山曲誰
家更爲吹

棣州逢立春

月東集 卷一
孤客逢春日依稀憶去年醉僧層塔下舞伎百
花前歲月隨人事生涯逐世緣風沙徒滿眼回
首一潸然

巳亥除日

可歎歡娛日都非少壯心生涯華髮改時事泪
痕深塞近春難至沙多晝易陰空懷佳麗地何
意未抽簪

庚子元日

岑寂空傳菜蹉跎付積薪九年牛後吏終日馬
頭塵東土茅茨盡西陲羽檄頻草堂梅柳好辜
負故園春

寄汪肇邵太學

憶昨追隨處金樽日夜過隔將雲母障醉聽雪
兒歌落絮春城滿閒花古寺多空憐牛馬走歲
月竟蹉跎

春盡鄆城始見桃李諸花

三月山城路孤村始見花不知春信晚轉覺客
愁賒弱榦猶凝雪芳魂半着沙故園桃李盡腸

斷惜年華

懷潘穉恭太學

君居鳳臺下我滯鵲湖濱長向風沙夕空懷桃李春
披橋晴駐馬江郭夜歸人笑殺鷄羣吏年年逐後塵

哭黃白仲三首

忽聞良友逝驚失少微星顏色孤庭月生涯兩地
萍囊餘司馬賦筆絕換鴛經寂寞吳山夜松雲自掩扃

歌鳳人誰識懸鶉意自如漸於禪性合轉與世情
踈多病無靈藥長貧有道書敬通搯井臼幽憤竟難舒

瘦骨峻嶒甚飄零亦自悲長安多難後宛水倦遊
時才豈爲天妬狂應與世疑蒼蒼不可問伯道遂無兒

庚子初度盧縣道中

年年初度日強半客途中笑語人頻異風烟歲不同
杯浮何處綠花憶別時紅世亂官仍拙歸

心托塞鴻

送劉五雲北上

十月清霜重風吹木葉乾
送君從此去易水至今寒
人語孤村戍鷄聲晚店餐
窮愁無可贈應待爾彈冠

至日重書

至日他鄉客羈危未息機
閉關人獨語避雪鴈初歸
雲物關河異征求世事非
宦情灰已久不逐一陽飛

東郡迎春

豈意繁華日淒涼轉不堪
村歌聲詰曲夷女髮鬢鬢
敗屋門多閉寒蔬酒未甘
香塵何處起腸斷憶江南

早二首

東方風物改四月已炎歊
倒海黃河盡行天赤日驕
岸枯眠弱柳地瘠偃新苗
時見浮雲起蒼茫望九霄

邑有流亡戶民無儋石儲
樓船愁輓粟關吏稅

商車天意高難問人情鬱未舒斗升卽得借空
自泣枯魚

讀唯和詩二首

新詩成故物開卷便心悲身後名成日人間論
定時紅顏天亦妬俠骨世空疑寂寞千秋意臨
流哭子期

却憶追隨日先探赤水珠青雲心自薄白雪調
彌孤事業名山在生涯儋石無何須借玄晏價
已重三都

送人南還

積水與孤征遙遙幾月程離心對江草殘夢見
鄉城關樹尊前色邊鴻枕上聲近聞商稅急處
處斷人行

銷暑二首

愁向紅塵道科頭坐北林花從侍女架槐借別
寮陰出郭迎人嬾齋居佞佛深且將流水意一
寄廣陵琴

盡日門深鎖蕭條意自安桃笙一夢熟楸局數

行殘榆筴先秋落蟬聲薄暮寒時聞有公事愁
殺進賢冠

齊中襍詩十首

遷客殊方路愁心未有涯經時無簿牒盡日苦
風沙官舍饒榆葉江城只柳花高樓遙望岱隱
隱見烟霞

粉堞臨官署荒城枕要津吏稀歸院早客到刺
閨頻遠水南通楚斜陽西見秦長安天尺五時
復起風塵

飛閣中天出危樓望嶽低嚴城圍萬竈平楚控
三齊雲樹遙連海江帆曲抱堤無端京洛近驛
馬夜聞嘶

官閒無一事但有送迎勞近郭泉皆苦平沙地
不毛麥苗經雪盡米價入春高病臥蓬蒿滿誰
憐謝法曹

西郊一坏土傳是魯連臺遺鏃莓苔冷孤城烟
霧開冥鴻高士意躍馬霸畝灰蘋藻年年薦松
風夜鶴哀

居東集 卷一
六郡繁華地年來事事愁魚鹽皇店稅馬市內
臣收金穴探應遍瑤林積未休有懷空按劔器
近鼠難投

今日清源道蕭條異往年居民家半破行賈市
皆遷列戟中官第輸籌過客船豺狼猶未饜千
里斷人烟

歷下龍門地人亡事已遷樓臺傷異姓旗鼓憶
當年舊事青衣述遺言白雪傳荒墳餘宿草下
拜一潸然

臨淄佳麗地錫履自前朝俗舊懷輒薄家多煮
海饒牛山陵谷變蜃氣霸畝消昔日談天處處
官閉寂寥

傳聞瀕海上歲歲苦防倭幕府軍書急樓船水
怪多蜃光朝吐市鯨甲夜翻波近報烽烟息誅
求更若何

晚酌花間

偶然成獨酌酌罷復成吟落日柴門靜微風花
氣深蟬聲清遠夢竹色散踈襟一片藤蘿月應

知遊子心

早秋郊行

閒居驚物候忽已動微涼積雨孤村白新風一
葉黃晚塘喧鴈鶩秋坂下牛羊無限雲泉意蟬
聲滿夕陽

入秋霖雨彌日忽節使夜至同諸官送迎

跋涉百里悵然口占二首

苦被微官累驅馳只骨存衝泥披露莽投宿向
山村土榻寒難寐銀鞍險易翻不知五斗米銷

盡幾人魂

秋田經雨盡曲岸抱江紆郵卒寒爭渡漁郎夜
問途谷迷依遠燒野宿近栖烏徒有雄飛想空
慙七尺軀

新甫道中

山路行難盡斜陽望欲昏涼風吹草變急雨逐
人喧野水當官道溪雲暗遠村回看東岳色差
慰倦遊魂

發海曲

翠幃望遙遙征途草欲凋蟲聲依石齒鳥道出
山腰古戍人烟冷荒城海色驕客愁渾似結斗
酒不能消

暮抵蒙陰

東蒙望不極盡日少人行淺草如絃路羣峰一
斗城荒庭寒樹色客枕暮猿聲一曲龜山操悠
悠魏闕情

偕青州諸君登駝山二首

不識駝山路千峰列翠屏天連海樹黑日落岱

雲青涸澗餘龍氣懸崖自佛形道然會心處浮
白莫教停

石室無僧住丹房有鳥啼野圍孤郭小雲盡亂
峰低筇杖緣崖轉匏尊逐洞携呼盧懽未已纖
月竹林西

寄桃葉侍兒

刺桐花下別流落到如今枕上雙行泪燈前一
寸心鴈聲溜水斷雪色穆陵深未卜刀頭日無
勞問藁砧

子愿寄蜀茶并詩賦荅

一角綠昌明知君寄遠情香分雪嶺秀色出錦
江清松火山僮構瓷甌侍女擎只愁風土惡何
處覓中冷

征西舊卒

安西三十載百戰解重圍出塞新創重還家舊
業微血腥腰下劍苔繡寄時衣盡日無親識高
原教射飛

夏日閒居二首

赤幘嬾排衙青門憶種瓜鳩啼山閣雨鶯出苑
墻花野絮疑飛雪江雲欲變霞小窓新茗熟欵
枕讀南華

香陌罷鳴珂閒庭任雀羅苔荒初住宅雨漲欲
開河柳色臨城迥蟬聲近水多新詩看不厭時
付雪兒歌

夜坐

獨坐蟲聲急孤燈夜色微繁星臨水動涼露近
階飛白髮愁偏遠青雲願已違十年淹一命轉

覺出山非

對雨懷真州舊遊

桐窓一夜雨江上暑全銷映葉花逾淨衝泥草
轉驕空堂秋寂寂芳樹晚蕭蕭無限懷人意離
魂不可招

荅張幼于

吳門雙鯉至知爾尚離居漿倩門人賣園教稚
子鋤鑠金心自信懷玉迹應踈貧賤交難絕嵇
生枉作書

聞礧

怨別看銀漢含情出玉房砧依初上月杵雜欲
凝霜聲入寒雲斷愁隨秋夜長淒淒相應落遊
子共沾裳

秋意

經旬不出戶忽見鴈行斜寒早秋裝絮風多夜
問花傍山人饋栗向日閣葺瓜近學頭陀行鳴
鐘禮法華

感舊寄侯師之諸子

猶憶鑿江路孤城遶狹邪初爲避地客常過賣
漿家松下僧同飯溪頭女浣紗一從登四牡相
望邈天涯

秋夜

歲晏蕭條色時危老病身愁聞永夜雨夢見十
年人王粲方留楚張儀未入秦條然動歸思不
爲故鄉尊

感懷

骨肉悲浮梗生涯困繫匏病多猶有賦門冷已

無交寒樹蟬皆蛻空梁燕不巢任教玄尚白未
許世人嘲

壬寅九日

九日猶爲客三年但憶家且將逐臣淚強對異
鄉花霜惜黃柑遠風憐皂帽斜登高腸更斷望
不見天涯

冬夜

蟋蟀鳴牀下淒然亂客心孤燈千里夢殘月五
更砧病後人情異愁中俗事侵一從成小草孤

負北山岑

十一月十三日有東萊之行別家室

至日猶行役歸期尚渺然海雲將盡路山雪欲
殘年蜃氣寒中失狐裘馬上穿淒涼窓畔月後
夜爲誰圓

肥城早發

戍柝傳猶急星河影未稀馬尋殘月去鴈帶早
霜飛亂後鷄聲少寒來酒力微前程有候吏髣
髴辨旌旂

祝阿道中

寂歷孤城暮迢迢五馬過遠嵐時作雨凍水不
成河殘雪臨關盡寒烟隔樹多夕陽渾不駐其
奈歲華何

遣家信

浮生復能幾一別十年餘家計田園薄人情故
舊踈三春雙泪眼萬里數行書白髮高堂暮遙
遙政倚閭

宿靈岩寺

錫杖開初地繩牀宿上方山深雲壓寺殿古竹
穿墻貝葉新經藏曇花舊講堂比丘間導客隨
意禮空王

石棚

山骨何年斲天門勢可排亂雲棲半壁幾口駐
懸崖馴虎寒同卧饑猿午共齋夜深僧定後霜
月滿苔階

白雲洞小酌

石壁削崔嵬孤峰鳥道迴厨疑六甲致洞似五

丁開谷底陰風吼松間野鬼哀塵蹤應不到祗
許白雲來

靈巖寺二首

一入招提境超然得上乘亂山遙合沓孤塔自
憑陵石洞苔封戶松房竹映燈塵心渾欲盡獨
對白雲僧

飛錫去何年空餘百丈泉臘歸雙鶴下雨過一
龍眠玉甃慈雲度山厨慧火燃還將甘露水洗
盡六塵緣

蛇丘道中苦雨

六月經旬雨蕭然散鬱蒸旋渦衝地入積水
城崩野徑添新骨荒田失舊塍客程艱跋涉歸
興杳難乘

送潘汝一別駕還上海

江上北風生獵聲與鴈聲不堪爲客久更送逐
臣行雪色迷淮樹河流接海城故園松竹在且
結歲寒盟

郡城晚望

危城聊一眺雲物易生愁鳥下平蕪夕蘆鳴遠
浦秋河聲寒欲斷岱色晚全收滿目傷心事憑
高涕淚流

送陳叔仁司理擢儀部

風雪暗前麾行裝一鶴隨出分齊郡竹入掌漢
官儀月落趨朝早花深退食遲雲泥從此隔雙
泪落臨岐

荏山道中

斷鴈燕山北歸驂濟水西霜凝寒樹重雲合暮

天低敗室民多竄荒祠鬼不栖前林投宿處猿
狎傍人啼

晏起

晏起庭除靜江城風日和無心看鳥雀有泪對
關河臘色先春盡鄉愁傍歲多尊前兒女在隨
俗且懽歌

甲辰除日

臘盡柳條紅春歸霽雪融羈心芳草裡殘歲夕
陽中斷鴈齊雲北流澌衛水東獨將枯朽質脉

脉向薰風

無題

輕雲飛洛浦爲雨下高唐向席低迴舞窺簾淺
淡粧月斜時度影風細乍聞香一拍迎郎曲遊
人盡斷腸

春望

且盡杯中物何須駐落暉春隨草色遍鴈背客
心飛十載鄉書遠數行江樹微歸期渺無定坐
令歲華違

元夕感懷

春風懷故里火樹錦雲蒸金粟峰前月閩山廟
裏燈香塵穠似霧綺陌直如繩十載扁舟夢棲
遲竟未能

郊城道中

三月郊城路遙遙百里過人烟村店少野水石
橋多廢館花空發荒林鳥自歌風塵遊已倦吾
意在岩阿

居東集卷一終

居東集卷二目錄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四首

詩下

靈州曲二首

羽林行

美人早起

美人夜行

美人晝眠

美人春病

回文閨意

古別

黃門行

河間道中

入都門

茗中諸君見招得蕭

字

長安初夏偕沈仲潤



太史袁中郎博士郊行

出長安

入東郡

贈漢陰令周君君楚人子宜謙兗州司李
葉進卿太史遷留都少宗伯過東郡不值

寄贈二首

登青州城

登岱十首

逢謝于楚

濟上同劉殿卿郡丞

游杜陵池

同劉殿卿登任城太

白樓

寄沈伯含水部兼懷

袁尚德山人袁時客沈所

贈邢子愿侍御

除夕前二日過歷下

飲劉五雲孝廉宅

哭徐惟和二首

春霽登光嶽樓

郟城春日

題郟城郭中丞山齋

二首

爲滋陽王題杜甫臺

題新蔡王池館

爲張大司馬得復官

賦二首

夏日喜顧所建小侯

過訪

得徐興公書聞陳汝

大陳子卿鄭性之相繼物故

再哭唯和汝大諸子

九月歷下

送東郡李太守入覲

荅子愿見懷之作

至日

送濟南沈太守入覲

庚子除日

辛丑元日

贈蕭大年水部

憶家

春日

送蕭別駕轉河內郡

丞

得家信

五月

哭袁伯脩太史兼柬

小脩

袁小脩見過衙齋

李本寧太史謫穎上觀察扁舟夜過東郡

不及把臂悵然貽詩

九月七日客青州苦雨因憶蒲城風雨近

重陽之語漫成口占

九日登青州雲門山過希夷洞

作家書

密州同王蓋伯明府

登超然臺懷古

李季宣授濟陽令同

劉五雲孝廉過余歷山署中

行次大峴

再寄季宣

贈程子躍守登州 至日客青州用前韻

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

送楊別駕歸滇中楊時罷官且喪妻子

荅贈萬伯脩開府二首

寄顧靖甫守莒州兼懷吳中諸友

九日朱允脩太史招飲時霜降後一日

重入青州

壬寅除日

癸卯元日

鄭輅思計部轉餉北

平還家見過并贈新詩率爾奉畬

宿遲賢亭觀石上仙字

登靈巖絕頂石佛洞

喜其賢從父重過衙齋

重登光岳樓

九日同濟南諸君登

華不注四首

送濟南文太守入朝

夏日飲朱太史園中

送蕭大年水部觀察浙中

上大司馬李于田先生二首

夢遊武夷

登樓懷王百穀

送鄭輅思守秣州

乙巳元日

乙巳寒食作

春日同濟南諸君泛

舟明湖分得狂字

泊濟寧城感事

哭鄧女高

界河驛讀葉進卿少宰臥病留題

登嶧山五首

嶧陽桐

飲桑一卿駕部園中賦贈

得報遷南北部

五言絕句三十一首

明妃詞

前溪歌二首

覽鏡

撫劍

讀書

閱畫

焚香

鼓琴

擲管

圍棋

種花

烹茗

郡城懷古二首

得侍兒書

答

鷓鴣詞二首

花下偶然作二首

海曲中秋

江上曲

偶書

秋閨意二首

春日二首

舟中戲作疊韻

九日登城樓

寒夜

六言絕句二十四首

夏日郡齊雜興二十首

歲暮二首

寄金陵臧晉叔

苦雨

七言絕句五十四首

齊謳十首

七夕宮詞

經薛故城

景州道中風沙

過白溝

塞下曲

七夕宿龍山驛

佛頭山閣

桐城道中

郇城元夕

無題二首

平播凱歌八首

懷葉進卿宗伯鄧女高學憲

感舊

辛丑初度病暍新起

且有青州之行別諸姬

宿淄水中夜聞鷄

久客臨淄

閨意二首

寄顧所建

客中夢桃葉侍兒

登岱寄邢子愿

聞潘景升客楚

壬寅十一月三日

暮春新甫道中

癸卯夏日

宿垆山望靈巖作

鐵袈裟

春夜聞鴈

暮春曹南道中

夏日

乙巳迎春

早春

雨中登樓

無題

汶上道中入夜風雨

驟至投宿民舍口占

春盡郊行

早春

夏日

終

居東集卷二

詩下

陳留謝肇淛著

周南楊玉潤校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四首

靈州曲二首

賀蘭山下古靈州
苜蓿秋肥怒紫駟
譯使叩關通質子
將軍度幕射旄頭
風吹漢月臨邊堠
鴈帶胡笳過戍樓
出塞十年家萬里
黃河無日不東流

周東集 卷二
陰山八月雪花凝鐵甲雕弓冷不勝都護防秋
燒磧草單于乘月渡河水燉煌城遠狼烽斷勅
勒泉枯羽騎崩戰罷轅門刁斗靜平蕪落日臂
霜鷹

羽林行

少年初拜羽林郎甲第新開錦瑟堂樓上明珠
渾似月池邊綵樹不知霜官奴調馬裘皆白舞
女塗鷗額半黃十二碧欄春處處綠熊深護紫
鴛鴦

美人早起

蘭閨漏盡惜芳辰宿酒猶酣粉未勻怯露頻催
携手伴移燈低喚畫眉人珮搖睡蝶驚初起釵
映殘星錯並陳珠履臨堦嬌不下風來時動暗
香塵

美人夜行

水晶簾卷斗初斜子夜香風度碧霞低下玉堦
將拜月獨携銀燭爲看花流螢暗照同心結零
露涼侵繫臂紗徙倚雲屏望牛女斷腸歌管在

誰家

美人晝眠

金屋春閒繡嬾拈
鮫綃輕透遠山尖
釵橫時習烟鬟亂
褥暖微生粉汗沾
爲雨爲雲香冉冉
半愁半醉玉纖纖
日斜花影當窓見
侍女低垂翡翠簾

美人春病

瑣窓烟暖黛痕殘
強起聽鶯步復難
香絮亂黏雲鬢澁
羅衣乍試舞腰寬
芙蓉鏡減頻添恨
楊

柳簾踈不耐寒
最是東風太相惱
落花吹滿玉闌干

回文閨意

亭邊過鴈塞天遙
日極晴樓倚細腰
庭滿落花春寂寂
漏和寒雨夜蕭蕭
青山遠共愁痕黛
綠柳纖同病態嬌
瓶墮井空釵斷股
屏雲冷絕縷金銷

古別

金鞭寶馬玉蘭舟
折盡垂楊送遠遊
芳草遙迷

居東集 卷二
秦苑暮啼猿多傍楚山秋佳人有泪留湘水壯
士無情怨隴頭西去夕陽東逝海月明長照望
鄉樓

黃門行

黃門使者面如脂宮錦新裁兩綬垂領得鳳箋
花下讀牽來龍馬禁中騎衣藏半袖君王斷囊
有名香侍女知昨夜御園陪射柳春寒重賜紫
貂皮

河間道中

王程二月巳三月客路齊城復趙城黃沙漠漠
鴈羣去芳草年年人獸行關塞烽烟幾時定村
墟枹鼓還夜鳴浮雲慘淡蔽白日客子曾臆誰
能平

入都門

不到長安近十年孤臣此日泪潺湲西山爽氣
看猶在北極浮雲望可憐三殿已非前甲子六
街時見舊風烟玉河橋畔新栽柳已作長條拂
錦鞦

茗中諸君見招得蕭字

飄蓬老去任風潮擊筑歌來破寂寥孤客愁從
燕市減舊遊魂向雪溪銷風傳寒漏過丹禁柳
作晴花散玉橋惆悵不堪論往事峴山春盡草
蕭蕭

長安初夏偕沈仲潤太史袁中郎博士郊

行

春風弱柳正霏霏乍聽鶯聲出禁闈曙色漸分
三闕曉河流遙帶九城飛雲中彩節雙雙下馬

上紅粧緩緩歸日落西山絃管沸香塵吹滿薜
蘿衣

出長安

雨裡驪駒出帝京春風芳草是王程十年已
作無家別五馬仍爲去國行漢闥豈容狂長孺
夷門還困老侯嬴潞河今夜扁舟夢猶逐鐘聲
繞鳳城

入東郡

十載西吳一敝裘分符今復向齊州潞河南去

沙填岸岱色東來雲滿樓當道豺狼方逐逐處
堂燕雀漫悠悠行藏只合從吾好悔下東山第
二籌

贈漢陰令周君君楚人子宜謙兗州司李
十年書劔困蓬蒿詞賦空傳反楚騷佐縣久淹
騏驥足傳家自有鳳凰毛湘江草映新朱紱泰
岱雲裁戲彩袍 聖主早收循吏績不妨隔坐
御屏高

葉進卿太史遷留都少宗伯過東郡不值

寄贈二首

青宮朝退捧黃麻五月彤雲擁傳車十載私家
無制草一時京轂有聲華帆開楚水多秋雨潮
落瓜洲見暮霞綺閣香臺俱寂寞不須重問後
庭花

雙旌南下渺難攀千里相思一水間郊望班聯
蒼玉幣朝回閒對紫金山秦淮夜火人多醉蕭
寺寒鐘僧未還欲向烏衣尋舊業憑君爲卜白
雲關

登青州城

憑高風物易銷魂，霸業雄圖不足論。
畫邑城西雲欲盡，穆陵關上日初昏。
地連渤海秋多雨，山接瑯琊夜有猿。
最喜青州老從事，相逢盡日倒芳尊。

登岱十首

獨立蒼茫黯自愁，天邊落木正逢秋。
片雲長自依孤闕，一氣誰能辨九州。
馬向吳門搖足練，蜃從滄海起層樓。
山河指點東南盡，咫尺應同萬

里遊

疊嶂飛梯斷復連，曉烟寒葉轉堪憐。
龍湫半向蒼藤瀉，鳥道翻從碧落懸。
敗碣莓苔餘漢字，孤松風雨自秦年。
尋真不覺仙源遠，覓得丹丘息萬緣。

山半罡風吹竹冠，洞前雲氣濕衣寒。
珠簾噴雪三千尺，石磴懸空十八盤。
禹服彈丸天際盡，汶河衣帶掌中看。
漢家未欲論封禪，檜栢森森太乙壇。

中天飛閣俯崔嵬吳越諸峰面面開錯落山形
皆北拱微茫海氣自東來秦皇驅石元無字漢
代祈靈漫有臺七十二君多勝事只今斜日照
蒼苔

芳草寒烟慘不舒更從何處覓仙居秦松漢栢
名空在玉檢金泥事已虛怪石盡經樵火斷古
碑半損俗人書憑高無限千秋意西北浮雲恨
有餘

紺殿朱宮敞碧霞樓臺縹緲玉真家鸞驂夜繞
三珠樹羽蓋朝迎七寶車天外金門馴虎豹雲
中絳節動龍蛇朝元歸去瑤池冷落盡冰桃萬
樹花

半空星斗落前楹月色霜華千里平四壁烟嵐
寒枕簟幾家燈火隱山城封中白見秋雲起海
底紅看夜日生自身如王子晉平峰頂上坐
吹笙

玉女池邊漏乍停長風吹霧曉冥冥金支翠羽
無消息石澗松濤不可聽絕壑雲崩埋磴濕半

岩虹起觸衣腥醉憑雙屐尋歸路失却天門一點青

烟銷路轉翠重重洞裏花源別有峰棧道初開
惟傍竹上方乍遠不聞鐘橋西斷柱從苔蝕石
面殘經受水春欲向山僧問遺事松關深處野
雲封

登臨竟日意悠哉祇恨秋城暮色催回首天邊
翠微寺却驚身自白雲來丹梯杳靄看還失紫
府虛無夢復回早晚向平婚嫁畢結廬應傍竹

林隈

逢謝于楚

撫劍相看白髮生高樓寒月鴈歸聲逐臣有淚
來東土游子無家出北平九月三河水欲合孤
城萬戶杵初鳴如今四海風塵滿去住無勞問
世情

濟上同劉殿卿郡丞游杜陵池

高歌擊筑酒如澗天末西風濟水冰候鴈一聲
秋嶂月寒星數點夜船燈池邊岸幘歸山簡草

居東集 卷二
裏殘碑吊杜陵失路相憐且沉醉坐看北斗拂
觚稜

同劉殿卿登任城太白樓

李白客賀知章所今有兩公像

醉倚高樓俯大荒憐才還共賀知章東來山色
全歸岱北去河流半入漳平楚寒烟凝埤堦中
原落日動帆檣亦知信美非吾土塞鴈關雲總
斷腸

寄沈伯含水部兼懷袁尚德山人袁時客

沈所

平原春草綠萋迷望斷衡陽鴈影西水部署中
調舞鶴山人坐上學鳴鷄湘雲黛色浮官舍漢
女紅粧滿大堤爲問征商多暇日幾迴醉向白
銅鞮

贈邢子愿侍御

衡門風雪冷芙蓉四壁置書幾樹松十載繡衣
人避馬一時赤幟客登龍齋頭草榻和雲宿洞
口柴車有鹿從白雪樓空衣鉢遠羨君今已得
南宗

除夕前二日過歷下飲劉五雲孝廉宅

五馬東行盡日勞
愁看千里半蓬蒿
客中無計留殘歲
道左何人出濁醪
積雪寒侵青玉几
征塵晴滿紫花袍
匆匆別去還相戀
幾度春風首獨搔

哭徐唯和二首

遺書揮泪強開緘
緘短無從問季咸
四海難容雙白眼
十年空老一青衫
雨中蕉葉鳴新隴
窓外松枝偃舊巖
惆悵高齋龍劍冷
春來誰爲拭

塵函

俠骨昂藏亦可憐
浪遊寧問杖頭錢
黃金散盡交知己
白練書多乞少年
舊業祇餘窓竹在
新詩空與世人傳
依稀記得鑿江夜
聽盡殘鷄不忍眠

春霽登光岳樓

殘雪初消鳥乍和
客愁無賴且高歌
春回郡郭晴烟滿
天近長安王氣多
海上霞光連泰岱
雲邊樹色繞漳河
故園兄弟空相憶
芳草萋萋奈

若何

郇城春日

東風開遍白楊柯寂寂空庭任雀羅鄉夢每從
江上去春光都在客中過城臨古渡逢人少門
閉殘燈聽鴈多一榻孤琴數行淚相思愁問夜
如何

題郇城郭中丞山齋二首

功成去國逐滄浪郭外初開綠野堂風墮鶴翎
迷竹徑月將花影上書床石函半貯丹臺籙列

栢猶飛幕府霜野老有時爭席去何人知是郭
汾陽

秋色山光爽不勝洞花岩樹鬱層層池邊曲徑
皆圍栢井畔孤亭半倚藤遠浦綠楊晴繫馬古
堤寒月夜歸僧非熊早入明王夢未許青門
老邵陵

爲滋陽王題杜甫臺

落日高臺酒一樽南樓東郡蹟仍存天邊樹繞
黃河曲海上雲生岱嶽昏颯沓寒聲三逕竹微

茫春雨萬家村賓朋詞賦無虛日未許千秋有
兔園

題新蔡王池館

蘭沼新開別院東客來如在水精宮杯浮殘月
窺樓曲簾卷寒山落鏡中柳絮飛疑梁苑雪荷
香分得楚臺風酒闌歌罷明河沒猶有驪珠照
乘紅

爲張大司馬得復官賦二首

有引

嘉靖甲寅閩張公經以大司馬總督閩

廣浙直軍務擊倭寇於王江涇大破之
指授方略尅期平賊適相嵩遣趙文華
視師橫索賄賂公獨不爲禮文華慙恚
誣奏公出師逗撓逮詣 詔獄棄市妻
子收屍藁葬無敢爲雪其冤者萬曆己
亥予從祖少司寇始率里中諸公伏闕
上疏下所司議得 請復原官賜祭葬

贈謚云

一曲浮鳩戍壘空孤臣此日泣藏弓江湖猶帶

千秋恨瀚海誰憐百戰功龍去鼎湖寃未白馬
嘶京觀血猶紅于今論定人何在唯有啼鳥烟
雨中

閭闔初排詔下時重論往事不勝悲老臣身死
丹心在 聖主恩深朽骨知山鶴亂啼華表柱
海鯨猶避翠雲旗君看一夜西陵雨松檜新橫
向北枝

夏日喜顧所建小侯過訪

停船把臂整從容脫幘真同阮嗣宗郡閣晝陰

容傲骨江城暑氣避談鋒盤中擘果調冰飲花
下彈棋載酒從日落河梁又分手相思空聽遠

山鐘

得徐興公書聞陳汝大陳子卿鄭性之相

繼物故

秋槐一葉落空庭驛使南來涕泪零四海山城
多夜燧一時詞客若晨星風塵閱世頭將白關
塞逢人眼未青獨有齊東留滯客年來蹤跡尚
飄萍

再哭唯和汝大諸子

當年羣從氣如龍把臂應同物外蹤載酒每邀
將落月尋僧時上最高峰出山小草真堪笑委
露朝花不可逢回首風流今頓盡病魂愁絕聽
鳴蛩

九月歷下

茅屋清霜向曉霏北平南國兩心違胡沙白草
鴈初去深院黃花人不歸濟水風生聞木葉
湖荷盡見漁磯寒城處處砧聲急客子誰憐未

授衣

送東郡李太守入覲

翩翩千騎望長安十二諸侯漢列官東岳晴雲
迎傳趨西山春雪出朝看翠華曙色雙龍合紫
禁鐘聲五夜寒前席若逢明主問爲言齊魯
半彫殘

荅邢子愿見懷之作

客舍初霜擁鹿裘黃榆白草不勝秋江城砧杵
寒偏急關塞烽烟遠未收鄉夢每隨南去鴈懷

人愁上最高樓一官牢落君休問竹榻書龕老
比丘

至日

蕭然四壁白綸巾十載功名歎積薪衰病喜逢
南至日風塵愁問北來人書拈秋水編初絕門
掩寒山業未貧冉冉歲華成底事葭灰空逐淚
痕新

送濟南沈太守入覲

連翩五馬五花紋一路飛霜送使君行李惟裝

欝林石朝衣猶帶泰山雲帝城樹色先春見
御苑砧聲拂曙聞治行風流誰第一廷臣爭識
沈休文

庚子除日

吏散庭空日落時擁爐相對轉成悲年光欺客
過偏速春色驚寒到較遲稚子頻傾桑落酒侍
兒能唱竹枝詞頽然且向尊前醉愁聽鐘聲報
歲移

辛丑元旦

北地春光亦可憐
黃沙白草更淒然
故園魂夢仍千里
客路風霜已十年
雪色尚深無度鳥
柳痕未綠有寒烟
欒槍暫落誅求盡
日夕看雲北斗邊

贈蕭大年水部

風流文采太憑陵
建節荆門爽氣凝
閣對梅花春作賦
河開瓠子午敲冰
荒城古寺看雲到
霽雪寒山載酒登
只隔盈盈衣帶水
相思一棹興難乘

憶家

天涯愁別十年餘
夢遶城南水竹居
人去又逢三月暮
鴈來不見一行書
春深海市初收蠓
雨過江潮欲上魚
離恨艱難常滄淚
何心更逐八騶車

春日

芳草游絲滿驛亭
春來中酒幾時醒
風傳簾外新鶯語
雨浥牀頭相鶴經
萬里關心雙白髮
十年客路一青萍
江湖魏闕烟塵滿
鴻鴈南來不

忍聽

送蕭別駕轉河內郡丞

雙旌五馬發三齊
兩地分符拜紫泥
官路斜連淇水北
郡城遙枕太行西
趨裝只辦籠中鶴
問寢時聽署裡鷄
到日河陽花正滿
訟庭無事鳥爭啼

得家信

書來字字訴窮愁
不待三言杼已投
月俸邠堪供弟妹
時名無計絕交游
豺狼滿地身難隱
鴻

鵠摩天意未酬
歷落踈狂吾自信
豈能隨世曲如鉤

五月

五月江城槐柳低
蕭條官舍女墻西
時分祿米繙蓮藏
自買甘泉灌藥畦
花滿石牀涼雨過
人眠草閣午鳩啼
燕山楚水方多事
鬢喜東方息鼓聲

哭袁伯修太史兼柬小脩

燕市悲歌歲月徂
幽明此日泣殊途
半生俠骨

無人識萬里歸骸有弟扶門掩古槐秋墮葉烟
迷孤棹夜啼烏遺文零落名山老事業如今屬
少孤

袁小脩見過衙齋

遷客天涯喜對君悲歡往事豈堪聞談深因果
還留偈盤薦園葵不如葷半篋尚書清暑氣孤
城風雨起愁雲一樽後會知無日掩泪相看未
忍分

李本寧太史謫穎上觀察扁舟夜過東郡

不及把臂悵然貽詩

御李生平願未諧孤帆一夜渺天涯詞壇牛耳
全歸楚世路羊腸復渡淮逐客烟塵迷劒氣懷
人風雨暗松齋相看俱有關河泪閭闔茫茫不
可排

九月七日客青州苦雨因憶蒲城風雨近
重陽之語漫成口占

蒲城風雨近重陽旅食蕭條復異鄉庭樹無情
相對綠籬花有泪爲誰黃海雲暮色催殘照塞

鴈歸聲帶早霜深鎖柴門慵臥起寒砧處處斷
人腸

九日登青州雲門山過希夷洞

綠酒黃花紫蠓螯他鄉九日斲登高洞雲晴散
千峰雨海色寒開萬里濤病後秋聲欺短髮尊
前爽氣落征袍尋真欲共希夷臥極目風塵生
事勞

作家書

天涯白髮不勝春落鬼東方老逐臣十二年前

臨別淚六千里外未歸人日斜水驛孤帆遠門
對山城舊業貧一字未題腸已斷豈堪回首見
風塵

密州同王蓋伯明府登超然臺懷古

一片秋光爽色開况逢僊令共登臺城連平楚
天邊去雲擁羣山海上來灘水尚寒高鳥盡穆
陵無恙夜烏哀尊前欲洒羊公泪往事殘碑半
綠苔

李季宣授濟陽令同劉五雲孝廉過余歷

山署中

天涯相見各銷魂，世事升沉未足言。
才子分符腰已折，孝廉下第舌空存。
數行別泪悲京國，一片歸心向海門。
獨有千秋功業在，新詩論罷月黃昏。

行次大峴

羸馬荒郊正夕陽，關河雲樹望微茫。
山田雨過初收黍，海國秋分已降霜。
客髮驚同衰草白，鄉心愁對野花黃。
從來搖落腸堪斷，况復遙天鴈

數行

再寄季宣

別來雙鬢各如絲，伏軛能無伯樂知。
山郭人稀慵束帶，閣門吏散醉題詩。
月憐寒寺邀僧夜，雨憶橫塘況伎時。
今日風塵俱是夢，看雲何地不相思。

贈程子躍守登州

朱幡畫戟海東頭，手握靈虵紫氣浮。
牢落一官仍五馬，昂藏片語自千秋。
潮生夜浦收魚舶，烟

散晴磯出蜃樓案牘事稀烽燧息不妨長嘯對
吳鈞

至日客青州用前韻

一夜陽歸物候新尚驅羸馬向風塵歲寒久負
梅花約律暖難回黍谷春白草黃沙江上路綠
雲紅玉夢中人閉關暫覺柴門靜苦海何須更
問津

壬寅元日寄桃葉侍兒

歌管聲喧臘已降誰憐游子客他邦不聞鳴珮

催銀燭自卷寒衾向竹窓歲似武夷峰六六夢
同湘浦鴈雙雙知卿亦有相思泪洒向新開栢
葉缸

送楊別駕歸滇中楊時罷官且喪妻子

把袂臨岐恨未消西風吹柳綠蕭蕭一身骨肉
他鄉盡萬里雲山故國遙路接夜郎猿嘯月臺
過神女雨連朝滄洲歸去饒生事酒熟鷹肥白
馬驕

荅贈萬伯脩開府二首

喧天鼓角下漁陽玉節登壇鎖甲黃夜奪燕支
粧侍女朝吹簫箎宴降王沙場風勁弓如月幕
府春寒戟有霜武略文章今第一題來猶覺五
雲香

南平日本北平胡十萬家兒落鴈都馬上詩成
書記錄帳中采擲美人呼前軍度幕邊塵合古
戍臨關漢月孤戰馬不嘶春草綠金尊新點野
駝酥

寄顧靖甫守呂州兼懷吳中諸友

七月飛鴻渤海濱知君五馬向風塵浮丘山下
新從事落石臺前舊酒人官閣吏稀猿嘯夜孤
城花滿鳥啼春吳門親友如相問逐客于今尚
積薪

九日朱允修太史招飲時霜降後一日

秋滿關河鴈已賓金尊玉樹共芳辰臺空戲馬
千秋事門許登龍萬里人席上落霞推太史籬
邊黃菊咲孤臣不堪皂帽風前墮昨夜微霜客
鬢新

重入青州

霸畧王氣鬱沉冥使節招搖幾度經從事仍浮
今夜白雲門還似去年青城烏如訝新蓬鬢關
吏應占舊客星記得別時山下路石橋流水竹
西亭

壬寅除日

過隙年光不可留時憑書劒坐銷憂酒從臘後
開藍尾人向天涯憶白頭萬事傷心當歲晏十
年泪眼滯鄉愁明朝又逐鐘聲起羞對青春理

敝裘

癸卯元日

曙鐘初動臘全歸紫陌香塵信馬蹄客夢不離
閩海曲春風已到穆陵西它鄉栢葉拚誰醉故
國梅花幾樹低冷暑何人吹暖律年年華髮對
群鷄

鄭輅思計部轉餉北平還家見過并贈新

詩率爾奉畬

羨君官屬大司農粉署含香興不慵歲請金錢

供突騎遠持玉節出盧龍歸心五月漳江水戀
關三年長樂鐘更有新詩看不厭相逢相贈紫
芙蓉

宿遲賢亭觀石上仙字

功成拔宅是何年留得郵亭紀遲賢鷄犬雲中
人已去龍蛇石上世空傳松依古洞生寒雨鶴
識遺居嘯暮烟絳節不還丹竈冷不知滄海幾
桑田

登靈巖絕頂石佛洞

路出山椒萬象殊却疑咫尺接清都天開王氣
還今古地湧如來定有無平埜蒼茫齊魯盡亂
峰羅立岱宗孤愁看下界塵如海欲向空門結
半跌

喜其賢從父重過衙齋

道場山下水如烟忽憶分携是十年別去風塵
俱落落重來情事更拳拳隔江天遠無歸鴈近
海沙深有薄田昔日親知顛顛盡不堪悲喜共
燈前

重登光嶽樓

飛閣層層接絳辰憑虛下界總黃塵帆檣遠水
遙連楚雲樹斜陽半入秦衆壑陰晴生海岱萬
家烟火傍城闈可憐信美非吾土腸斷天涯久
逐臣

九日同濟南諸君登華不注四首

萬壑秋聲正夕曛水田驚起白鷗羣孤峰忽向
平蕪出空翠遙從碧落分天際亂山皆繞郭洞
前恠石半棲雲不堪作客逢搖落斷鴈清猿處

處聞

鳥道千盤載酒過坐來秋色散關河廟經火後
黃冠少天近霜前白鴈多古洞有碑深落葉亂
巖無路入垂蘿登高作賦尋常事且向清尊一

醉歌

劒戟鋒攢不可登風高木落暮寒凝雲蟠絕壁
青如染路入陰崖勢欲崩曲磴崿岈無度鳥荒
祠寂寞有懸燈探竒盡日忘歸去醉枕寒流石
上藤

芙蓉峰畔瀉寒泉傳是孤臣飲馬年洞壑已無
前甲子牧童猶指舊山川霸岳寂歷隨秋草城
闕蕭條鎖暮烟佳節萍蹤拚一醉牛山何用更
潸然

送濟南文太守入朝

東方千騎去如龍疑是文翁異代逢名上御屏
新刺史香留粉署舊司農春光太液烟中柳佳
氣西山雪後松滿目豺狼煩諫草天閣近已隔
重重

夏日飲朱太史園中

清時太史白牛車背郭新開水竹居四壁雨聲
千挺樹半窓月色一床書茆齋榻爲高人下花
逕雲教稚子鋤祗恐蒼生望安石碧山猶未許
焚魚

送蕭大年水部觀察浙中

久含鷄舌侍仙班虎竹金章衣錦還愛客不愁
無驛馬避喧偏喜有湖山柳塘向月通宵醉石
屋尋僧盡日間十載舊遊半零落送君腸斷憶

江關

上大司馬李于田先生二首

四十登壇鬢未絲文章蓋世武功奇星沉遼海
擒俘夜雪滿巴江飲馬時河洛已歸延喜玉風
雲長護受降旗主恩斲許滄洲臥綠野春深
日色遲

誰挽天河洗甲兵東西氛祲一時平鷄林早購
雙金價麟閣今書片玉名天爲唐家生李晟人
從蜀道識長庚酬恩國士知何日祇有龍泉夜

夜鳴

夢遊武夷

十年不到幔亭峰忽見烟霞萬壑松鶴駕鸞驂
雲冉冉珠宮金闕翠重重梯危折筍覓能度崖
架仙舟意可從最是曙鐘相喚急猶驚枕上有
芙蓉

登樓懷王百穀

雲滿秋樓岱色昏遙從匹練憶吳門病中已閉
維摩室雪裏時過下若村老去登壇無敵國貧

來割味有雲孫姑蘇麋鹿聊城矢與爾同招萬
古魂

送鄭輅思守稭州

李北海舊治

嘶風五馬氣如龍文采風流又李邕千里山城
新太守十年香署舊司農訟庭吏散無公事郡
閣窓開有亂峰別後夢魂何處覓天台東去白
雲重

乙巳元日

條風一道啟芳辰莫莢初開曆又新南鴈驚殘

千里夢東方羞度六回春河流帶雪成飛沫柳
色含烟動麴塵綠蟻滿缸兒着邾不知身是倦
游人

乙巳寒食作

空齋寒食燕初翻滿地棠梨獨閉門萬里風烟
人白首一簾花雨日黃昏流鶯乍喚還家夢芳
草空銷病客魂謝女江頭楊柳色不知何處覓
王孫

春日同濟南諸君泛舟明湖分得狂字

居東集 卷二
春色湖光澹夕陽孤城倒映水雲鄉新荷不礙
蘭舟渡飛絮偏縈翠袖狂山影四圍浮睥睨蛙
聲兩部答笙簧中流容與寧愁夜織月還應挂
女壻

泊濟寧城感事

黃河南下勢憑陵一片孤城爽氣澄風飽布帆
飛度聞雨腥漁艇亂拋罾春深水族家家市夜
泊牙檣處處燈回首舊遊雲物異高樓蕭索不
堪憑

哭鄧女高

別來蹤跡兩茫然誰向山陽笛裏傳使節不歸
雲夢澤詩名已播日南天秋風冷落當門柳生
計蕭條負郭田回首十年燕市夢相思無路到
黃泉

界河驛讀葉進卿少宰臥病留題

故人消息近如何喜見新詩字未磨侍從起家
官不薄風塵作客賦偏多鄉心一夜飛聞海臥
病經旬宿界河我亦倦遊歸計晚相思聊作五

噫歌

登嶧山五首

鳥道飛盤勢不迴，千巖萬壑錯成堆。
危峰似向空中架，古洞還從地底開。
寺有孤桐傳禹貢，碑留小篆任秦灰。
扶筇直步蓮花上，片片雲霞撲面來。

峭壁層層削，不如溟濛空翠濕。
衣裙石花帶雨春，初密岩樹凝烟晚。
未踈人向山腰尋，洞入僧從石底結。
寮居還將太乙藜，頭火照盡金函玉。

檢書

霧散天空爽客心，俯看下界鬱沈沈。
中原文物還鄒魯，東海山河自古今。
流水石牀丹竈冷，殘碑梵宇綠苔深。
雄曷徃蹟都休問，西北浮雲意不禁。

宿雨初收曙色開，風吹雙屐上蓬萊。
路行抵石常疑盡，峰勢欺人直欲來。
洞口藥苗多似草，山頭土茗綠於苔。
白雲宮裏朝元罷，一曲瑤笙百尺臺。

尺徑危梯信短筇寒泉界破綠芙蓉空山盡日
無啼鳥涸澗千年有臥松絕頂石崩時斷路半
岩雲起忽成峰憑虛便欲凌霄漢咫尺天闈不
可從

嶧陽桐

孤根久託嶧陽岑空谷風霜不敢侵年遠似應
山鬼護夜寒時作水龍吟蒼苔半蝕深沉色綠
綺長懸太古心却笑出山材爨盡豈留清賞到
如今

飲桑一卿駕部園中賦贈

雲臥滄洲未陸沉茆堂石竹散春陰鶴啣架上
丹鉛訣花映牀頭綠綺琴司馬斲虛明主意
野鷗久狎逐臣心相逢便作無期別回首箕山
烟霧深

得報遷南比部

宦情久作不然灰煖律驚從黍谷回十載羞同
牛馬走一官喜傍鳳凰臺赤鳥寺裡新花發朱
雀堂前舊燕來最是關雲看漸近天涯歸思渺

難裁

五言絕句三十一首

明妃詞

妾命從來薄無煩怒畫師
單于長款塞是妾報恩時

前溪歌二首

出門望前溪郎在隔溪渡
溪上雙明星照人不可駐

金縷牽銀瓶步向前溪汲
貪看芙蓉花水濺羅

裙濕

覽鏡

我有秦時銅能照人心
膽鬚髮非神明何事塵吾覽

撫劍

我有三尺鐵夜作蒼龍吼
滿目皆不平寸心爲誰有

讀書

我有千種書韋編手不舍
何處吾吟聲石牀雙

柳下

閱畫

我有數卷畫年代不可老
神物恐終飛誰復代
吾寶

焚香

我有旃檀香薦以雕玉
几侍兒手自焚緇經禮
大士

鼓琴

我有嶧陽桐朱絃鏗玉軫
紙窓花影中一曲思

歸引

擗管

我有紫霜毫吳興溪頭作
袒跣向北窓淋漓風
雨落

圍棋

我有楸玉枰爭持不肯住
意闌局亦空勝負歸
何處

種花

我有曲欄花深教翠幙護
豈不愛景光風霜常

見妬

烹茗

我有小龍團采之春雨後碧漿瀉玉壺松風生
兩肘

郡城懷古二首

魯連多意氣一矢下堅城千載雄圖盡河流日
夜聲

將軍
關樹無春色荒城起戰雲城東諸父老能說盛

得侍兒書

去日冰初合如今春草生知君愁絕處不敢問
歸程

答

客裏無春信思歸不自由愁心何必問漳水是
東流

鷓鴣詞二首

年年春草綠處處鷓鴣啼湘水風波惡郎歸自
大堤

去日筓穿籬來時竹發枝
斑斑枝上點是妾斷腸時

花下偶然作二首

偶然開竹籬雀噪花枝
暮籬外細雨聲風吹白榆樹

牆上戎葵花綠枝間紅萼
風來人不知吹開復吹落

海曲中秋

香閣青蛾冷高堂白髮新
傷心今夜月三地照

離人

江上曲

彩鷁玉花驄相逢意未通
芙蓉不可采江上已秋風

偶書

昔日碧桃樹今成荳蔻花
綠陰穠似幄春色向誰家

秋閨意二首

素月皎於霜落葉聲如雨
出戶見明河入門拂

砧杵

郎如堦前葉妾似堦下草葉已隨風飄草獨守
枯稿

春日二首

愁來不禁春春風故相惱吹花一回新吹人一
回老
白髮對花枝強歌心未已莫畏花笑人花開復
能幾

舟行戲作疊韻

船邊烟連綿岸畔棧暗斷沙窪葭花斜日看綻
爛熳

九日登城樓

白鴈霜前斷黃花雨後衰雲山空滿目不似故
鄉時

寒夜

歲莫渾無事虛堂寂寂燈燈前三尺劒相對冷
如水

六言絕句二十四首

夏日郡齋雜興二十首

林花且開且落雨氣欲晴不晴繞榻樹影山影
隔簾蟬聲鳥聲

雨水試烹香茗午窓飽噉胡麻米沁一椀北果
床堆數卷南華

屋角亂堆榆葉簷牙斜亞槐枝雨生半壁蝸蘚
風動滿園兔葵

匣藏冰鏢三尺架插牙籤五車世路呼牛呼馬
丈夫可龍可蛇

遶墻萱草如黛過檻榴花欲然稚子徐搖鵲扇
侍兒輕促鴟絃

消愁紋楸一劫解熱冰桃數枚午飯磨菰正熟
晚香茉莉初開

雨後從人移竹日落呼僮灌花茶薇縈迴上架
朱蘭次第抽芽

斗帳松風暗入紙窓蟲網晴交猫臥花茵哺子
鵲喧樹杪營巢

生計數行柔翰人情一片秋雲鷄肋吾曹了了

羊腸爾輩紛紛

懷刺嬾隨過舫避喧愛上危樓東來一片岱色
銷盡十年客愁

宋硯如新如故吳毫不瘦不肥搨得蘭亭未了
侍姬催看薔薇

熟紙臨淳化本名香藝博山爐花間時喚雪女
酒後頻呼酪奴

暑到斜憑髹几飯來喜得萍蓋頽然欹枕一夢
窗外流鶯亂啼

門鎖斲辭塵鞅風來頓失炎蒸最是閒中相惱
竹枝拂殺蒼蠅

風沙難入嘯詠月俸僅堪置書逐鹿雄心猶在
雕蟲宿業未除

綃帳芙蓉色暗羅衣楊柳枝纖妬殺梁間紫燕
雙雙飛入珠簾

從俗漸能噉麵病渴惟思飲冰露坐喜無蚊蚋
沿簷捉蠍燒燈

竹架半容鴿宿石盆閒看魚游鷗鳥久忘海叟

蝴蝶時化莊周

謝客絕無迎送閒曹不廢嘯歌赫蹠數幅宿債
風月半生病魔

月出傳呼紅拂詩成錄付青衣浴罷階前踞臥
綠楊影裏螢飛

歲暮二首

十四年來萍梗五千里外雲山天寒積雪未掃
日暮孤鴻獨還

官舍寒同禪室荒城寂若孤村殘年夜夜鄉夢

愁雪家家閉門

寄金陵臧晉叔

萋萋碧草春色森森長江客愁紫蓋山中白石
赤欄橋畔紅樓

苦雨

天低山氣初昏風定愁雲尚繁客枕孤城夜雨
人家流水空村

七言絕句五十四首

齊謳十首

有引

竹枝子夜諸歌大率盛於江南齊州聲
韻屈詰不諧律呂然采謠問俗弗以地
廢矧茲泱泱大國之風是用暇日撫掇
一二約其節奏命曰齊謳卽不敢被之
管絃試令社兒里女擊土鼓連臂歌之
亦國風之遺也凡十章

榆錢滿地笋穿泥卽在燕山易水西傳得江南
采蓮曲中原今有鷓鴣啼

二月冰開柳放烟望郎長在閘河邊生憎分水

祠前水送盡南船又北船

上元三五月如冰踏遍香衢看彩燈聞說城中
樓第一紅裙千隊一時登

女伴相邀春進香天門遙拜佩鏘鏘歸從蒿里
山前過指點陰司說鬼王

魯連臺下草如烟隄柳飛花撲客船最是齊州
好風日繡簾影裏送鞦韆

黍頭低熟稷頭昂小麥如霜大麥黃支鋤聲聲
啼不住一番風雨火端陽

炎蒸三伏起紅埃九曲黃河淺似杯窖裏寒冰
三萬斛鮮船未到不教開

黃河南下勢如雷十萬官夫塞復開一夜太行
隄口決只今白骨滿魚臺

運河雨斷客船無兩監巡攔到處呼前後水門
齊上鎖柘黃旗下納皇租

清源婦女競穠華九陌香風漾碧霞閒向渡頭
相問訊天都峰下是夫家

七夕宮詞

玉殿新涼動綺羅銀屏秋冷夜雲多遲迴欲捲
珠簾望愁見天孫又渡河

經薛故城

柳堤風起欲斜曛寂寞山丘枕暮雲十載蒯緱
塵土客只今誰是孟嘗君

景州道中風沙

愁雲曉合路漫漫萬壑風雷卷地寒一片黃沙
三百里不知何處是長安

過白溝

胡馬嘶風野日黃居人猶解說 燕王白溝河
畔青青草曾是當年舊戰場

塞下曲

朔風膠折草初燒鐵馬連營夜搗巢十萬胡兒
頭落地雪花和血濕弓稍

七夕宿龍山驛

女伴閨中乞巧時荒郊獨客倍淒其河邊烏鵲
無情甚不爲人間管別離

佛頭山閣

秋槐葉落半山亭山寺松門晝自扃高閣斜臨
華不注寒雲飛盡佛頭青

桐城道中

八月胡風捲地沙平原盡日少人家令人却憶
江南路處處香飄桂子花

郇城元夕

烟籠寒月角聲哀天半黃塵慘不開回首江南
春正好三山一片錦雲堆

無題二首

雨過苔痕上碧墀
蜻蜓相逐出花枝
美人斜映珠簾立
手擲絲毬闔玉狸

遶欄無數鳳仙花
綠葉齊開五色霞
香露和成輕傅指
纖纖玉筍沁朱砂

平播凱歌八首

棘道西連古夜郎
相傳割據自隋唐
橫戈躍馬千餘載
帶礪今成血戰場

羽檄朝飛玉壘秋
鼓聲欲死陣雲收
可憐如帶綦江水
一夜腥風作血流

鼓角喧天鬼魅愁
王師十道下梁州
旗遮劔閣千重棧
鞭斷巴江萬里流

桓桓忠勇數劉琨
一劔東歸帶血痕
轉戰重圍三百里
諸酋面縛出轅門

白旄黃鉞遠橫行
醉倚金鞍露布成
文武只今誰第一
畫圖先屬李西平

渠帥投繯事可哀
妻孥泥首乞釘灰
藁街傳遍名王首
壯士銀纓衣錦回

烏啼京觀戍樓閒
銅柱新標戰馬還
鎖甲金鏡

歌管沸三軍齊出鬼門關
彤庭曉闕獻降俘緹騎霜刀隊隊扶黃紙金鷄
傳赦赦太平天子坐披圖

懷葉進卿宗伯鄧女高學憲

長安路上柳初低擊筑相逢醉不迷此日風烟
各異域江南江北夜郎西

感舊

香箋錦字尚依然夢斷羅山路幾千十二年前
今日事悲歡風雨一燈前

辛丑初度病暍新起且有青州之行別諸

姬

病顏衰鬢不勝秋強醉花前意轉愁老大風光
三十五猶隨人後向青州

宿淄水中夜聞鷄

聞山魏水各天涯馬上年光夢裏家半夜寒鷄
滿窓月一時心事亂如麻

久客臨淄

出門蓮子尚開花雪滿千山未到家夢裡只尋

西去路却忘宦邸亦天涯

閨意二首

花影當簾睡未酣相邀女伴采宜男繡巾爭拂
雙飛蝶賭取螭頭白玉簪

繡幕金釵逐隊行宜春開盡紫薇生新教鸚鵡
能言語花下傳呼小玉名

寄顧所建

廣陵烟水路三千芳草垂楊憶往年畫舸載花
明月夜東風二十四橋邊

客中夢桃葉侍兒

金爐香燼玉人眠帳掩芙蓉夜可憐惟有夢魂
常不離蜀葵花下瑣窓前

登岱寄邢子愿

鳥道斜盤倚碧空一天秋色海雲東依稀望見
吳門馬可是當年使者驄

聞潘景升客楚

別來蹤跡兩茫茫楚水燕山各異鄉記得天都
峰畔路板橋紅樹鳥啼霜

壬寅十一月三日

碧玉當年未破瓜香羅帳護合歡花如今十載
花如錦羞見來時繫臂紗

暮春新甫道中

澗水涓涓蒲作芽山雲漠漠客離家東風一夜
清明雨桃杏棠梨處處花

癸卯夏日

麥穗如絲雨未霑迎龍賽社拜還占曹南十萬
開河卒只恐春流一夜添

宿堯山望靈巖作

暖風吹雨浥征衫古洞雲深鎖石函日暮亂峰
青繞榻不知何處是靈巖

鐵袈裟

大地何年湧鐵衣苔花半蝕是還非金身弱草
元無相祇與山僧表翠微

春夜聞鴈

芳草如絲烟樹微客魂無日不南歸無情最是
天邊鴈何事春來更北飛

暮春曹南道中

柳花如雪菜花黃
客裏春殘黯自傷
何處朱門鎖臺榭
東風一路牡丹香

夏日

暖風吹雨過江城
竹榻桃笙暑自清
官閣晝局人吏散
滿簾花氣一林鶯

乙巳迎春

九陌香塵動地來
故園梅蘂幾枝開
一從人去東山冷
客裏逢春十五回

早春宮意

百子燈前酌九霞
昭陽先賜早春瓜
長門殿裏桃千樹
只見東風未見花

雨中登樓

春色輕寒上碧衫
綠楊如線燕呢喃
郡城三月梨花雨
獨倚高樓看客帆

無題

海棠無主獨開遲
蓓蕾春情蝶未窺
何事東風相妬急
一時吹折向南枝

居東集 卷二
四
汶上道中入夜風雨驟至投宿民舍口占
風雨淒淒路欲迷倦飛寧復擇高栖任教土榻
人爭席野鶴年來久混鷄

春盡郊行

宜春落盡筍初芽乳燕交飛日欲斜
唯有東風似相惜隔河吹送白楊花

居東集卷二 終



居東集卷三目錄

傳六首

華胥國傳

冰壺先生傳

王朝佐傳

義僕傳

孫明傳

劉滋傳

序十九首

山東武舉錄序

山東鄉試齒錄序

山東武舉齒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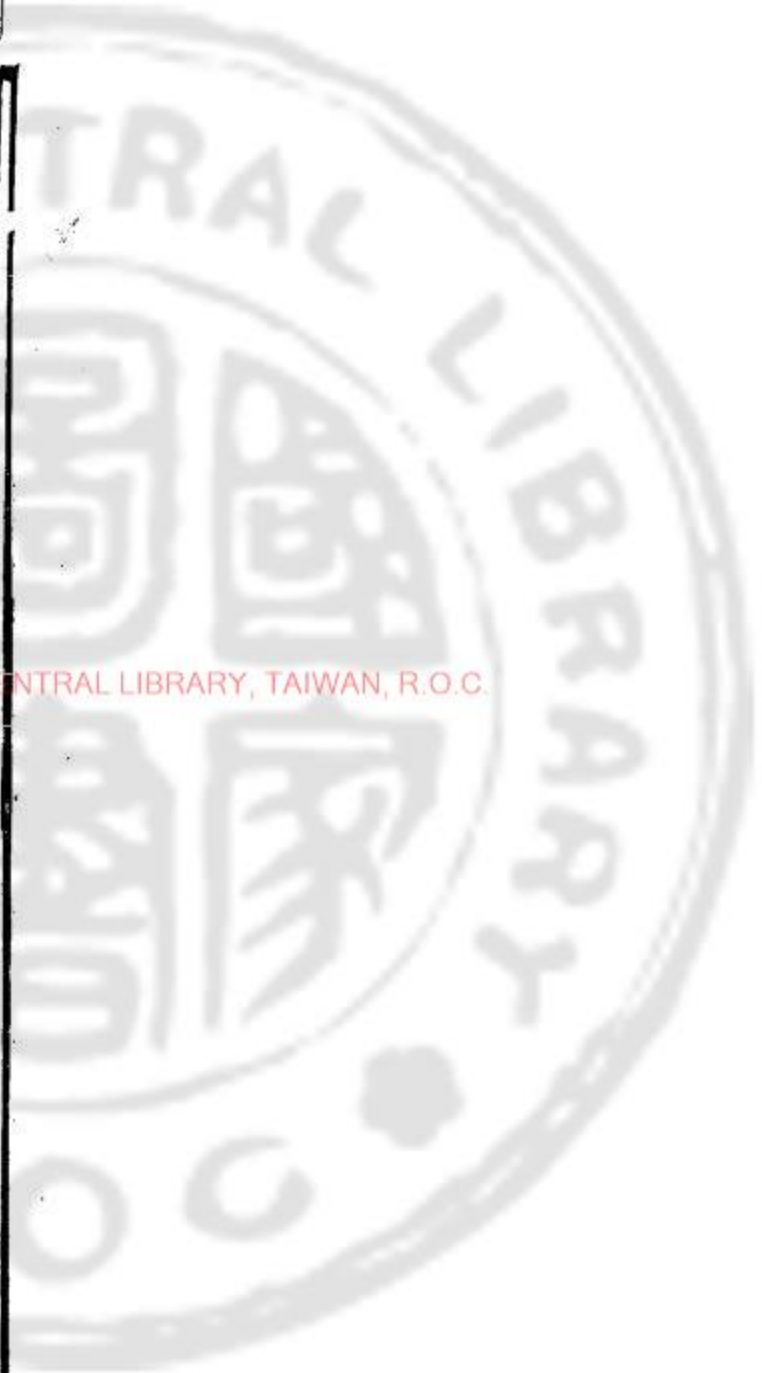
萊州府志序

觀風錄序

東昌府志序

文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州觀察徐公視山東學政序

郡守李公入計序 蕭別駕擢河內郡丞

序

監司陳公晉叅知視

漕序

郡司馬劉君考績序

送袁尚德山人遊楚序

謝于楚詩序

劉五雲詩序

陳女翔詩序

董伯念詩序

李季宣詩序

沈氏章慶編序

傅伯俊詩序

居東集卷三

文上

陳留謝肇淛著

廣陵李 祝校

傳六首

華胥國傳

自太皞氏歿華胥氏立爲天子歲久倦勤遺棄
萬幾浮游六合之外至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得
無何有之國而帝之故稱華胥國云其國去中
國不知幾千萬里而近人往從者不假輿馬舟

楫輒一瞬而至其地有山川城邑丘墟村落大率與中國同而遷徙不常入者旣出輒迷故道求之終不復得其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貴賤貧富士庶工藝無所不有而多神鬼出沒變幻閃爍與人世意慮所不及之事耳目所不能名之物其風氣寒燠不恒居民不知甲子其俗嘻嘻然于于然不蚕而衣不稼而食有榮辱而無疥癢有悲喜而無生滅有聞見而無伎巧有治亂而無終始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

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山谷不躓其步齊天地一萬物過而不有動而愈出綿綿而不窮蓋有太古之遺風焉華胥氏旣帝刻夷法則培折斗衡務簡易與天下更始是以中國之人樂其適而徃從之遊晝夜不絕帝亦加意接引定其魂魄而示以吉凶使知趨避軒轅初卽位天下不治五情爽惑舍其國而見帝帝喻以舉風后力牧而民大悅及其登假百姓號之不輟武丁之時商道衰微賢人傳說隱於版築之間帝

以像示武丁既歸求而得之爰立作相卒興殷
邦周西伯寢疾太子發視湯藥盡頓不替帝嘉
其孝錫以九齡發之弟周公旦多才多藝能事
鬼神帝大悅之舉以爲相於是國益大治仲尼
少時蓋數至而見周公云迨其衰也諸侯不用
卒老於行周公告帝曰仲尼聖人也將土萬世
蓋以兩楹享之仲尼歸謂子貢曰夫明王不興
久矣非華胥氏之國其孰能宗予帝之囿熊羆
虺蛇蘭梓之屬畢具獨無蝶或曰漆園吏莊周

可使命試爲之栩栩然自適也周之尹氏以富
強軋其宗帝召之爲奴役使達旦數罵杖撻備
至其役夫晝作夕息手足龜坼則以王者禮禮
之晉侯不道懾之以大厲渾良夫僂於衛侯而
非其罪帝許之復讐乃抗聲而歌趙簡子在帝
所七日帝錫之副笥告以羸姓且大清江使者
爲豫且所繫亦因帝以達元君其拔幽伸抑多
此類也秦漢以來人角智逐力至其國者蓋寡
惟一二明哲之士如鄭玄呂蒙輩時時至不絕

晉陶侃微時一獲遊焉自恃羽翼欲直入帝閣
帝怒折其翼唐淳于棼游俠使酒帝以爲能徵
尚公主適邊郡南柯缺守者拜棼刺史以潁川
周弁馮翊田子華佐之無何弁以罪誅公主亦
薨棼竟廢進士呂巖以邯鄲盧生來見拜監察
御史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諸子皆爲顯
官年八十餘而卒其後宋華山陳搏往來最熟
至數月不歸時人以爲仙去

太史公曰吾聞上古有皇次氏倏傀氏渾敦氏

豨韋氏客成氏大庭氏栗陸氏學士家又稱九
皇氏沒六十四氏代興其年代寥邈若存若亡
獨華胥氏之政流傳至今通幽明之故鬼神之
情芻狗萬物而莫知端倪倘伯陽所謂恍兮忽
兮其中有物者耶至矣哉非甚盛德其孰能爲
此乎余論次華胥擇載籍校著者定其世紀其
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或者以爲不經固難爲淺
見寡聞道也

冰壺先生傳 有引

夏日焱歆作楚斗齋如甌舌間吐氣依然然偶得寒虀啜之盡一器宿熱頓解因憶蘇子美欲作冰壺先生傳而不果楊廉夫爲之而未盡善感其滋味輒爲濡毫

冰壺先生者上蔡人也疏姓名齊字黃中其先世隱於中山爲神農所識拔賜姓蔡氏禹平水土後子孫散處不恒其居函者曰鬱曰奧居吳者曰菁其後蔡叔作亂周公誅之隸其族於菹

人本枝日以蕃蕪曾孫疏仕秦貴顯居五苑始別姓爲疏氏少從鮑焦遊見讒於子贛竟棄去而焦亦以稿死世以是重疏生不去口於陵仲子至棄三公而爲疏生後漢時有二疏非其族仍孫曼倩者居蜀見知於丞相亮亮出師輒從軍士利之先生其再從子也先生幼喜自樹安土不遷有相者曰是子當燮鼎鼐然其色不利於民卒當酸死旣壯憶相者言隱居南圃與輔頰氏隣有年矣居恒自匿草莽間深根固蒂人

無知者一日輔頰氏之君將校獵於南圃以佐
饗殮命歸藏筮之得既濟之蹇其繇曰茹芝餌
黃塗飲玉英與神流通長無憂凶所獲非狼非
獮鉅首長胡匪口實是圖其文曰䟽得無有隱
君子乎既獵燔炙百里禽飛獸逸草木焦偃無
復孑遺獲䟽生於鼠壤之北拔而載之歸與語
大悅曰旨哉䟽生學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
先生白晢恬淡雅不喜與肉食者游既事輔頰
氏鬱鬱不自得獨與白水真人鹽官魯先生相

友善俛屈牖甕間鰲面黃馘自謂葵藿微能謀
於野則獲於邑則否義不割烹要君而同時幕
客有麴生脂生咸以穠麗取容嫉先生所爲時
時譖之逾月不得召先生亦無愠容無何輔頰
氏之君與淳母戰而困唇吻枯焦肝腑燥裂麴
脂二生各競其技攻之疾彌甚或曰䟽生黃中
可已也時方夜亟傳呼先生先生至談吐業已
液齒牙間既復以寒素塵外之旨瀉其凡心而
沃其內熱君起坐而咀嚼之含英茹液莫知其

所施爲也而積日之疾一朝都除雖古稱梅花清菟玉露沁髓未足競其爽也於是寵禮日異稱爲冰壺先生而不名先生旣見寵任以踈逖驟居樽俎之上復荐其種類於君連茹而至於是麴生輩嫉之益急密告君曰踈生草野樸樸無溫知之性難獨任任之恐不利於郎輔頰氏之君已不能無惑會天寒雨雪置酒高會顧問踈生安在召之前見其體峭慄而不可狎與之言未幾楚於口憐於腹君大怒命趣具鑊烹之

先生且死曰吾恨不用相者之言竟爲傭輩所賣君旣而悔之曰不可令冰壺先生無後乃封其子介爲頡羹侯用爲將世世不絕

太史公曰踈氏自鹿山易姓以後族微不著雖子孫蕃衍天下然多寄居桑門及一二措大從遊與鼎食之家爲仇獨冰壺先生偶以一時中主意榮名千古幸矣進退不時卒以凶終悲夫

王朝佐傳

王朝佐清源民也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上以

三殿鬱攸土木費且累鉅萬度支不給思所以
佐國用者計無復之於是言利之臣蠶起左璫
宵人從史以算緡權商爲請 上可其奏一時
中常侍啣命四出虎翼且冠而馬堂居清源橫
尤甚堂素驕貴既據膏腴上游輶輳雲集勢益
鴟張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鐺通
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
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搯而奪之少誰何輒
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什

之三畀之於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
市矣朝佐傭者也計不得傭且死不勝忿凌晨
杖馬箠搥中使門請見州民謹呼荷擔隨以萬
數中使懼不敢出則令持戟士乘墉發彊弩傷
數人衆益沸第瞪目相視莫肯先爲難耳朝佐
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得心腹王
煬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
檢視之皆郡國諸偷臂上黥墨猶新也時當事
者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兩相格鬪聞 上心

月身集 卷三
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 詔獄下朝佐御史治
時議欲盡錄諸脇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寔
爲戎首奈何株及他姓且蚩蚩之氓不足污礎
芥時郡刺史李君士登爭之尤力至欲併佐曲
赦之當事者格於成命不敢也獄具棄市臨刑
崛強如故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
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佐無子有
母及妻郡大夫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佐歲
時餽遺不絕其後中使雖縱恣自如然毒談稍
稍戢矣故州民益思佐不置至有立祠祀之者
謝先生曰朝佐烈丈夫也一夫作難足以厭衆
心矣脫幸而一當 上心收轉圜之效則朝佐
之功當不在茅焦下旣不幸而身膏鼎俎猶能
爲千萬人請命而卒得請以死也深井里氏難
之矣朝佐死吾甚慙於刺史君

義僕傳

義僕者袁山人服麟之僕也名志山人真州人
少跣跑跌宕慕爲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

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蓬行郡國輒以一僕從
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
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
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
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
愈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
俱斃耳胡拯爲僅褰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
得也志旣入江擒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
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爲旋湍所激迴至崖

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
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殊矣志哭之慟
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亂皆來集無何山人蹶
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
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東山
氏曰夫僕中道從主者也非有骨肉關於天性
而爲山人僕躡屩茹糗非有殊恩異數必得其
死力也顛沛倉卒之頃又非出於夙昔籌畫耳
目思慮之所加也奮然不顧以身殉之於是之

時寧預知其出萬死一生而必與主俱濟不重
暴骸之難姑試之以徼其名乎匹夫一念天鑒
之矣不死非倖也余自戊戌避地真州始交山
人其人骯髒凌迥若孤雲野鶴藐然無所求於
世而意氣深重不苟爲然諾其獲義僕之報固
有自來而爲山人易爲山人僕則難矣夫士君
子當其趨時赴勢驩然相許以死一旦身犯霧
露卷跡易步如落葉辭柯莫之嚮邇甚者委身
事人而醜顏更姓曾是僕之不若也作義僕傳

孫明傳

孫明無棣人故大司馬丁汝夔家蒼頭也嘉靖
庚戌汝夔筦樞密坐虜入寇不戰下獄誅仲子
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
復死遺一子方五月耳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
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
訴冤狀泪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
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乞寧已不食
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三閱月

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爲理其遺產爲族戚
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
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今爲邑庠生明老矣
尚矍鑠無恙外史氏曰觀孫明之事則李元義
乳不足多也齊俗夸毗狙詐職涼善背而絕難
僅有之事乃出於傭保下隸之輩大冠如箕者
不有恧色耶吾行部至棣州得其事於故老而
傳之

劉滋傳

劉滋濮陽人也少爲庠生家貧田不二十畝又
值水旱不登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
利十餘年致數萬金滋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
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錘皆鑄大錠錠四十斤
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
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
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錘喜甚盡力携之人不
過二錠旣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旣
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

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
錠遠遁去旣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
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
携耳君子曰韓與劉之智足相當矣輸攻墨守
無以加此惜乎其小用之也

序十九首

山東武舉錄序

代

齊之先尚父以六韜起家賜履東海其後五家
之兵進如鋒矢戰若雷霆卽耶魯文學斷斷爲

列國望廼柯之盟沫以匹夫雪萬乘恥不翅承
蜩夾谷之會司馬具而萊夷爲僂尼父氏固未
嘗諱武備也 國家設兩制科分途而互用之
海岱扶輿崛起爲名將相者不可勝僕今 上
臨御以來三十有一禩王猷允塞武功四覃一
二負嶠紆命以逆顏行者靡不泥首繫頸 闕
下海內喁喁延佇謂弓矢可橐 上計先桑土
南顧拊髀命郡國各舉武士於鄉而山以東六
郡良家子及諸材官蹶張如虎如羆鱗集而待

飲者數千人于時御史大夫司空李公西征振
旅威德方新中丞填撫黃公救寧函夏文武爲
憲而直指嚴公適行部從海上來觀鯨鯢所出
沒思得乘風破浪之士藉手以獻也始騎而比
之中者什五繼射而比之中者什三終發策而
比之中者董六十而人耳蓋不佞日者從諸大
夫後入文闈得讀諸孝廉上公車牘纒纒累萬
言渾涵峭覈不宄功令未嘗不嘆齊魯之士於
文學固天性也及今而獲觀爾多士之技與所

爲置對語莫不裂背飲羽搯擊籌時令人毛豎
心醉又未嘗不嘆佔俾之不盡士而士之不盡
於用也夫文與武若竽瑟之異調玄黃之殊采
要以成材而當於用等耳顧儒者伊吾一經以
弗律爲羔鴈卽珠璣咳唾臭腐神奇亦時俛得
之爾多士以材力見舉所不臬距鴟張鱗斷而
先爲雄者輒格不錄此其難易之大氏也逮夫
韞櫝旣沽井渫可食上之抗色清華下則旁午
簿書雖營魄焦覃猶或弛負爾多士且出而拮

据疆場僂力行間無論搥頭搯曾進退維谷卽幸而居胥可封月支可飲而玉門未入馬蹄已穿視飛鳶跼跼水中自悲身世此又其難易之大氏也不聞之陳者乎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士之舉於鄉也勃勃然勁筈辭弦逸足騁埜是作氣之時也進而嬰升沉之塵網交毀譽之世情茅靡而中不能持且衰矣又進而生死在前榮僂在後成敗利鈍杳不可覩則竭矣夫以齊之多士天下莫能先劉趙牧豎子耳揭竿而

呼城邑如掃百二諸侯未聞以一矢一鏃相加遺者也往歲釜山之役牟萊相望一衣帶水惴惴然不能守是懼而藉烏合之南兵老於境上以成養虎之勢尚謂齊有人乎夫旣已比而舉之舉而用之及有緩急輒狼顧而不可得力又安事覃主司之意智而糜大官酒肉爲善乎六韜之言曰貳心不可以事君夫士之勇於前而怯於後修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者二之也勿二則一一則不爲名根不爲智府進不謀身

退不媒利志立而不毀功成而不居斯尚父宣尼之家法而多士之毅也傳有之總文武者軍之將故不佞不直以武士待爾多士又不直以今日之所舉者盡爾多士之用也多士勉矣

山東鄉試齒錄序

代

在令甲郡國三歲一比士業旣得雋歌鹿鳴籍其文獻矣迺諸士復循故事私以少長顏行併論次其世系爵里而齒錄焉禮也昔者尼山氏之門七十子群居傳習其平時所甲乙而臚列

者班班在六籍然至論志答問之頃則由回求赤以齒鱗次雍容退讓而莫敢爲先蓋斷斷如也士生齊魯密比聖人之居而步武宮墻卽千載猶旦莫遇之蓋不佞軒輶所經東至於海西至於河伊吾之聲四達其所茹英擷秀而欲吐者指不勝窮乃一旦鎖棘而僉遴之董董七十五人而止亦竒矣七十五人中豈無經百戰之餘礮將盡之鋒幾頓而始得之者哉亦豈無席初至之銳試新發之矧非意而驟得之者哉若

而人者固已薪積而絲棼之矣諸士猶然進而
角技退而問年略文之殿最定齒之後先以一
旦之同升爲世講之永好斯不亦雍容退讓之
風而君子長者盛事哉於傳有之駃騠之生七
日而超其母豫章之木十年而後合抱夫齒之
蚤莫亦何常之與有要以成材而適於用耳爾
齊之先不有皓首磻溪而卒奮鷹揚者乎不有
十八治阿而威振列辟者乎吾以爲長者席玠
之日久閱天下之義理多矣當益明習 國家

事敦典樹徽以爲少者先乃少者勿謂吾一日
千里口實忘年而躡諸老成人也無矜于心無
莊于色無華臚是銳而本實是隳異日者卽榮
辱好醜之態升沉得喪之途交競乎前而雍容
退讓不敢爲先之心弗失故吾使天下頌曰此
齊魯之士而聖人之遺也則今日之錄不爲木
灾矣如其不然而徒循故事稽世系爵里云耳
究且肝膽楚越而心如其面焉日復一日是錄
且爲蘧蔭芻狗又焉用文之不佞於諸士友道

也故設爲不必然之畫以求多諸士諸士須矣

山東武舉齒錄序

代

國家分制科比士文以鉛槧進武以技擊進論其殿最而籍之不問年也比者諸孝廉上公車退而錄齒不佞猶私心過之謂肝膽苟同不佞胡害然從子墨起家雍容蟬緩固應爾爾迺今茲材官年少聞鼓鼙而服介冑則宜有毅然不可犯之色而胡襲措大家言臚列少長以災梨棗也夫溺人必笑不佞且有問也人之稱斯錄

也則謂之何其徒循往事誇世次以爲粉榆榮則已矣何煩不佞爲說鈴如曰吾武士也生長齎筭間恐不嫻於度而競於爭故希鞬揖讓和諸曩弟之衷而杜其躁也則辱多士盛心不佞寧無一言不佞聞之適燕郢者同發而背馳繪玄黃者同素而殊采夫始未有不同也而卒相避若讐則其趨之異而漸積之致也多士旣已業同方生同里舉同日心而有弗同者非夫也辟諸牽之未脂絲之未色其揖讓和衷長長幼

幼而厚自託焉未足多也稍進而升沉異路雲泥遽隔有能鷄盟不渝著簪是念輸心無間若平生驩者乎又進而世味薰心巧拙殊効有能甘積長孺之薪却掃敬通之軌昭融奧潔任其所之而澹無懟忤者乎又進而宣威樹伐名駿地崇有能論功避樹擲盧反子無矜容無盛氣勲烈蓋世而恂恂若無有者乎今 國家外若金甌而中實厝火上之求武亟矣而武事之濫觴亦已極矣青雲失附則壯士無色赤仄稠入

則傭豎登壇炙手迎塵則腑臟傾瀉犇輶闐捷則鱗甲暗加倘鬚眉可易亦且秦越而憺傷之而何有於業同方生同里舉同日者哉故今日之舉也桑弧貫蟲風簷雕龍不願爾技加精也雙韃交馳千人辟易不願爾氣加勇也楚楚衣裳從頌罄折不願爾衣加褻帶加緩步加萬獲而不前也獨願爾志無以岐分習無以染改而揖讓和衷之風從今日而要之沒齒弗諼焉足矣夫武與文異事而同功者也文共心則叢脞

咸熙武僂力則梃杙底定卽 中外河山且式
憑之而何論粉榆之榮與不佞之微寵光也於
諺有之跣者鹿而舄者肉夫不佞肉食者也韜
鈐之未窺而爲過計之卮言以醮多士不佞過
矣不佞亦不復有言矣

萊州府志序

代

萊從遷郕之後稍稍隸職方其地堯堉瀉滷半
入扶桑然鹽鹽蠶介鮑革之利足以自食而仰
給縣官故夜邑之奉史參譚焉漢書北海東萊

二郡殷富甲於十二泗上戶口各五十萬有奇
國家都燕山以東爲股肱郡若馮翊三輔然
而萊北控天津東扼倭奴之吭要害眎昔加倍
二百四十年來顛氣孳息不啻伏乳勾萌而蕭
條六七城沮洳林莽曾不足當江南一大縣其
故何也史稱海岱之間其俗寬緩足智地重難
動搖卽近代傳記僉謂樵蘇耕織自足有勤儉
儒素風爾來圜破爲觚織嗇而棘機利慄悍舞
知以相徂役一切矯命雄行藉豪有力而輕扞

文罔吏噤不敢譙呵稍引繩督之輒嘯入島中
熒惑狂不逞爲魚腹疾卽戶說以眇論猶難顧
化焉又何也癸卯之秋余從六傳按海上引見
諸父老諏功狀言人人殊已乃獲廬陵龍使君
所爲志也輒卒業而三歎焉曰有以也古今之
變興替繇人矣因齊之霸也卽墨大夫毀言日
至封之萬家今浸假而墨綬者強項自好不善
事長官蜚語朝聞白簡夕入矣縱鼠思泣血誰
復有剖心相明也者地節間膠東相成勞來不

怠流民自占至八萬口天子下詔褒異賜爵關
內侯夫爵賞者人主無用之物而操之可以厲
世磨鈍也郡縣吏六七載不得代去粉署半席
地望如明河循次者僅得貫魚而留滯者未免
積薪爲里中兒連臂揶揄則孰如鷲者墨者魚
肉黔首強顏捆載黃金裝以張其間閉爲自採
金權縉之使征營競出下走大駟首進賢而腰
銀艾嚎咷於海以東海以西蚩蚩之氓糗糲
骼之不得有而遑卹其緯彼其耄倪者旣已爲

溝中斷而斫弛魁岸之雄心能計脛能馳寧鵠
伏待枯而無幅裂虺之不摧虵將若何灌輸之
役餘皇五千里斲尾接翼馮夷猶或崇之而闡
議及膠萊徼幸於必不可得之數以妄意佞成
幸而當事有石畫獨持中堅焚如耳食之議始
報罷不者洪濤簸天礁确梗地盡吳楚之香粳
玉粒不足果鯨鯢之腹寧獨震鄰且剥膚矣夫
志志也淑媿當前傾輶繼路志具矣子大夫之
所草剗趙中丞董廷尉之所論次盡之矣陵谷

之變日異而歲不同其或繼此者遡休隆於往
事傷湮滅之連踵當必有二復余言者余驗馬
且北矣眊筆之暇 上且顧問東方事也請內
之皂囊以便置對

觀風錄序

代

故事繡衣使者行部所至郡邑輒籍其子弟之
秀而甲乙之比卒事則欣其高第與其文之成
一家言者受之梓蓋古者省方采風之意焉不
佞束髮誦博士家言則習聞齊魯彬彬多文學

私心竊嚮往之今幸而濫竽繡斧得從六傳畢
歷海岱間探闕里稷下之奧區而論擷其秀客
秋公車之役取材鄧林蒐玉崑山纒纒盛矣今
之遴次而受梓者皆其羔鴈之遺與其留良而
待售者也不佞嘗論文非法無以反經非竒無
以盡變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蓋不佞吳人也吳
與齊盈盈一衣帶水肱臂相接然而南北殊習
風軌異尚吳中瑰琦似儻卽黃口能作不經人
語竒矣而或鑿於法齊魯青衿搯弗律如恐墜

萬步獲趨豈不法哉而芻狗土苴竒於何有此
其大較也洙泗之間士嫻於經術以自然爲宗
而乏峭蒨之氣東而淄青瑯琊人文穠郁不啻
上國武庫而繪藻旣勝天然之致幾於漸滅無
餘大都地有肥磽則言有易于此又其大較也
夫能竒不詭度法不蔽神淡不捐華穠不蔑質
師心自得一鳴而驚人者郡不數人人不數章
是錄也謂足盡東方之美則吾豈敢抑不佞又
聞之文者先資也言者說鈴也海岱之所苞孕

國家二百餘年之所薪禎又幸而生聖人之
居謂宜戶絃歌而人游夏其究也升之郡國者
幾進之大廷者幾言爲國華行爲國楨蔚然杰
然爲天下士者又幾則指不數僂也夫文求之
而難若彼質求之而難若此不佞滋懼矣說者
曰所習非所用朝奠鴈而夕屏之焉以文爲不
佞不敢謂然第謂甲乙在今日殿最在他年願
與諸士共勉旃毋令四方有識之士按籍姍笑
曰齊魯之技止此又將曰是繡衣使者之故事
也而詭覆之則不佞幸矣

東昌府志序

代

蓋代有史則郡邑有志志者志也所以定疆場
總事實齊耳目於四方備鑒戒於來世也故騁
曼者腴而不情剽畧者謗而失序自兩司馬以
降搯觚之任代猶難之其裨焉者遠矣齊東諸
侯之十二也東郡據西北上游夾翊三輔文獻
且與鄒魯埒而志故闕焉弗稱亡論時邈執顯
目論爲艱即輶車之使安所得要領以諏肥瘠

也者歲在淵獻郡大夫李公爰書之暇闌及堂故輒謀釐而剗之則以屬今中丞王先生先生義在維桑不得辭也搜耆舊之壁藏徵故老之口實哀今昔之風謠剪陳詞之魚豕赫膏續晷布葉代箋不卒歲而梨棗鉸焉凡爲目二十爲卷如其目爲言百餘萬蓋書成而余適以行部至也因得而卒業焉曰美哉纒纒乎華不誣約不漏叙事有經紀物有則陳辨足以昭實錄取舍足以挖媿慝試托名山藏之禘龍門而禰扶

風不啻矣顧郡大夫猶然徵余言以叙也夫王先生盡之矣余復何言余聞古者列國之史非徒覈版籍正經界已也日書政理歲采風謳后省方則行人岳牧次第上之而加幽明黜陟焉余不佞得以惠文從六傳問俗東方蓋駢駢懷之矣竊有恠於時世升降之際也夫濮陽羸博之間非天府耶黍稌蔽野井竈鱗比姑勿稽史傳所稱卽有生者亦已耳而目之矣數載以還天寔不弔而人重助之霍焉蓋藏旣罄旱潦猶

仍析骨不供誅求無藝嚮所爲嘻嘻穰穰而胥
匡以生者今且妄意探丸爲潢池警矣豈市朝
陵谷日異而歲不同耶抑上之所操者失其術
也子大夫讀是志也遡奕代之休美感頹靡之
波流能不瞿然却顧也與哉余不日驄馬且北
向矣簪筆侍螭頭下且顧問東方事也則安所
置對請內之皂囊以行

青州觀察徐公視山東學政序

高皇帝定鼎鐘陵劃江爲帶而宣州虎踞上游

藩屏王室其山川泓激鬱勃代不乏名世洎
文皇帝宅燕搃天下之吭而山東十二爲股肱
鄒海岱之所蒸液文士肩摩轂擊有郟魯稷下
風兩者蓋畧相氏云不佞肇溯曩歲遡大江而
西登天都軒轅之宮爲之徘徊不能去而宣人
士前後削牘通名姓者亡慮百家業知海內有
徐先生矣無何徙治之東郡則公且爲東牟守
又無何從使者行部至青則公且爲青觀察日
夕受事宇下最驩故得公所爲狀最悉方公守

東牟時 國家且有王京之役頓師十萬遼左
牟距遼門戶相當一衣帶水耳騎步之徵發樓
船之轉餉羽書旁午夜刺閨以十數公夷然無
倉皇色指麾如意簡詰行旅汰其器之楛窳者
與耄倪之占籍者計里爲張堠士得以時踐更
海上生夷逋卒躡入島者絕流拒之輸粟帆檣
如蟻繇沙門直達旅順不十鐘而致一石也居
有間鯨鯢爲僂六師解嚴則罷非時之戍省不
急之縉滌冤除煩自貶損與元元休息上計之

日至不能謀資斧蓋未三歲而治行爲郡國最
迨治兵於青青以東民負山海而急牟利挾智
角力駟贖爲政其天性矣公曰嘻是蚩蚩之氓
不足汚吾三尺其有大姓之斲命黠胥之作佞
諸依憑城社爲閭右疾苦者真乃公事一切以
柱後惠文彈治之郡邑三事佐史而降鷲者墨
者惟不任事者無令耽耽逐逐以魚肉我黔首
悉報罷諸下吏廩廩質成爭自被濯用馴其民
幾令懷輒之俗一變至道蓋不卒歲而治行又

爲郡國最公雖嫺習吏事乎然神明弘鬯官行
天止居閒則以柔翰不朽之業消其塵鞅故日
擘畫爰書間而文采蔚跂逾家食時於是督學
使臣缺主爵者請降璽書以公視三齊學事
制曰可在令甲視學者廷遴之大家宰辨其官
御史大夫核其政大宗伯視其文學而後拜草
焉蓋其重也公旣受命將發青青以東三郡諸
大夫相與危坐而稱曰公胡以視學也渤海之
濱陵瀉千里師旅饑饉頻仍爲災即海無揚波

彼諸探丸不逞之輩投隙生心所爲寢火而不
發者公在也廟堂之上豈其無意於橫目而俾
公突不得黔其若此二二下吏何矣公胡以視
學也解之者曰公胡以不視學也公起家江左
生長子墨間握三寸不律如靈蛇都人士日夜
望以爲鵠寧忍當吾世而失之且士孰與吏事
軒輊也公胡以不視學也不佞肇泐拜手匡言
曰諸大夫何念之深也許由有言有族有祖可
以爲衆父則可以爲衆父父今天下嗶嗶多故

矣上之求士愈急而士之應愈緩不可謂無士而又不謂多得士此其故可知也首山之兼以范昆吾之剗以礪夫士固有范且礪矣今上春秋鼎盛武功四覃一二蛇豕矯命而雄行者悉泥首組頸獻馘闕下比者采禮官議命所爲訓詁不宗孔氏言而闡及二氏所爲文不中程度而詆譎譎張者下所司捕治之著爲功令顛若畫一邇又徇中外臣民之請定主器舉廢官蓋雍雍有矢文德洽四國之思焉青青者矜

靡不摩心聳志刮垢以荅大造而重得公立之赤幟不啻順風而呼使異日者知宣州有公而三齊有士也無亦千載之一時已且公爲青則青重爲三齊則三齊重而青亦重諸大夫何念之深也諸大夫以爲信廼於祖道之晨藉芟芟而布之以告執綏

郡守李公入計序

國家三載計吏蓋虞廷輯瑞故事監司守令各率其屬而王受成焉今上春秋鼎盛垂拱以

來至是凡十受計百靈趨蹌萬服共球無不梯
航詣輦轂於是東郡太守李公戒隼旃脂熊軾
行有日矣東郡三齊中黑子延袤不六百里而
川陸扼塞據西北上游比者度支告急採金權
稅之使十道並出齊獨得二焉蠶食於六郡者
鞅寧歲公始下車時璫且建牙郡中算銖較龠
日縱諸駟贍齧齧良家子有重貲者衆洶洶欲
土崩公宛譬之若輩斗粟尺布非上賜耶出微
羸以佐官家庸何傷其有鼠輩托城社爲耗乃

公請以惠文從事璫不勝恚則復隆縉延欸之
促邾好語間以大義相匡援雅陳俗秩如也璫
不測公淺深終不能有加於公無何解去方清
源之變作中貴人挾當事者爲重至詞色相加
欲盡錄諸脇從爲快公抗顏引爭謂潢池中赤
子挺而走險耳縱不能肆群小市朝以謝天下
奈何求多於我黔首不然守且棄進賢去當事
不能奪以議上卒得請辟一人論鬼薪二人而
民大定歲在屠維郡中游饑民齧草根且盡謀

聚室他窳公露冕吟隰間慰藉諸父老吾爲若
請糴請恤不時至矣入而罷冗役弛厲禁赦逋
租寬鍰罰出帑之間緡倉之陳粟下所屬道爲
糜以飼枵者民感且泣曰寧鵠伏待枯不徙也
踰年麥乃登向所爲菜色者腹盡果然郡故楛
嗇爲南北吭喉聊攝沙丘之間疲於津荏山歷
亭之間困於陸舡艫矢集軫鬣蠶馳徵發之符
相望加以緹騎珥貂銜憲四出少不如意輒鞭
笞鉗繫諸郵卒蓋去者半爲溝中瘠者半公一

意財節諸無藝之役浮額之需悉報罷上客辱
過臨者官爲督干振勅館餼胥靡輿皂共命惟
謹人人自以爲得公心益過望而歲省緡什之
三大都公在郡未而兩朞而所造於民者百不
翅也公且行郡司馬而下班荆謀曰我輩二三
兄弟幸而得陪公之後乘也猶室之有督也督
遠適支子亞仲必跽而獻束襪焉公故介若胡
威矣又不喜諸曼語爲諛則何獻而可也質之
不佞不佞曰固也吾嘗侍公語其目蒿然若有

望而未見其意穆然若有所深長思彼直以爲
素餐者詬厲也卽今裹糧而走千里羔鴈不入
國竿牘不及庭資斧居停不貲之費未嘗持竟
內一錢此寧復有名譽温飽縈其胷中而辱諸
大夫之獻爲顧是行也將北面上計矣博州馮
翊畿輔爲股肱郡 上雖高居恭默當益明習
國家事有如不時坐武帳中進東郡太守問治
狀公將安所置對豈其逡巡從吏徒襲渤海弘
農緒語以博名高必且曰瘡痍未盡復枹鼓未

盡息逋賦未盡蠲豺狼之當道未盡戢剜肉刺
骨之痛癩凍號飢之慘未盡帖席也幸而一言
當 上心不難渙德音與元元更始不者且扣
重闈批逆領爲六郡請命則公之造我東方將
永永無極詎可以隸首算哉諸大夫曰有是哉
司李君之言信請藉手而獻之下執事

蕭別駕擢河內郡丞序

在令甲江北諸藩郡置司牧別駕職六廐之駟
服歲上計於大司馬 國家二百年來材官雲

屯孳齒蕃殖騎士罷無所事六郡良家子隸太僕以萬計牧橐所不取盈者輒算入緡錢以佐縣官不時之急其事秋毫倚辦於隸邑郡大夫受成而已故業是官者率亦浮沉視之日計直而歲計資無能振於其職余不佞之待臯東郡也獲侍涿鹿蕭君甚驩始而望之沈沈耳不莊而威伺而察之欸欸耳不言而喻其爲政也迨迨耳俞俞耳不桴而響不戒而馳始令曰吾牧也昆蹄之不共酏酪之不時俾無以畢命阜棧

臯也其有些窳鷲曼形容筋骨之不調者屬之吏已又令曰若牧也敗羣之不去卽天渥注而地飛黃無爲也其有大駟猾胥輒張麯命寅緣有所侵牟者下所司名捕之請得奉三尺從事已又令曰吾受命董若牧也非牧也諸米鹽衡石徵發所不時有者風馬牛不相及也一切歲時之羔鴈征繕之搜牢與諸闌入之鈎金束矢徒疾苦我黔首悉報罷民曉然知君指爭趨令而向所爲亡賴者股弁不敢前駮之賦十倍

曩時君雖習爲吏乎然神情蕭散未嘗乘人以捷居閒日監司檄令視邑篆輒移病弗往方中貴人構釁清源欲挾郡大夫居閒爲重必得君君不可曰腐儒老老從諸進賢後誼不以七尺軀共鼠子生活幸舍旃不爾請丐骸骨養老母當事者嘉其意而不奪也居無何代君者卒以首鼠挂吏議衆於是益褒然重君矣君秩滿三歲上計爲郡國最主爵者列異狀請以君爲河內司馬制曰可君是時業奉板輿歸矣郡守

君以下二三兄弟洎州邑諸大夫計無能枳君車而徵言於不佞以先五馬也不佞具對如右諸大夫颯然曰蓋聞臬楔異材斗釜殊受君之拙於牧三年所矣僅得一晉司馬司馬擁百城而詰戎兵威靈與刺史埒任滋繁鉅今子所稱說者猶然牧也無乃非中外所以鄭重眷命之意歟不佞避席曰唯唯否否不然諸大夫亦聞顏闔之喻乎舜善使民造父善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故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夫馬齧草飲水喜相靡怒相踶馬知已止此矣
加之以衡軛齊之以月題蚊蟲僕緣而拊之不
時則必詭銜齧轡泛駕而不前此非馬之故也
國家承平日久衛孟太行之間礪山帶河膏
沃千里豈不熙熙穰穰哉困之以灾青重之以
權會津梁之吏攘臂而攫銖莢之藏官征其私
使民踶踣瑣尾日尋捐瘠而不可止也則亦上
之過也君往矣善瑟者不易絃善割者不更刃
亦唯是迢迢然俞俞然恢其眚窳譏其侵牟罷

其征繕而寬其無藝之罰天地一圉也萬物一
馬也 上方廣厲官常加意保我赤子不日且
賜璽書勞問河內丞治行如東郡否則君之司
牧有蒿矢在君往矣諸大夫相視而咲莫逆於
心乃藉白茅走千里而致之紀綱之僕

監司陳公晉叅知視漕序

國家定鼎燕山一切邊儲官歲粟米之征皆取
給東南吳楚河洛盈盈一衣帶水余皇啣翼接
尾五千里不絕 國初置大將軍幕於淮上佐

以裨將後又以御史中丞督之嘉隆間陽侯爲
菑翁河弗寧運道幾絕如綫上憂之下所司
議以裨將輕不足倚辦置觀察使者董其事自
淮以北事無巨細皆取決焉歲秋杪則獻籍於
司徒氏偕大將軍報成闕下其煩且重倍蓰
於他藩臬我上黨陳公分守兗東蓋三載治狀
爲監司最主爵者嘉其績請晉公秩領漕事
制曰可不日且趣裝南下矣說者謂公守兩郡
久勞苦功高又時兼攝廉訪周道咨諏駢駢無

寧暑東方之人方恃公爲長城一旦奪此予彼
且釋保釐救寧之鉅而親米鹽計帳之細無乃
非所以鄭重簡命之意而公幾頓乎余曰唯唯
否否不然藩服之使奉尺一璽書裂幅員而守
之不敢軼越其職辨官邪讞置對與竟內盜賊
生發耳是股肱臣也漕使者持虎符轉輸天下
之半以食上國無論縣官卽河干積貯南北相
望枵腹仰給者日數萬人是喉舌臣也夫治身
者惟日股肱之衛而不以導食承氣之劑達其

喉舌則岐伯且望而胡盧矣公才全而德不形
與天爲徒其爲政務崇大體神情澹然不以噶
噶長事不爲束溼示威而臣庶廩廩莫敢訛于
三尺其它不具論清源從權使鴟張公私蓋藏
如掃一二探丸不逞之輩互相煽惑爲奸會觀
察久虛當事者檄公攝公隆禮正色弗爲吐茹
中使業不能有加於公所有一二依憑城社攫
金於市者悉付三尺從事諸亡命聞風鼠竄無
跡州大夫文深少苛黠奴乘間剗刃其腹而詞

株及平民衆志洶洶公亟捕首惡庭鞫之具伏
吐實不敢反異泐河之役糜金錢數十萬地多
礁确岸善崩工窳且僨當事者又檄公攝公晝
夜馳數百里周視河壩親程畚鍤祁寒臥茅茨
土榻中餐粗糲無難意不終月而工告成舳艫
蟻貫鱗比直達濟上大都公之所爲者皆衆人
所爲袖手攣步噤不敢前而公夷猶暇豫初無
周章張皇之色其卒也功成事集捷若承蜩而
公退然未嘗自以爲功率是道也衡宰天下可

也何難於漕方今漕事之艱視往嘉隆時又什伯之矣黃河南徙太行東潰魚濟豐沛之間民且爲魚而陵寢運道跋胡蹙尾襲舊則勢同馴虎從新則弊且添蛇公私之藏已罄築室之議未已盡東方之物力生靈曾不足飽天吳之一怒當事者躊躇四顧計無復之 國家之倚重公不啻喉舌已計新司空旦夕爲政且長跼請幄中籌知公必不惜齒牙餘論以豎萬年石畫其所建伐蒙休卽中外邊陲且永賴之何論兩郡也公行矣非漕不足重公非公不足爲漕重漕重而兩郡亦重也不佞且憑軾以聽已郡守陸君而下有味余言也是用藉之東帛以先祖道

郡司馬劉君考績序

國家置郡建官守職要丞以下職詳丞分竹而佐守諸竟內一切萑苻出沒偵捕斥埃以及鼓騎之尺籍郵置之繻符與當事者不時爰書期會率倚辦焉職是者非有機知應卒之才則事

積而意不振非有特操則吹毛射影之輩且挾
彈而從之蓋其難也州邑長吏什九起名家而
擁百城意氣橫溢大氏莊事守而側事丞丞有
所徵發置對勢不能越陞而簾法不立誅不必
則尾大而冠徒易持法立誅必則且腹非色皆
持中堅而爲難岐伯之言曰亢則害承乃制我
不任受害而彼亦不任受制無一可者也蓋又
其難也方城劉君之丞東郡也其人渾雄骯髒
肝腸洞爽意豁然不形喜怒望而卽之長者也

其爲政如工繕事寸蠹蟻穴靡不撻舐脩飾期
無患而後卽安徐而察之能吏也不吐不茹一
以赤心置人腹表率諸長吏如率子婦弗爲嘻
嘻骯法弗爲嗃嗃弛恩間有一二強項操戈勃
蹊而君夷然不動色卒銷其盛氣而亡其疾熟
而觀之有道之士也是以舉世所難而君獨易
之不負丞矣君爲丞未五月而郡乏守當事者
以君代適東方有瓠子之役丁壯畚鍤聚數十
萬於曹南芻輓三鐘而致一石殫賂相望君內

拊循其民外筴兵食調發以時踐更不匱訖事而民無菜色旣釋篆未三月而郡又乏守當事者又以君代時值上計之歲歲事纏紛蝟積隸首旁午而君取心應手時有暇容杪冬從奚奴數騎入長安未嘗名所部一錢亦未嘗以一羔片脯達諸右姓也蓋三載而治行爲郡國最云君旣秩滿當謁選曹上功狀顧郡中方藉重君甚不能少需當事者爲䟽於朝留之東方之民於是喜可知也仝案陸長公以下嘉君之績欲

得一言而以管氏屬不佞夫不佞雖侍君久然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夫復何言第竊謂國家考績之法禘虞而宗漢然姚庭幽明黜陟舉不後時西京循吏逞逞厪天子壘書時膺非飲之擢我國家需才似甚急而用人似甚緩循資者僅獲貫魚而留滯者未免積薪至於內距外堅爾來尤極比者蒼蒼示愛氛祲頻仍上心惕然廣厲庶官期與海內元元更始求一二郡吏廉且才有成績者置之馮翊股肱則計

無逾東郡丞君不難爲丞則晉而守而觀察而之屏之翰又孰爲難者恐諸大夫不能終枳君轍也請命侍史櫝不佞之言以爲券

送袁尚德山人遊楚序

曩者南宮之役得交沈君伯含並騎長安道上擊筑相和者蓋三月餘伯含與余屈指山人而口表生尚德不置也其人不事詩書而意氣高曠視世之有挾以干諸侯爲謀糈地者不啻井蛙之於海鼃余業心志之歲在戊戌余避地江

上始識尚德於蕭寺中雖塊然蓬蓽乎然日從賣漿屠狗者遊飲輒醉醉則袒跣歌呼以自托於玩世一二迂孿之士攘臂睨之生不聞也生善爲鷄鳴每放舴艋中流酒酣起舞作鷄鳴兩岸諸鷄應聲如響其他幻戲諸術不可勝紀窮極意象見者莫不絕倒生又善治房中秘戲諸方藥試之良効購者如市生未嘗高其直以取售故人樂從之遊卽四方荐紳先生皆願交尚德尚德名藉甚公卿間然尚德性跌宕於人漠

然無所求不能毀方裂圓有所微纏以中顯者
意故蓬行三十年而貧乏如昨余蓋以是益重
尚德而深嘆伯含人倫之鑒不爽也是時東陞
未靖 上念度支匱乏加商舟車緡有差而伯
含以虞部郎權楚關尚德是以有楚行也余謂
尚德行矣部使者握節譏關視郡邑長事逸且
百倍而無受成文罔之困固不難虛幸舍待客
而客如尚德夭矯若青城鶴何之不可豈其彈
蒯緤而歌無家而勞地主從史之辱姑爲我導
采石沿彭蠡擊楫洞庭歌別離一闕以吊二女
狂醉黃樓衡岳之間翩翩乎仙也所得與腰纏
孰多尚德行矣鴻濛有言浮游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仲宣所爲登樓而賦也其詞曰雖信
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久留尚德行矣更爲我
謝伯含吾不得伯含幾當吾世而失尚德乃卒
令尚德有楚行也吾甚慚於伯含尚德行矣於
是尚德揖客榜人挂席以行

謝于楚詩序

往者弇州新都二公爲政四方士雲集其門而
謝茂才少連最著少連善爲梁陳間綺語千言
立就其於四聲不數數然也無何其弟于楚出
幾欲火攻伯仁爲人泮溟自喜不能突梯以趨
時好適二公皆已卽世故終瓠落而無所容戊
戌之春余遇于楚江上班荆相與言恨相知晚
已又出其詩讀之未嘗不篇篇稱善也余每遊
輒挾策從焉觀廣陵濤吊六朝遺事攀藤入天
都發玉函金檢之秘翩翩乎僊矣旣又從之長

安長安多貴人朱門碧瓦寶勒金韉陌上紅塵
幾失天日于楚不聞也日惟二三酒徒擊筑踏
歌醉胡姬酒肆中而無一語及時政先是山人
游燕者率以筆舌賈禍去歎于楚無間言燕人
始知重于楚矣于楚居燕三月而余有東郡之
役戒騶且逼于楚摻袪而稱曰室無似辱吾子
之知老期將至覆瓿是懼願得子之一言以重
也嗟嗟余何足爲于楚重吾家喆胤世不乏人
康樂法曹並振芳名玄暉希逸代嗣休美顧安

所決策耳于楚詩以意爲宗以獸造爲致上者
希蹤蘇李近則沿軌元白至其生平所服膺而
神契者康樂一人矩行規步亦時酷類之近體
掎擊少陵息心王孟逮乎歌行絕句徃徃彊弩
之末良工苦心識者不易使天下返叫號之習
而歸之情性陶健兒之語而登之冠裳易醍醐
以型羹轉醇醪爲玄酒余於是悲其意而賞其
識咤其用力之難而嘆吾道之日沉淪而不可
止也余旣行屬于楚於長安貴人貴人問風韻
得如茂秦否于楚聞之不懌曰方今寧復有弇
州新都也者而遽茂秦我乎吾馬首且東矣夫
骨體不媚仲翔不無恨於青蠅而于楚能之于
楚於是乎可與友也

劉五雲詩序

三齊之地包險阻原隰其音傲僻驕志隣於溱
洧至以其方之聲爲四聲以故不諧婉於大雅
君子難言之于鱗天造草昧立漢赤幟至今執
橐鞬者什九北面然其濫觴也務氣格而寡性

情刻聲調而乏神理頓令本來面目無復覓處
則英雄欺人濟南不無慙德焉余於歷下得五
雲劉生讀其詩音律諧暘色澤不枯蓋未嘗爲
其習所變也咀而玩之穠淡旣濟秀色可餐蓋
未嘗爲于鱗之習所變也夫詩者人之心而感
於聲者也是故心欲和以平聲欲宛以則豈其
敖辟聱崛叫號蹈厲以自遠於大雅母亦務華
而撥其本矣故余於詩極尊于鱗亦不敢自比
於于鱗而劉生獨能以其可學于鱗之不可其

於歷下有再造之功矣劉生業舉孝廉孝廉故
不貧而生以喜結客不治產竟令四壁立客來
輒貰酒飲飲輒醉醉後擊唾壺謔詩及慷慨譚
時事聞者未嘗不髮上指也故余每謂生若詩
而酒酒而俠者耶其才具尚欲得一當以自樹
非徒枯吻焦腸稿甕牖間已也今生且偕計吏
北矣手一卷而求言於不佞夫不佞復何言吾
聞之老聃曰夫物或強或羸或載或隳今夫落
魄坎壈荒忽而不自得人之所爲不祥乃神人

之所以爲大祥也第令生北而拜高第待詔金馬門外大官日給蘭臺札應制賦帝京上林諸篇爾時回首蓬蒿中欲唱渭城一語其將能耶夫遇合關於一時文章垂諸千古生勉之矣請內余言橐中以問燕市諸酒人

陳女翔詩序

自鄭吏部爲政以來吾郡詩率尚風骨而謝鉛華然其濫觴也溫柔委婉之旨幾於掃地洎吾二三兄弟相從操觚本才情以叶官商一意禘

漢而宗唐於是正始之音稍稍大備就中耽心最久長距而先諸子鳴者則陳生女翔云女翔始俛首就諸生受博士業已舍去習爲古文詞已又舍去習爲詩故博士言古文詞皆不傳而詩傳其神王也吾嘗論女翔詩樂府歌行如嚴軍鼓角激揚悲壯而音律調適七言律如上國武庫波斯寶林粗細利鈍枕藉並陳皆足驚目駭心又如千里黃河渾涵無地五言近體及諸絕句如繁絃急管時整時雜各極其致又如女

郎連袂踏歌秀色可餐而無綺靡邪黝之態上
卽不能頡頏蘇李下亦足以馳騁錢劉是足以
傳矣女翔旣因公車浪跡吳越携其詩至茗溪
投余余爲之謀殺青顧女翔弗屑也無何以讒
去不果竟三載不相聞則已爲張君叔弢鋟而
布之矣噫叔弢乃知女翔其以余食言爲非夫
哉謝子曰余束髮從二三子遊得女大惟和及
女翔者最早意氣神情相往還無間酒人市上
少年場中無不俱也二十年來風塵反側今女
也掩卷臨風不勝太息

董伯念詩序

吳興自沈隱侯爲四聲嚆矢弣注之士代不乏
明興顧獨寥寥嘉隆以來然後秣風翔暢逸
才比肩憑出以余所睹記蔡子木徐子與而下
無如伯念者伯念燥髮時卽蹠躐不羈其王父
宗伯公方以計然之策起家擅素封於江以南

伯念弗善也歎折節讀書習爲古文詞旣成進士授祠部郎會上以建儲議格杖諫者廷臣惕息伯念抗疏爭之前後數萬言疏再上不省坐削籍歸歸則遜居山中不復與世接時余方至茗間屏騶從過之野服相對命酒賦詩靡間也居無何董氏難作宗伯公不愛重貲以與黔首媾一二耽耽視者欲得而甘心焉數矣卒以伯念故止是時微伯念事幾殆旣廷議雅重伯念欲強起之則伯念死矣伯念於書無所不讀

至於書畫篆籀皆窮其妙其詩古選憲章陶謝近體沐浴岑王用物弘而鑪錘苦取態巧而意象具如藐姑射仙人飲瀝殮風軒軒霞舉蓋自弇州太函相繼下世天假伯念以年駿駿乎將立壇壝與海內爭雄長必不肯捐黃河以北自作龜茲也烏乎金刀掩鉞長淮絕澗在昔歎之冥契旣逝發言莫賞余於伯念有餘慟矣伯念旣死茅侍御荐卿兄弟念甥舅之好爲葺其遺稿行之而余爲序之謝肇淛曰余初識伯念於

長安道中蓋嘗一以牛耳許之於茲十載矣伯
念死而不及見其成則天也夫天之於人富貴
其所不惜其有洩靈秘而擅聲華者則真宰若
默讐之以吾觀於宗伯公所謂富好行其德者
也爵上卿能使奴自饒而食其力轉轂百數豈
不洋洋大哉然造物不少靳也董董一伯念而
遽奪之矣豈固有幸不幸耶抑蒼蒼者所重不
在彼而在此耶夫伯念已矣吾將以俟諸不可
知者

李季宣詩序

戊戌歲不佞以讒解任避地真州真州枕江爲
郭其地多魚鹽葦木商車估舶轂擊肩摩其人
多纖嗇趨利設智巧好畜藏以素封自豪其於
詞稅故不數數焉間有一二勦掇唾餘旁窺涯
涘則多然自號於人人亦多然才之紫色蛙聲
漫無可否其翫麟自喜可與譚詩者獨季宣耳
不佞嘗戲語季宣天地之氣五方異宜正始之
音亦隨陵谷變易大江以南尚柔曼而乏峭嶺

北則風骨凌勁而色澤稿然獨維揚居天地之中當必有穠淡份調繪素合適者乃不意皆米鹽富厚之鄉而又不意於米鹽富厚之中有季宣也亦竒矣季宣於書無所不窺下筆纒纒數十紙立就其爲詩如韓王孫用兵孤軍遠鬪所向無前而師心獨剗卽木罌沙囊用之無不如意今所著青蓮館攝山塞上擬古諸集具在上者抗顏蘇李而默肖其丰神近者揖讓李何而併脫其蹊徑本建安之骨格洗六朝之濫觴以

少陵之渾雄救長慶之纖靡所謂穠淡份調繪素合適得天地之中者耶季宣旣舉孝廉骯髒爲豪舉所從皆知名士不隨俗氏昂故名曰蔚起而里中兒時時側目睨之無何以資授濟陽令其治民如治家一切錢穀之竒贏出入靡不薪枿縷分盡得從前猾胥賦長所爲乾沒狀下之理居官二載未嘗名竟內一錢然性行矜兢不能有所突梯以規時好故名蔚起倍昔而一二側目睨者猶昔也謝子曰今之人謂文人必

不習吏而過之者又謂文人必習吏二者皆目論也夫行斬於履經不斬娛衆政斬於臻治不斬獵聲以季宣才若是其爲政恢恢游刃有餘地又若是即將來成敗利鈍何加損焉而何習不習之問乎季宣交游半天下而於楚李本寧越屠緯真及不佞者最驩然吾三人皆後先振觸吏議牢落不得意而季宣又以千里足伏軾折腰風塵中嗚呼使季宣而能騰蹕要津及偃仰諧時以自致通顯者則亦無爲用吾言矣

沈氏章慶編序

曩余釋褐地曹獲侍沈君孟威相得驩甚其風流文采奕如也已余司李茗溪孟威令餘暨相望盈盈一水時得其治行異狀甚悉又五載余徙治東郡孟威拜黃門從白下入齊手一編授余曰孤無似席先祖父餘慶以有今日惟是紀載喪軼若存若亡俾九京潛曜名湮滅而弗宣孤之耻也是用披之徃籍諏之故老與材官之蠹版山澤之斷碣絜歲月而成編蓋自明興以

來本支秩如俾子若孫勿替引之以章慶也今
質之吾子余再拜而卒業焉曰美哉纚纚乎洋
洋乎核而信典而有則自始遷祖以前闕而不
書慮失實也祖福而下昭穆臚列詞無溢美尊
親之也若完若謙若而人世次不可考書其名
而不沒存疑也福爲創業琮寔中興數傳以降
雲從舄奕行實畢書以亢宗也上自綸綍之言
下逮琰琬之志文獻具在徵且信也孟威於是
爲達於禮矣夫禮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世

之逃也陵谷變遷而版籍墜地青雲之士率索
之象罔而傳會之靈均祖高陽司馬子長祖顓
頊以兩君子才且賢其言猶未免大而無當蓋
學者折衷於孔子孔子殷人也然至宋則已病
其無徵文獻不足卽天縱猶然難之要以信信
疑疑斯成不刊且也神明之胄鵠起塗泥若延
陵穎川自我作祖可也福以布衣持三尺劔佐
真主僂力行間一死殉國雖勲業未究固烈男
子哉侍御正色立朝直聲振齊楚治蜀九載夷

居東集 卷三
夏牧寧分陝之績方茲茂如矣迨夫孟威文章
政事邈焉寡儔三立之業悠悠未艾卽百世禘
可也安用耳食而強稽諸不可知者爲抑不佞
又聞之大有國有家者天造草昧之祖必起
自側微歷試諸艱出萬死一生而始得之及其
卒也保世滋大朽蠹萌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什九弁髦先人之訓而顛越其緒所由來漸矣
善乎管氏之言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巾車
余亦願沈氏之子若孫無忘祖父血戰之勲而

勉自豎立士不必通顯要之賢良居不必富厚
要之純懿將不必勛伐要之義勇究且蒸蒸顧
化比屋而封之斯不亦季子太丘哉其爲章慶
曷有加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則孟威
是編之旨已不佞於沈氏世誼也故其言頌而
繼之以規

傅伯俊詩序

曩余束髮游吳吳之人才傅君伯俊不置也越
十年仕齊始獲與伯俊交詩筒酒觥相徃還無

月身集 卷三
間伯俊常覓余言謂後世誰復相知定吾詩者
余謝不敏又六載則殯官之草宿矣其子爾庚
復奉遺言以請烏乎延陵之劍吾業已心許之
敢惜片言以負良友於地下輒凝涕而爲序序
曰夫詩難言矣非詩之難而所爲詩者之難也
高者索之意象以洩其發揚蹈厲之聲是直爲
雄耳次則侔色揣稱習爲妍華宛麗可憐之曲
又直爲靡耳今宇內鷄壇林立不啻人靈虵而
家夜光然於二者之中未有能孑然自振者也

伯俊之詩非必字稀晉而語宗唐也然出於情
性而不出於豪舉求之醞釀而不求之纖穠上
軌曹劉下沿元白鑪錘百氏自矧一家苞天真
以爲根敷逸色以代藻竒不骫正肉不掩骨求
之近代則季迪肖其才情獻吉媿其渾峭且也
敝屣一官耽心五總韋編屢絕鐵闕未踰天假
之年其不黿弧以登號召十二諸侯也幾希矣
伯俊恂恂篤行與人若不及交游滿天下而口
不操人短長仕落落不得意而不見喜愠之色

至其骯髒赴義不侵爲然諾又有古俠士風焉
方中使荼毒清源當事者噤不敢發一語伯俊
獨颺言廷爭之守重慶時播寇猖獗甚衆爲股
栗君慨然叱馭往調策兵食莫不中度賊以就
禽山人墨客有敗君事者衆尤之輒夷然曰貴
而爲交者爲賤也吾寧失官終不令有易交名
蓋其生平志行有大過人者非獨僅以詩不朽
也造物見妬齎志以沒悲夫謝肇淛曰夫士有
量容一世而世不能容其身才蓋天下而天下

莫能知其爲人余始不信乃今於伯俊見之以
伯俊之才行翩翩卓爾大雅而猶不免銷骨之
口世路於是爲不弘矣余於吳興得董伯念於
東郡得伯俊兩君子者才品意氣大氏相類而
數畸偃蹇亦同乃天旣奪吾伯念復併吾伯俊
而奪之也自兩君子之亡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所與言詩矣遺文在几爲之一慟

居東集卷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居東集卷四目錄

記六首



文下

登岱記

重游天寧寺記

游靈巖寺記

登嶧山記

游闕里記

東昌府新建興濟橋

記

說三首

無刑堂說

仕優堂說

偶寄叅說



跋三首

平反錄跋

吳越備史跋

周宜謙摩詰墨竹跋

墓志銘一首

封西安府知府曹公墓志銘

代

啓十二首

謝舉主啓三首

錢李郡守轉沂州觀

察啓

代壽相公啓

通諸銓司啓

代復治河李司空啓

代通官坊蕭先生啓

代元日上蕭大司寇啓

代元日荅開府啓

代荅王大中丞啓

代賀蕭大司馬啓

露布一首

破蠟露布

祭文三首

祭從祖大司農文

祭李司空太夫人文

祭鸚鵡文

居東集卷四目錄終

居東集卷四

文下

陳留謝肇淛著

新安潘之恪校

記六首

登岱記

歲在己亥仲秋生鬼謝子有事穆陵道出泰山之趾泰安守秦君懋約蹠曰秋氣漸肅陰氛弗興是山靈所以須先生也先生上余謝以使事急請俟歸晷比歸以月之晦則秦守者且去視

篆爲司農劉君文會於是輿馬脯糧戒矣先是
天霜以風至日霧猶濛濛不解晨起沐浴謁岱
廟廟制鉅麗如王者居而漸就頽圯諸黃冠色
如菜出登封門三里至更衣亭則劉君已袍幘
坐軟輿待矣相與屏騶從上入山漸深但覺白
雲黃葉左右飛積五里許至高老橋水沍且涸
卽水簾洞亦涓涓如蹄涔無竒也由水簾洞折
而東復折而北道始峻削難行吾游山多矣雖
絕地插天亦必迤邐紆迴而上或輿或步咸得

袖手騁目歎泰山不然其坦不能十武輒就石
磴磴皆懸空斗削高者百餘級小以十數輿中
五管在上胷膝相摩手挽足抵頭岑岑也加以
狹崖夾障耳目塗塞如道委巷中意甚苦之至
玉皇閣下輿迴望始見徂徠一峰獨當南面扼
塞汶水縈若衣帶爲注目移時又上爲迴馬嶺
顧從者自高老橋時騎已不得前矣旣過黃現
嶺山勢稍凹而下而復上者三是所謂快活
三也稍進爲二天門巨石對壘奔流飛注作風

居東集 卷四
雨聲殊勝水簾秦守跨崖爲亭余名之曰聽雨
遂拉劉君步石磴上抵御帳憇焉前有雙松相
傳秦所封五大夫也是耶非耶存而不論主人
進素饌饌已復就輿由大小龍峪以至十八盤
萬梯齒齒如升天但覺余之前趾擊輿人之脛
而冠摩其頂蓬蓬然行雲霄上矣梯窮而得平
壤廼有周廬廡巷成小村落皆衣食於元君祠
者也余居祠右公署署後樹李斯斷碣循而讀
之通四行首二字已剝毀僅得臣斯以下二十

九字耳旁爲玉女池山頂常苦乏泉獸是池未
嘗竭疑有神物護之旣而劉君來邀具服拜元
君祠元君者黃帝七女之一也事有無不可知
然其盼嚮靈明足以奔走萬方之士女所入香
緡歲不下六萬其布捨財帛稱是官收其入以
佐匪頒比者中使權稅復增什之二矣而膜頂
祝釐者猶肩相觸也從祠左折更上數百武爲
摩崖碑其他名賢題刻殆遍山谷而損於俗子
者過半至蘇許公所書爲林焯以忠孝廉節四

大字覆之尤令人髮上指云又百武而抵絕頂
觀秦皇帝無字碑禮玉皇祠祠朽且圯余謂劉
君山椒縱目當令無所不屆惡用祠爲當俟數
年後圯盡來游耳時天陰寒甚衣裝綿不解呼
數大白禦之憑黃冠指點東南諸峰歷歷在掌
至探諸幽踪往蹟則多不能對沿崖走日觀峰
觀古封禪臺抵舍身崖崖故不甚險齊民輕死
而上鬼自投斃者歲一二焉先後有司爲之厲
禁且易其名愛身余謂惟舍故愛非愛非舍本

來面目烏得不愛四大血肉不舍胡爲攝衣從
旁睨之劉君股栗令兩圍摳余衣余不勝胡盧
踞地進卮爲劇談石梁折筍諸險聞者吐舌不
已崖西爲仙人橋半壁有石側出僅尺許一散
髮道人跌其上召之至自言洛人也苦行十五
年矣問其姓名不對衲衣跣足步崖壁間如飛
心殊賞之返至平頂峰劉君設酒炙肅客樂奏
數闕余意不在酒也視晷漸昃亟起西行歷元
君寢宮至丈人月觀諸峰以及孔子望吳門亭

亭亦毀矣亭旁故有文廟秦守以非禮撤去余謂廟去而存亭可也囑劉君葺之已遂夷猶縱步岩間草際揆括殆遍復至祠憇焉翹首西望日且沒矣雲水之間紅景一線而金光倒射熠爍不定無何迺暝劉君方有期會別余下山余留宿署中約道人霽者以五鼓來請不則已夜臥但覺寒氣襲人擁重衾而戰寢興曙矣啓戶則霧飛如絮咫尺不相見意大懊恨啜少酒從肩輿下雲奔狂如萬馬沾衣盡濕至御帳暴下

委頓久之進薄糜半器而起目持酒者於石經峪相待先是余慮磴道艱於下乃輿人步捷如飛至上時則趑趄喘息余咲曰快活三今作煩惱三矣過高老橋折而左可半里至石經峪石廣袤數十丈八分書大如斗其爲水漸盡已三之二然靈境勝蹟故自幽絕且也與其爲俗物惡札所損無寧付之流水以還造化乎余坐亭中歊酌久之比入城表影中矣是游也余方有使事故不能遲迴彌日以窮其秘又值膚寸之

朝俾金支翠旗若沒若滅不無遺恨然余蓋聚
於吳興矣一過天目弗登遂竟五載而失之今
余且游矣其游之未盡者需之他日知山靈固
不吾惜也詩爲七言律律如干首

重遊天寧寺記

真州負江爲鎮地多斥鹵沮洳不可居獨城中
無大賈差遠塵囂城南天寧禪寺爲唐李贇皇
時所建紺宮金闕綺豁䟽寮其西乃有槐榆數
樹蒼鬱參天僧西玄者主之戊戌之夏余自吳

興避地江上每至炎歊輒携枕簟就樹下箕踞
散髮赤日蔽虧涼颼徐引維時四方同調之士
響應雲集自臧晉叔表小修而下無慮數十人
其中若王康成善飲爰質甫善丹青詹淑正善
歌江彥卿善琴又有王生善奕貢生善醫表生
善諸幻戲及鷄鳴犬吠之屬日擊鮮剖羊命酒
賦詩百技畢舉月上鐘鳴然後袒跣行歌歸休
其所旦復集以爲常三有月餘窮快心意耳內
風生鼻端火出每念此樂都忘老死逮乎秋半

小修北逝晉叔南還余偕于楚爲天都之行於
是一時同游飄零略盡臘月之朔余度江復過
其地則落葉滿庭霜霰交積老衲殘香凄然於
影堂敗榻之上日月幾何而俛仰之間便爲陳
跡况夫天地逆旅百年朝暮四大委形修短隨
化而吾安得而長有之乎雖然此其化也不足
以喪吾存眉山氏以一時之流攬而施惠及泉
至今慧日餘瀝猶浹人耳唯是嘉樹吾將以俟
諸不可知者何人吾烏乎有之僧西玄膜拜曰

不腆初地敢不封殖是樹以無忘使君有如此
井矣於是書而歸之而附同游姓名於後志感
也臧國博懋循吳興人袁太學中道荆南人吳
山人元翰周山人千秋徐孝廉燭馬茂才欵皆
閩人謝山人室汪太學宗姬潘太學之恪詹山
人濂江山人東士皆新都人貢山人同魁永安
人爰山人君素松陵人李孝廉祝侯太學維垣
王太學維寧袁山人服麟皆邑人王山人寰棠
邑人

游靈巖寺記

方山岱宗之別麓也相距六十里而遙其趾爲靈巖寺癸卯之春余以使事潦倒七十二君峰下蓋三晦晷焉欲間道走靈巖而輒不果夏五十日從歷下抵蛇丘遂取道峒山而行時暑氣方溽肩輿行六十里勃鬱如爨舌盡生烟遠望亂峰迴合白雲膚寸而雷聲殷殷起天際矣日未崦嵫雨乃大澍奔遲賢亭宿焉昔靳八公鬻酒遇純陽上昇於此今所留字并像俱在石也

質明視雨尚霖霖不休顧余心業與山靈期矣且雙屐無恙甚安所怯衝泥乎迺蒙袂登車二十里許至寺老僧延入方丈軒几明敞頗不作塵俗氣而小園修竹綠陰滿牕風敲戛玉亦瑟瑟可聽也啜茗甘甚問之曰是甘露泉烹者已具服入殿禮佛禮竟命老僧前導至無梁殿有大士及文殊普賢三像皆宋時物也上有方閣四面挹眺羣山而湫隘不能容郝且爲進香諸村疇題名之所殊覺穢人其左別寮數十廡爲

居東集 卷四
禪堂爲齋僧厨厨下流水湛澈不滿不涸爲佛
圖澄錫杖泉泉之北兩井相比渌而逾甘與錫
杖泉一脉者爲雙鶴泉鶴羽色殷然常以六月
六日去十二月八日來歲不爽也循廡右折紺
宮碧瓦翌然臨無梁殿之後琅函鳳篆爛若手
未觸者爲新賜藏經殿又東百武地形巋然棖
題朴素而木櫝貝葉環繞充樑欂者爲元藏經
殿稍北爲辟支塔塔十三級其中皆石梯可登
余登其二而止其前藻楣山節金粧齒齒千葉

葉端皆坐如來尊巖端巧殆非人工四廡悉作
諸天面日不可數計者爲千佛殿殿之右爲十
王殿再折而下岡阜隆隆隱而復起石室窅然
亞而入不得炬不可行者爲魯般洞東西二石
門對峙一噤不啟相傳異僧坐化其中其一入
之地勢漸高深不可極時時有怪風從內出寺
僧懼而填石捍之寺前後石刻林立大率汗漫
爲祟獨得宋蘇子由鮮于侁二碑及唐天寶時
焚修名姓銀鈞婉媚大類閨秀觀已雨稍霽促

入方丈進伊蒲饌坐藍筍從寺東北行半里許
爲鐵架裝大地湧出黑質苔紋其根入土不可
舉也豈丈六金身尚須此頑鐵耶世固有事之
所有而理之所無者又里許小亭方丈中設石
几下蔭流泉後祠大士像像前流泉泓然清淺
注未嘗涸者爲甘露泉稍上虛亭南嚮憑雞鳴
峰而枕方山者爲抱靈亭自此以往石徑頗嶮
仄盤紆棧折輿人踉蹌欲仆輒爲下久之喘甚
且渴顧山谷間杏赤如日命從者採之酢不可

咽徑路旣窮孤峰壁立如削橫亘數里懸崖倒
覆空洞宏爽山僧數口居其下負石而宇承雷
而炊纍纍若列肆者爲石棚循石壁行仰負翠
屏俯瞰陡壑大似江南諸山恐是從幔亭鷲嶺
飛來耳巖之半得一洞深數十武內有別孔他
出杳黑無際暗風淅淅然吹人毛豎爲白雲洞
洞前萬山羅立遠望日觀巍峰挺然獨峙隱隱
雲生若可超而至也循崖而西益巖嶮不可趾
雨復時止時作衣幘盡淋漓復上數百武一石

憑虛下視如將墮狀爲舍身崖余欲登之僧曰
從來人無至者余曰石不可至身何由舍爲之
鞦然又東行百武爲石佛洞是爲山之絕頂洞
類白雲而高廣倍蕤之中有証明功德佛一身
光趺畢具相傳亦爲地中湧出者則又竒矣一
焚脩道人贖甚不可語顧視石壁擁列聳翠戟
矗劍攢恨不得生羽翰凌其上令一覽衆峰小
也余興方劇顧積雨潭甚山椒無駐足者遂循
故道返至甘露泉亭嗒然獨酌長嘯久之猶覺

雲氣英英如絮從兩袖飛出比入寺則日且下
春小比丘鳴鐘送客矣謝子曰余於東方得大
小之竒觀二焉渤海涵天浴地非不泱泱巨浸
也而趵突之流倒湧如輪駮目賞心不啻蓬萊
閣上躡金鰲之背岱宗割陰陽而鍾靈闕彈丸
九州豈不吞靈巖八九哉而峭蒨排突之竒連
蜷礪砢之狀龍飛蛇盤兕蹲虎驀足以窟宅仙
靈令人魂斷心悸樂而忘死固未肯兄碧霞氏
而滓溟然弟之也鸞鳩不羨大鵬朝菌不必冥

靈秋毫巨而與薪細彭祖夭而殤子壽此非齊物之妙論而達人之殊觀哉吾以是爲靈巖解嘲矣

登嶧山記

昔吾師瑯琊王敬美先生登岱以不及至嶧山爲恨然余待罪東方六載於茲牛馬之役無寧歲幾失嶧矣乙巳春有南比部之遷三月晦日從郟城謁部使者歸一獲登焉先是溽雨爲政蹄軌泥塗興幾盡如子猷追蠟屐之夕始霽迺

知山靈與謝公有緣也從肩輿中遠望亂峰巖嶮稜峭如昆吾刀削成比至視之則三步一石五步一岩縱橫堆積而空洞其中詢羽人云山質皆沙也群石初伏沙中久而沙日崩石日出有山椒孤石不能自持而隕至平地者有巨石如萬斛船中擘其半墜地而半尚在天際者有石壁初側立而後仰覆者有一巨石而數小石承之如累丸而不墜者余笑謂羽人數千年後沙當崩盡此山當益竒第恐苦游人杖屨耳山

下有館小憇四周諸碑林立什九汗漫不可讀
稍上爲玉蓮泉爲聖像岩最勝者爲孤桐寺桐
色如黃金枯而不朽斷紋鱗細肌質竒古不可
名狀當是宇宙中第一故物爲摩娑低迴不能
去者久之其最上爲白雲宮神像僧寮皆居覆
石之下孤燈熒熒飛泉濺濺間從餘竅以見天
日大都是山之勝以主不以客洞壑秀拔大類
軒轅黃山第差狹耳山頂尋秦皇帝功德石不
可得得二碑字梵莫能辨羽人妄指以對心甚

疑之旣詢之鄒令君令君曰此蒙古碑也李斯
篆以摹搨之煩舁致邑中矣爲之大噓從山之
西下始多土而道益嶮巖不可步藥苗草花彌
蔓崖谷石上有衣如苔山中人烹爲茗醲之味
亦不惡羽人復導余觀石鐘洞穴杳然自縋而
下蓋左右無能從者佝僂循壁手挽足移頭爲
懸石所擊幾破襟幘盡淋漓旣出左右笑余自
顧亦笑也何處無山何人不遊山然大冠如箕
前後呵殿白雲爲之驚去矣安能探洞壑之秘

窮極險恠一領略此天造地設之奇乎余且去
齊矣他年重游踪跡不可預知輒爲記其游之
崖略如此政恐一交臂而失之將來復遺恨如
吾師耳

游闕里記

從嶧山歸至鄒謁亞聖祠遂以是夜抵曲阜晨
興偕衍聖公胤子謁先師廟廟鉅麗不具論獨
其地磽不宜樹古木夭矯參天尚不及孟廟中
也手植檜在儀門之左煨燼之後古質如鐵紋

皆左旋不生不滅前後石刻以萬計什七宋元
以上字亦不惡余從苔網中得五鳳二年數字
又在鍾蔡前三百年物耳已至顏廟觀陋巷井
顏博士避客不出出城北三里許岡阜隱起林
巒挺秀亘十餘里者爲孔林林蕃衍甚卉藥異
種多不能名者相傳四方弟子各樹其地之所
出獨無荆棘刺人及上無鳥巢爲異耳楷木爲
子贛植者大數十圍今已朽折僅存其本二丈
許土人環石壘之其餘尚數百章本支葱菁萌

芽香苦可茹第官府不時伐取作枰枕鳩杖以充四方餽遺遂令先賢手澤漸以凋零亦可惜也諸墓伯魚居中先師偏右此林當是尼父生前爲鯉所卜無疑聖人之葬人因而人之葬聖人固不足異耳子貢廬在墓右謝子曰今之經生語及神恠變幻之事如石點頭松東向輒叱爲異端妄惑乃吾夫子生平不語恠然檜之燼且榮也荆棘之自闢烏鵲之不敢巢也孰爲之豈神聖在天之靈眷眷於一卉一木間耶抑靈

闕所鍾自有神鬼呵擁若釋氏所稱護法大力者耶豈謂民難眇論無徵不信而示神通以設教耶此其故難言之矣余於東方得三大觀焉柱乾維坤則岱宗擅其雄稽天坼地則渤海專其巨揖古挖今則尼父位其極六載之間而獲是三者宇內之觀殫矣余可以行矣萬曆乙巳夏四月朔日記

東昌府新建興濟橋記

博州襟河爲郡雲帆如織違城東七里許爲漂

水故道其地東走歷下南走魯每春夏之交行
潦四集旋溢旋涸歲自癸卯以來陽侯爲政翕
河弗寧水浸淫齧郡城其濫觴沮洳滙爲稽天
於是行旅病涉矣郡民周際會帥其長老控之
郡邑構材鳩工不三月而成不霽之虹功不必
已出利不必已享斯義剏也太守陸君名之曰
興濟而司李謝子爲之記嗚呼橋何足記吾於
是觀世焉皇之極也雨暘效時河嶽恬定雖有
輿梁無所用之卽不然而馮夷爲之菑也則有

司者未陰而徹見龍而戒余皇杠橈罔不畢繕
民何涉之患乎天旣降割而人曷弗虔空令構
材鳩工之舉出於編氓之自爲計也將無禮失
而埜求之耶雖然猶善夫坐視其溺而不爲之
援者也吾仕齊六載而五患潦三治河歲糜官
緡百萬而蓋蔽之私捐瘠之耗不與焉白骨青
燐枕藉於畚鍤之間者無虛日卒之蟻穴之隄
夜潰而濟鄆百里迄今尚爲魚也嗚乎安得推
是剏義之心爲中流一壺無令東方之民長陸

沉乎吾且藉手以告當事者萬曆乙巳夏五望
日記

說三首

無刑堂說

李官司刑者也曷以無刑名堂也夫刑非聖人
之心也微獨非聖人之心亦非天地之心也夫
刑起於何時惟明克允以弼五教者非臯陶氏
乎舜之治也功歸五臣益掌火禹抑洪水稷藝
五穀契敷教之四聖人者其後子孫相繼而帝

明禮弗斬獨臯陶稱邁種德乃不數十傳而忽
諸不祀矣豈非作法於涼啓萬世淫厲之階傷
上帝好生之德足以干天和而弗裕其後也夫
舜臯陶固已慮之矣其言曰刑期于無刑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夫無刑者聖人之心也至於
不得已而刑焉非聖人意也勢也余初釋褐即
爲司李治吳興當萑苻出沒之藪殊死者相枕
桁楊者相藉也又五年而移治東郡爰書視昔
減半然民戇而扞罔其間墨者荆者髡鉗爲城

且春者不絕於庭也其始聞鞭箠之聲見囊木銀鐺之狀輒悽惻而不寧及其久也狃而易之矣習之以爲常矣夫刑而至於習以爲常則必有戕賊暴厲之心應之暴厲橫於中而腥發聞於外究且輕民命而伐天和必自此始矣故爲顏其堂曰無刑俾觸目而醒心焉固知世之降也寇賊姦宄法令滋章其勢必不能以無刑而能時以無刑爲心及不得已而與之刑則猶夫無刑也作無刑堂說

仕優堂說

魯司李聽事故湫隘弗備備者自周君宜謙始君之剏是室也不名竟內一錢不借氓間一力悉取諸金矢之微羸與踐更之阜戍不日而成巋然之觀顏其堂曰仕優志適也吏難矣吏而爲司李抑又難矣司李雖不職米塩細事與一切庸調筦庫之任唯是兢兢奉三尺竟有大獄非常期對甚而鼠投狼跋當事不能行其意郡邑之長不敢承則屬之司李司李又遞受境外

之役日夕從繡斧後委頓風沙中蓋歲而家食者什二也夫出有車塵馬足之困入有功狀爰書之黝耳不絕夏楚譙訶之聲目不絕希鞬磬折之態居諸幾何萬形攢攻夫安所得優之而安且適焉損物力以俟諸不可知者君於是乎加人一等矣君之言曰我費而人享我勞而人逸若已受之也夫功成而不宰利被永世而不必已有之推是心也衡宰天下可也余與君同仕於齊魯之鄉又同官爲司李然神明面目皆非故吾宿昔嘯歌之懷一旦放浪俱盡視君氣定神閒恢有餘地者何如也固知不齊鳴琴子期戴星人之相去何啻三十里

偶寄叅說

劉殿卿旣爲魯司馬治水任城署居太白樓之右憑堞襟河帆影橈聲隱隱窻几間其西別寮數椽幽芳修勅前有松槐諸樹強幹弱支扶踈礙日諸名花香卉怪石叢篁之屬靡不具司馬爰書之暇謝進賢婆娑其間焚香坐嘯啜茗攤

書蕭然適也一日觴余而問名焉余偶憶摩詰
漆園傲吏之語因爲顏曰偶寄而又爲之說曰
夫人於天地也窮無窮極無極之中所托處者
百年焉百年之中嬰幼癡弱衰老之日半憂愁
勃鬱疾病懊惱之日又半其間履籍服官宣力
爲天子使者可以歲計也業已委質仕矣得
失好醜縈其中升沉毀譽攪其外出有輪蹄塵
鞅之困入有簿牒獄市之黷蚤不得寐晷不得
食汗不得涼凍不得息惴惴扞文罔是懼其得

竊餘光却俗事偃仰於清泉茂樹之間者可以
日計也噫是非寄耶非寄而又寄耶嗟夫終古
須臾俛仰旦莫川不西注晷不東返四大血肉
漚沫微名委形隨化終非我有况於郵舍一室
夫安得有之而安得樂之無亦曰偶耳吾偶值
而偶爲之庸何傷殿卿與余同籍登進士始試
爲令不利改博士已又轉別駕以至今官其於
宦也拙矣夫唯拙故夷猶恬淡化而不有然後
可與語寄之說彼巧且穠穠且安安且老死焉

而不顧彼以寄者爲已有而不返其故宅也殿
卿曰善哉子之言可以達性可以全年吾將揭
之右廡

跋三首

平反錄跋

聖天子在宥三十禩治化翔洽爰循令甲遣比
部郎出諸道慮囚一切肺石有異詞洎諸註誤
鉤株無左驗者羸耄不任桁楊者具獄以請於
是河間章君持節之遼左及山以東六郡軒輶

所至簡孚五辭上下其服而輕重布之而歲而
卒事蓋其慎也旣報命悉得請而後籍其詞焉
載之梨棗以對跋 聖明所爲琢雕破觚子惠
元元至意謝子曰余讀功令至折獄格姦之條
未嘗不俯而弔復仰而慶也在昔虞周之治猥
云無刑迺臯陶作士帝不翅三令五申之而穆
天子審克度及之訓何爲此數數然也 國家
艾安日久徂詐萌生海岱之間駟贖充斥大者
矯命雄行細且輒張姦命殊死之籍歲上計於

大司寇者以千數寧獨民之無良罔亦少密矣
繩以撻舐憐及剝膚刻木爲吏期且不對又何
求而弗得是籍也府於辜功清於單詞情有未
燭則案造以索隱法有弗麗則比詞以歸經深
文旣成則稽貌而閱實天刑已瘳則踈僂以考
終蚩蚩之氓黜且復肉用不犯于有司君於是
可爲天子使矣在臯陶之謨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斯 聖明今日事乎而甫侯之命曰哲人
惟刑無疆之詞則比部君有之矣

吳越備史跋

臯者識海虞錢象先于天竺寺中詩筒酒杯相
得甚歡而不及問其宗越五載于魯得司馬錢
五卿先生蓋象先之猶子云及出所爲備史讀
之始知吳越系也夫趙之山河久墟而錢之雲
仍未艾造物于此有微權矣余考野史武肅居
錢唐日役軍士開園沼軍譟欲叛題宮門曰沒
了期沒了期脩城未了又開池王聞卽命駕至
門續之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未了又冬衣軍

遂寂無一言又嘗晝寢爐湯沸一童子以水沃之令無聲王見之曰是能窺我心事者竟殺之蓋其沉毅機警真魏武太宗之流故能拓基垂統雄視六合至于忠懿識天命之有歸矯心揖志俾十三州生靈不爲太原成都之續彼蒼者天實鑒之矣其子孫食報非倖也今象先旣以詩起家而五卿治行又且爲東魯最乃余所不及知者又纍纍若若也武肅于是乎不死矣若五卿翩翩才美則歷下生已詳道之余又何贅

周宜謙摩詰墨竹跋

往余於吳興無塵殿東壁得管道昇墨竹惜其日就頽圯無計以留之然別志以爲趙集賢讀書其中作則真贗固未辨也摩詰距集賢又數百載真蹟杳不可得而是竹獨以石刻流傳至今雖臨摹重僿未必本來面目然意態瀟灑結構精工非復塵埃中俗物政以武帝觀李夫人帳中是耶非耶俱可憐矣

墓誌銘一首

封西安府知府曹公墓誌銘

代

曩者不佞視學關中西安守曹君治狀爲郡國最時蓋習聞其尊大夫公行誼矣無何不佞轄齊則守君以督學家食兩弟民部君一時鵲起大夫公耆艾優游甚適也又無何督學洎兩民部君以訃至曰皇天降割不祿我先大夫惟是藐然諸孤厚徼明公宇下計知先大夫質行無隄明公者襄事有日敢辱惠而志且銘之卽未寒之骨尚可肉也於戲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

其履視其報是足志大夫公矣按狀公諱姜仲字汝節別號松菴居士宅青州之潘村里其先人林者五丈夫子次曰聰公王父也潛德弗耀委禽於故兵馬指揮姜漢爲贅壻生崇仕甫三齡而失父及母母弟姜鏞子之遂從姜姓爲衡府庫大使恢廓英毅能急人死生配張氏二子長曰化次卽大夫公居恒誠公曰吾曹瓊尾幾絕如綫所藉以生我者姜氏耳大夫公生長伏臘祠姜墓者七十年比貴始復姓而姜名焉

不忘姜也公坦夷樂善不矜名不蓄智不侵然
諾事至不再計卒然應之初不自知其然蓋古
所稱篤行君子也者天性孝友嚴事崇仕公三
十年屬事少不稱輒箠楚交下裸伏青蒲間膏
血狼藉諸姑姊妹翼而甦之旦日泥首從里父
兄掖而前稽顙膝下父子泣里父兄咸泣也蓋
父旣沒夢中猶長跼受笞云兄爲讐家所構宵
行七十里赴難脛履皆穿兄創甚爲吮血數斗
無難色旣以入貲爲掾然翫麟自喜不欲與諸

胥史伍執役十年未嘗名一錢與封恭人者日
夕躬井臼麻枲之業以佐公私費諸掾從外至
及貧不辦事者悉餉之不給則鬻郭外田田皆
盡有富賈扞文罔屬公居間衆爭嫉公是奇貨
也第陰持之可入其產之半公笑曰權若是甚
耶吾爲若雪久矣卒得釋昔人貸錢不問姓名
而貸三百緡衆又共揶揄之居數年有自莒來
還金者則向人也公雖倣儻爲豪舉然性行謹
敕不交游非類里大俠郭某私慕公欲援入其

黨推牛酒召公公往輒掀髯大噉曰而乃令而
公入此殼俠相顧咋舌曰酒人耳必敗吾事亟
謝未間俠皆敗誅守君在長安時公微服從
二蒼頭入關視所爲治狀歲許負擔東還邑長
吏微有知者遣筐篚於國門外立卻之不發其
函生平未嘗治產時時以券貸人錢隨有隨償
已隨忘之富人孫某者病棘猶匍匐以四券返
公公不憶也大都公於世間聲色貸利澹無所
者好獨者酒不能自禁卒以是得疾家人泣止

之公曰天固予我會盡則隨盡耳旣久因牀蓐
飲啖須人至饜飽猶捫腹而歌忘其疾也右目
失明已二載一旦忽復明喜曰其以我生平篤
我耶我生平無異心事越三月遂不起旣歛隕
日面微醺如桃花親識環視不忍撫冒者久之
豈所謂慧性定力死而不亡者耶夫善不爲名
與不責報儒紳中不知經幾區畫而公取性爲
之未嘗一芥蒂胃中其卒也名成而不有報食
而不尸委蛇處順而與天爲徒是則大夫公而

已公以嘉靖十一年閏六月二十三日生以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卒壽七十有三以子貴累封中憲大夫陝西西安府知府配高氏累封恭人生三子長卽督學君璜婦蘇氏累封恭人次璉次珍同舉辛丑進士同拜戶部主事璉婦鍾氏珍婦趙氏尚未封側室李氏生一子珠京衛武學生孫男六貞孺義孺端孺享孺惇孺兆孺孫女六曾孫一大昭曾孫女一以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中澣寔祖塋兆之域在郡城北郭外直北若干步銘曰樹穀何其惟鏹惟基惟以待時樹德何其載戩載施惟以務滋惟德之滋自天佑之綿綿瓜瓞福祿是宜淄水泱泱牛山逶迤有封如坻有董如飴吁嗟曹公寧於斯

啓十二首

謝舉主啓

飛原隰之六轡濫備執鞭瞻霄漢之五雲遽蒙推轂知一字榮逾錫袞而三命喜溢循墻小子狂簡成章無能爲役大造塊坳播物有味其言

施重報輕感深詞淺恭惟某官心翰九秋文焰
萬丈藜分太乙夜紬天祿之書斧錫中臺寒側
辟邪之簡周公世載明德 帝命元子以奠東
方趙孟代有哲人天錫副笥而甸南國橫三秋
之勁翮安問狐狸拜乙夜之荐章誤收款段伏
念某鼠肝末品螳臂孱能少習吾伊妄意青蓮
吐舌壯嬰塵網竟爲斗米折腰十載於茲五技
窮矣積薪自歎方願返於屠羊一簣未成忽驚
逢於相馬采葑采菲非有擇而取之不狩不田

又何脩而得此飲江河而分潤視匹夫不獲其
所者若推之竭涓滴以裨深號門生而不知恩
者非人也拊冰鏗而欲試空懷國士之心苟死
灰之可然寧甘後人之事僭憑子墨敬述寅丹
仰丐迴光俯答微款

又

星輶東指夙依夏屋之萬間霜簡西飛遂拜春
風之一紙周公還贄終收七十士之功毛遂處
囊叨廁十九人之列如天之福何地以承恭惟

某官龍標峻鳳穴鍾祥列栢啼烏漢署久推
領袖皇華驅駱齊邦暨借繡衣岱色迎車不崇
朝雲收霧靜海潮飲馬數千里氛息波濺代已
及瓜且聽九霄之履行而拜草誤收寸朽之籠
伏念某樗質難雕蓬心未改十年司李自甘牛
後之嗤一旦枯桐頓備龍門之採薦賢爲國共
推渤海吳公豎業報恩慙非洛陽賈誼惟馬價
旣立增於三倍而驢技尚堪奮於一鳴號知己
之門生例欲自同於虵雀報遇我以國士誓當

益效於羔羊敬貢短械用伸微款

又

繡衣六條之察定匪徇私華袞一字之褒却疑
過實恩深采菲感溢連茅恭惟某官彪世鴻文
匡時偉畧藜分太乙夜紬天祿之書斧錫中臺
寒側觸邪之簡三齊木落共看鷗隼橫空九鼎
文成始信豺狼避道文章司命且登江左之壇
品類甄陶不棄海濱之瀉以愛忘惡雖寵若驚
伏念某腐鼠何知雕蟲未効蹉跎十載誰憐鄧

禹咲人拓落寸心惟恃鮑君知我連鑣舊誼慙
玷鵷鷺之班行伏櫪新恩頓起駑駘之聲價士
別三日敢謂信然我有二天於斯驗矣拊龍泉
而自歎時懷激烈於古心苟鮒轍之不枯尚思
蹠躐於末路僭憑子墨敬述寅丹仰丐迴光俯
啓微悃

錢李郡守轉沂州觀察啓

北平風暖喜騰九戩之歌東魯雲開色動雙旌
之駕駢駢原隰思枳轍而未能款款涓埃願稱

觴而請益輒忘下吏敢告涓人恭惟某官龍文
炳世駿畧匡時玉質金相氣度坐空萬馬彫戈
皂蓋笑談立解千牛惟茲蕞爾一州正當舟車
輻輳之會比者得公數載拔之湯火虺蜴之中
無以我公歸今衆方切袞裳之戀有安社稷臣
者 帝已錫繡斧之司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共
仰折衝千里淮沂其乂蒙羽其藝行看節制百
城某等叨厠末流濫竽半刺陪五馬之後乘久
慙蘭臭之同望千騎於上頭且懼雲泥之隔敬

蠲六日預庀一觴麗日絢旌旗猶帶中天氣色
慶雲生几席競傳動地懽聲知憲節之新分不
遑啓處念寅寮之舊誼暨駐驩顏伏冀賁臨曷
勝咸豫

代壽相公啟

玉柱承天羨和鼎鉉綿萬曆金鑾捧日齡齊海
嶽慶千秋瑞靄西池輝騰北斗八方共域四履
仝懽恭惟某官禹穴鍾英雷門薦祉格天一德
新看十里沙堤遇主三朝竚見萬年玉燭惟

茲建申之月適當生甫之期大火初流鼎裏丹
砂湧出金風始至雲中青鳥飛來蓋天啟
聖明五百年必有名世故地轉佛子八千歲以
爲春秋瓊芝共寶稼同登玉液與金波競爽何
緣末品邁此芳辰踪遠鵷行遙憶霓裳於北極
魄搖螭閣莫勝雀舞於南山敢託尺緘聊抒寸
悵情殊切乎三願祝竊附於九如左掖光芒燿
金莖歲歲無改上台氣色依紫禁夜夜常輝純
嘏凝禧永補袞龍之化大齊登筭時瞻馭鶴之

仙

通諸銓司啟

庶品陶甄昔重清通之選九流領袖今推赤管
之司望尺五之天遙懷曳履竊斗升之水私慶
彈冠雖廩廩以質成求寬斧鉞猶欣欣而相告
莫罄楮毫恭惟某官曾橐千秋目營四海冰壺
徹鑑衆忘怨於見媼玉尺持衡化已行於錯枉
搏鵬旣運蜩鸞共荷生成凡馬皆空駑駘亦長
聲價伏念某蓬心未改襦質難雕妄意時名自

謂鼠腊之可售折腰塵網寧知螳臂之不勝十
載於茲五技窮矣璞再獻而未已知黃綺之笑
人杼三至而不投恃鮑叔之知我敬因及瓜之
候輒陳采菲之言雖未敢自附蘭臭之同心或
不至遽爲雲泥之隔面落苦海而望濟明公何
惜慈航苟死灰之可然不肖豈甘涸轍僭憑子
墨少杼寅丹仰瀆闈人待命下吏

代復治河李司空啟

玄圭錫命天分白旄黃鉞之司紫貝安瀾地洩

金簡玉書之秘文武吉甫憲久著於萬邦左右
阿衡眷聿新於一德乃下交而頰問敢因謝以
嗽私恭惟某官心幹九秋文燄萬丈詞盟三十
載隻字競購鷄林間氣五百年片影早圖麟閣
談笑千牛立解指顧萬馬皆空秋島釜山靖海
波而封京觀夜登劍閣挽天河以洗甲兵八陣
縱橫威落金牛之魄九河疏鑿恩分銅虎之符
驅四牡於塗山何知癸甲獲九象於渦水以付
庚辰排天倒海之流鯨鯢悉歸約束下巢上窟

之衆魚鼈盡變桑麻不肖螳臂孱能鼠肝末品
華陽之疾夙痼行裝滿載參苓仲翔之體不諧
宦情久付薇蕨雖黽勉以從事寔謙讓而未遑
法曜遙臨幸已深於御李瑤華下賁感猶溢於
采葑何物細流足裨大海惟是河伯之喜怒靡
定防夏甚於防秋而茲海岱之物力久虛計日
不啻計歲倘繁議之不折勢必添蛇直壅塞之
是圖形同馴虎况東防則西潰覆轍已昭然苟
上濬而下淤沉璧終何用要天下未嘗無可爲

之事必賢者然後成不世之功儀圖而莫助之
漫爲饒舌採擇而與進也惟所指麾

代通宮坊蕭先生啓

恭惟某官兩儀間氣一代宗工登正始之壇稅
苑早標赤幟然太乙之杖木天夜掌黃麻心鑄
百家目管千古片詞落紙價重日南之天一鏡
掄材羣空冀北之野五百年名世德已簡在
帝心二十載禁林天之將降大任幸深御李喜
切連茅不肖折襪織能勝衣弱質仲翔之骨不

媚久無意於諧時向平之志未酬復覩顏而從
事雲霄尺五遙懷曳履之聲世界大千願借慈
航之渡敬通楮白少抒芹丹民憔悴而未蘇望
登庸而布霖雨歲凜冽以云莫祈加攝以迓天
休

代元日上蕭大司寇啓

律新紀鳳天迴螭馭於履端氣淑爽鳩地闢龍
門於震旦望三台之增曜知百福之是適恭惟
某官文武世臣安攘駿烈氣涵太始轉洪鈞以

壽八荒座接上樞執青規而園萬物繫金科玉
條之設皆聲律身度之餘玉燭調和佳氣時浮
袞展璿璣應節陽春先布園扉不肖生長菰蘆
備負繡斧棲遲歲月長懷激流枕石之思黽勉
風塵未效激濁揚清之志儀刑在望願忻慕爲
執鞭津梁已疲輒趨趨而待笈敬當頌椒之候
僭修削牘之私瞻北斗以比尚書夜夜識雲霄
紫氣登泰山而小天下年年願霖雨蒼生烟歛
未宣起居加愛

代元日答開府啓

天運璇璣歲紀復躔於一甲春生玉帳太和遙
溢於五辛時叶泰交坐膺純嘏恭惟其官氣排
冬凜德婉春融岱無霧而海無波壯萬里長城
之色文爲經而武爲緯成十年生聚之功當茲
獻歲之辰益迓洪鈞之福歷山如黛遙瞻淑氣
於碧幢潔水流澌預祝恩波於紫閣何意瑤華
之重已回枯朽之萌不佞自笑陳人復看新曆
霜生兩鬢驚逢原隰之皇皇露洒千家欣傍德

星之奕奕椒盤啟節莫殫頌禱之私樺燭朝天
願保功名之重

代荅王大中丞啓

銅柱威標壯萬里干城之色璿源慶遠開三朝
鼎石之勲榮式枌榆祥生蘋藻恭惟其官古今
間氣日月丹心魁下三台總文武之司命胸中
五色補造化而不言遂使金馬碧鷄之墟悉歸
佩牛帶犢之化雖五百年名世天爲社稷而挺
生乃數十代忠貞人信箕裘之有自緬惟罔伯

夙擅聞人費一生羽翼聖哲之心留不盡整頓
乾坤之手富而好行其德衆論已無間言歿而
可祀於鄉百姓咸有喜色寔令甲崇德褒賢之
典豈不佞觀風問俗之私乃辱五雲之詞遠馳
萬里之使峨眉天半遙瞻爽氣於旆幢鴻羽雲
中益肅儀刑於冠劍維茲獻歲懋迓休徵氣轉
春風先到喬木世臣之第恩新膏雨長生奕葉
廟貌之輝附言頌私莫罄延佇

代賀蕭大司馬啓

惟幄運籌元老奏安攘之烈樞機錫命 帝心
屬社稷之臣廊廟得人華夷胥慶恭惟某官乾
坤間氣文武具瞻建燾北陲名姓落旃裘之膽
代樞西府經綸弘尊俎之猷叢爾播州遙連棘
道自唐而後割據幾三十傳入明以來羈縻亦
二百載距意野心之狼子終逆執事之鴈行五
月渡瀘諸葛定征蠻之策一人破賊晉公主伐
蔡之謀機運九天勝決千里金麾動地鯨鯢服
京觀之刑銅柱標雲鱗甲變冠裳之會南人不
復反矣西顧寧有憂乎雖伐罪弔民 聖朝有
兩階之化而發縱指示相國寔萬世之功顯席
紫樞殊恩丹券麒麟閣上不書第一之名鵷鷺
班頭共仰魁三之象知宰衡行虛左以俟卽寰
宇且拭目而觀不肖夙累一陶尚驅六轡食肉
者鄙未諳黃石之神韜佐竈而煬幸睹彤弓之
盛事敢馳介使顓杼賀私芻狗陳人久注烟霞
之夢槐龍新影佇看霖雨之施

露布一首

破蠍露布

有引

齊魯之間多蠍入夜垣間什伍爲群以伺過者偶中其毒輒寃楚竟日始至患之廣命稚子張燈巡視遇輒擒之沃以沸湯前後數夕得百餘枚其害始絕爰作露布以快其事

祝融之辰朱明維夜刺姦先鋒臣鐵銳盪寇將軍臣費湯祗奉竹符式遵燭照大破蠱虜肅清禁垣懽動雷車敬陳露布竊惟造物之沴氣蠢

蠹群分萑爾小醜之班形猙獰特甚僭被鱗體非龍非龜包藏禍心如鬼如蜮始抱樹而自鑿性本違和旣食母而剖生行尤大逆依憑城社時戚施以全身怙傍蕭牆潛睥睨而巧中夜行晝伏類宵人之無良明距暗傷如丁子之有尾效都女而卷髮妖冶何裨隨主簿以渡江貪饕未改恣其不道實繁有徒彼肅肅宵征抱衾裯者玉體時遭毒手乃皇皇夕息就牀第者鷄肋每犯姦鋒志士三命循墻或至驚呼而却步幽

人十年面壁未免疾痛而失聲行子屏息於星
月之中自謂得計罪囚宛轉於浴斛之內反以
取容夫鷲猛若於菟尚感仁而遠渡卽么磨如
醜蝥亦識序而弗侵蚍啣珠以酬恩蠅集筆而
知赦未若醜類敢爾橫行害比露筋知神人之
共憤情同射影見罪惡之貫盈坏戶之期尚稽
負嶠之勢尤熾臣等掃除賤隸堅銳微能糾合
如林親攻列壁冒鋒鏑而格鬪捷易承蜩搗巢
穴以鈎誅形同貫蟻直窮三窟淨掃千墉秦軍

之攻武安屋瓦皆震漢兵之赴睢水血肉不流
爰請灰釘盡伏斧鑕衣裳楚楚傷遊釜之餘魂
執訊連連悲彊弩之末勢傳藁街於上國築京
觀於平原從今殿閣薰風雖袒裼裸裎無求辛
螯有時陽臺暮雨卽寤寐反側寧慮芒錐後宮
絕捧心之顰東牀叶坦腹之喜騰書行在播告
海隅

祭文三首

祭從祖大司農文

鳴呼武夷之靈閩海之精半千名世應運而生
中丞草昧觀察嗣美集厥大成我公而已昔在
吾家中葉不造蝨賊內訌豺虎外暴臥薪嘗膽
學不窺園公於是時爲董穎川釋褐大行皇皇
其華啣命殊域玉節仙槎片帆萬里九死一生
公於是時爲蘇子卿光祿奉常銀臺京兆可飛
可潛弗躡津要棲遲廿載惟命是從公於是時
爲邴曼容建纛虔臺文武爲憲節度四藩江清
海晏選卒東征終馘醜虜公於是時爲郭尚父

南北貫城爰書焚積 詔獄逮繫寃濫靡極執
法持平鬼不夜哭公於是時爲包孝肅度支告
匱灌輸未半蒿目格天河冰冬泮鞠躬盡瘁死
而後休公於是時爲漢武侯嗚呼一局未終兩
楹遽夢歲在龍蛇時失麟鳳太微星殞泰山峰
墜人之云亡家國殄瘁嗚呼汪汪千頃弗濁弗
清侃侃立朝寵辱不驚咳唾珠玉落筆琅玕勲
在社稷言在名山士三不朽公兼之矣天上玉
樓人間敝屣肇泐國士辱知粵在髫鬣幸步前

蹤竊分餘潤枋榆之飛尚思羽翼倏聞哀音魂
崩心螿嗚呼梁摧棟折大厦難扶老成凋謝國
事日徂杞人之憂豈爲私圖臨流一哭公其來
乎嗚呼

祭李司空太夫人文

詩詠壽母史列婦師繫寶婺之降祥毓窈窕而
英蜚爰相夫子克敬克柔惟琴瑟之在御縱珠
玉而靡儔丹穴產鳳金澤生麟文武爲憲夏尹
周申入司獻納出勒殊勛東築釜山京觀西清

劍閭妖氛障狂瀾於旣倒補造化而不言漁陽
老將多迴席而魯國諸生半在門身輕重乎四
海文旗鼓於中原 天子曰都是母是子金綸
玉翟以介燕喜期象服之永綏胡鶴馭之儵起
嗚呼北堂霜飛東嶽峰墜維家之殄惟邦之瘁
夫人逝矣機杼之風無聞我公歸兮袞衣之覲
誰嗣其等叨竊末光幸分餘滴俯孤賤以提携
仰恩遇而靡極嗟母氏之劬勞庶朝夕以報惠
驚聞哀訃魂消心感日冉冉以西馳天泔泔而

無色恨不百其身以追桑榆之晷贖九京之魄
歌楚些兮奠椒漿願聖善兮來假

祭鸚鵡文

有引

庭有雙鸚鵡棲止甚狎漸期期作人語
哺之三年所矣不知何自而斃其一深
惟敝蓋之誼命家僮葬之東苑之高阜
并作哀詞以告靈鬼

爾其孕和隴坻含秀華岷在族爲羽於禽斯珍
竒質獨負慧心拔倫颺采綠翮凝曜朱唇入林

弗深遽嬰塵網辭彼流沙歷茲濟上婦旣于歸
臣亦事主舍我好音學人方語畫棟偶棲瓊軒
並稅寄跡環中忘情天外渴濯金盆饑啄玉粒
鷹隼不猜鼎俎何及慣受人憐竟爲天妬音猶
繞梁身已非故嗚呼比目濤分連理風判吸露
無雙啼霜誰伴寡鵠朝飛孤鴻夜斷姬逝韓殉
惠亡莊歎離合盈虧古今一貫嗚呼東苑之陽
北邙之宅宿莽翦龍陰飈慄翠裾埋雲丹喙
瘞日胡塚長青弘血已碧嗚呼鯤鵬雲漢螭蛄

春秋修短隨化神腐同休曩從何來今於何去
浩然太虛何營何慮

居東集卷四 終



居東集卷五目錄

軼軌二十三條

雜纂上

間丘先生

顧燭

九子母

趙應祥

王雲鵬

王惠

劉義

張道古

石昂

范文正公

馬默

劉庭式

王樵

崔孝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焦花女

史彥斌

慕青餘民

于淵

叢實榮

招遠孝女

趙雲

李于鱗

穆孔暉

異林三十八條

蓬球

李清

留元寂

東萊陳氏

王豐

袁繼謙

李全璋

姜勝生

董邦政

胡母班

王德柔

益都尉

李景文

暨彥穎

宗岱

宗本立

王直夫

官相公宅

傅敞

王知事

豕夢

髮妖

異卵

麻姑乞樹

阿失里

曹州獅目

莘縣城隍

張奇齡

劉啓

薛文清

獄卒妻

毛僊

朱翰臣

滕縣龍

陽信縣令宅

淄川風雹

王清

瑯琊人

俛事二十六條

鍾離脩

兗州軍將

劉聿

潘彥

張漁舟

孫明

程驤

周可立

義鴉

李敬

郭鉉

李駒

吳侍御

樂恒言

楊化

王權

瑯琊臺

來鶴樓

王士嘉

許襄毅

二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乙弗弘禮

錢乙

侯鉞

崔勉

王泰

畸人十九條

僧子隣

蓋時敏

陳端寶

續生

焦道人

徐神公

鹿皮翁

傅霖

賀元

徐問真

黃旦

王嘉

靳八公

丘處機

張三丰

二條

董悟玄

苟自新

黃猷吉

居東集卷五目錄終

居東集卷五

雜纂上

陳留謝肇淞輯

新安羅詔校

軼軌二十三條

閻丘先生

齊宣王獵於杜山閻丘先生偕長老十有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之田不租父老皆謝先生獨不
拜復賜無徭役父老皆謝先生又不拜疑而問
之對曰來見大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

賜臣貴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雖盈以備灾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曰非也王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使民以時役無煩苛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長敬老則臣得貴矣王賜臣田不租倉廩將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爲相可乎對曰臣得三願足矣安用爲相

顏觸

顏觸見齊宣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主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對曰有昔秦軍攻齊下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無赦又下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予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及死士之壟也

九子母

魯九子之寡母臘月休作召諸子問曰婦人之道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返於是使少子僕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召而問之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

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謁歸與諸婦孺子期夕而返今返太早妾恐其酺醲故止閭外期盡而返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號母師

趙應祥

趙應祥者不知何時人亦不知何所人父商不歸應祥欲往尋之以祖母老不果無何祖母卒會有鄉人從北來者言父死久矣而不知其處應祥日夜哀號跣足走數千里誓獲父骨至都下有老者與父善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又

徒跣至利津得朱琪張文者言若父吾所葬棺
上有題識在城南然歲久榛翳群塚纍纍莫可
辨求七日弗得應祥號哭呼天卽解髮繫馬鞍
祝曰若過父墳當髮解鞍墮歷數四不應忽經
一阜側髮解鞍墮卽發之見棺棺上具父姓名
遂得父骨歸

王雲鵬

王雲鵬千乘人也客冀北通易爲生途有遺金
者鵬得而俟之不至返逆旅翌日又往其所有

號而來者問之則失金人也鵬慰而悉還之無
何騎黑馬歸有盜尾而追之旣及忽若不見反
問鵬曰爾見騎黑馬客乎鵬知其盜也給曰已
返北矣盜遂去人以爲還金之報云

王惠

王惠字令明琅琊人仕宋爲吏部尚書夷簡恬
靜其兄鑒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曰何用田爲鑒
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徐曰亦復何用食爲

劉義

劉义字义不知其所從來在魏與焦濛間水田
滂善任氣重義偉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
擊犬豕羅鳥雀後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
得出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態
不能俛仰貴人穿履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
爲活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行謁之賦冰柱雪車
二詩聲價赫然居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爲
獨拜後以爭語不能相下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

止竟老於齊魯間

張道古

唐張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左拾遺
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五危二亂表云只
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後
入蜀王氏聞而憾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
市中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
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跼與鷄犬同食雖召
必再貶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

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卒遇害鄭雲叟在華有
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
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
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脩史者言
君力死正類綱

石昂

石昂五代時臨淄人讀書好學不求仕進節度
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
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入謁贊者以彥朗家諱

石更其姓曰右昂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
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卽解
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
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

范文正公

淄川西三十里爲顏神鎮鎮之西爲秋口范文
正公讀書其中掘地得藏金瘞而不視公母在
長山相距百里每旬日輒步歸問母一晝夜必
返時人爲之語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日到長

山一百貴後母喪每聞此語輒流涕竟日

馬默

宋時罪人發沙門島者有定額逾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知登州上言朝廷旣貸其生矣而復致之死地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者移登州神宗然之著爲定制無何默晝坐堂上忽昏困如睡夢中見一人乘空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

沙門島罪人事特賜男女各一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爲左右言之猶見黃雲變隸不散馬後果得子女

劉庭式

劉庭式齊州人蘇軾知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遇時約取鄉人之女及第後女喪明庭式卒娶之女死喪踰年而哀不衰因不復娶軾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生愛緣愛生

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
心招者皆可以爲妻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
太平觀老於廬山絕粒不食而面目奕奕有光
步峻坂如飛近百歲乃卒

王樵

宋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居梓桐山咸平中契丹
遊騎渡河舉家被掠樵卽棄妻挺身入契丹訪
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以葬立祠畫像事
之如生喪服六年自稱贅世翁惟以論兵擊劔

爲事屢遊塞下畫策于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
讐不用乃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
王樵薄命寡智才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
以備不虞死則葢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
戶而卒

崔孝女

宋政和中禹城縣孝女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
病久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
臥冰而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
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耶乃同乳
媪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得魚三尾
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
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焦花女

焦花女者不知何代人亦不知爲誰家婦事繼
姑至孝姑病值冬月思新麥燎食之焦求不得
慟哭至河濱向陽忽有生麥穗焦取之供姑姑

食病豁然頓愈事聞旌其里至今膠州燎麥臺
遺跡猶在

史彥斌

元史彥斌嗜學有孝行順帝至正十四年河溢
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
複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
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
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
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

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于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慕青餘民

宋樂均用字國寶世爲青州益都人性端愿不苟中統癸亥益都守臣強之仕力辭不受徙之嶺南橫州卽日就道怡然抵橫手自結竹以居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越數年橫州路達魯華赤廉其學行荐爲儒學提舉均用泣下再拜曰

某無似不能爲更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以養殘喘足矣今辱以儒官豈其志哉事乃已因自號慕青餘民竟卒於嶺南

于淵

于淵登州招遠縣人初業儒不成乃爲府掾惟案牘是勤人或有所餽遺卽毅然卻之雖一介未嘗取也太守政事有失必正色匡之守甚敬重後觀察使者按登欲同群吏朴之淵厲聲曰大人東巡豈不聞有不要錢于提控乎觀察曰

吾嘗聞其名矣爾乃是乎改容禮之淵後除倉
官清操尤厲還家之日行李蕭然

叢實榮

叢實榮登州人佃儻好施一日就浴室湯畔見
金首飾數事在地拾以俟遺者至暮不見而歸
爲子春言之春曰何不還其主實榮曰吾心也
明往俟至暮卒無覓者居數日乃知爲蔣典史
家奴竊出浴而遺之疑其婦逼欲自盡實榮持
而還之奴泣謝欲分以遺實榮曰物各有主何

以謝爲後春子蘭官至工部尚書

招遠孝女

招遠縣南二十五里有李氏者其父採石青於
南山爲蟒所吞女聞而往哭之誓見父屍與之
俱死哭三晝夜天大雷電蟒腹暴裂父屍見尚
模糊可辨李氏負土埋之旣畢遂觸石而死有
司爲之立祠

趙雲

天順末趙雲恩縣人性孝母劉疾篤聞河南懷

慶府濟源廟神有藥誠求可得雲往求之既至
焚香叩頭越二日水中涌出一小絹袋內盛如
碎桃花片約有一斗許持歸煎湯奉母疾果愈
隣邑聞而拜求其餘得以愈疾者十餘人

李于鱗

李于鱗先生少以不慧稱同學諸生戲呼爲李
攀鬼旣長爲制義皆鈎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家
貧家無絮衣丐木棉花一器插雙足其中讀書
不輟年三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

謂之轉韻先生刻意正之間有一二語不覺座
上爲衆所姍即嚼其唇血濺几席曰所不澡腸
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故其詩後來音韻
諧暢乃爾末年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弊幘
鶉衣一揖就坐其於交讓寒暄諸禮生平不識
也客非同調卽終席不交一談以是人畏惡之
先生足跡亦絕不入城每苦吟倦悶卽策一蹇
一愛姬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復以爲常先生
死三年而白雪樓已屬他人無何子駒字千里

者死無子遂絕有妾及婢二人曾事先生者今老矣流落顛沛栖破垣棘戶中飢寒不堪詢先生事猶能垂涕道之也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請所司擇宗中子爲先生後給官田以贍二嫗始得全活云

穆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仕至太常寺卿潛心聖學剖去藩籬其言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着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累於心自去自來隨感

隨應如飛鳥過空空體弗礙時人服其妙悟

異林三十八條

蓬球

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入貝丘之西玉仙山伐木忽聞異香球遡風尋之有宮殿樓臺入窺之見樹五株有四婦人端妙絕世共彈碁堂上又彈琴於樓者名曰元暉球立樹下覺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逆志曰玉華何故有此等俗人卽呼王方平行諸僊室球懼而

居東集 卷五
出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廬舍皆爲墟矣

李清

青州南有雲門山俯壓郡城峰頂中裂豁如關隘相傳仙靈窟宅有李清者生陳隋間世傳染業而清精奉道法延接方術至老不倦家富於財爲州里豪每生日則內外姻戚所餽遺累萬皆緇葷未嘗啓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大會姻族謂曰爾輩以吾年老每生日餽遺侈亦至矣

然吾緇之一室曾未閱視損爾之衣食資吾之糞土何益哉今將又及生辰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所以先期而會求止爾耳子孫輩皆羅拜不承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欲而致之可乎皆曰唯唯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足續吾壽矣皆曰敬奉教然尊旨必有所用卑小敢問清笑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心求道六十餘年曾無影響今欲乘吾筋力之尚健以畢吾志爾輩幸無吾阻扣之則曰

雲門山仙窟也吾將往焉生日當坐大竹簣以
輓轡自縋下以織縻爲媒脫不可前則急引其
媒爾則引出設有所遇能如吾願亦當來歸子
孫羅拜泣諫清曰爾必阻吾志則吾私往矣是
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廻則共治其
事及期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肴大會於
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
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
有穴可俯俛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

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
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
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
則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
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
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
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
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
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

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
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
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
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
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
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
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
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
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旣而謂曰汝可且歸清

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
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
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旣遣其
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
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
旣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
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
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
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

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閻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縊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快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徃徃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徃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徃

留元寂

長山留元寂宋元嘉十九年捕一狸剖腹得一狸又破之更獲一狸方見五臟三狸雖相苞懷而大小不殊元寂不以爲怪以皮掛於屋後其夜有群狸繞之號呼失皮所在

東萊陳氏

東萊有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甌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闕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后十日中此家

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

王豐

萊州府卽墨縣民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向嘗於太歲上掘坑二尺許得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乃填其坑隨填而出經宿肉長塞於庭豐懼命人舁棄諸野翌日視之不知所在無何兄弟奴婢俱暴卒惟一女子存焉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爲兗州推官東隣卽牢城都

校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城身稍薄一日袁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達意請推官登樓自稱子城使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脩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曷言之袁曰某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處置不一年呂被軍寨追攝有過繫禁久而停職其宅竟屬他人

李全璋妻

唐開元時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氏寢疾有鳥上庭樹白首赤足黃腹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驅之不去十餘日張氏竟死

姜勝生

唐觀城人姜勝生少時在忝地打雀於故村佛室中取維摩經裂破繫杖頭嚇雀有人云裂經罪大勝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石像手指俱落越十數年忽遇惡疾積年不差身體潰爛手

足指落夜眠忽夢前石像謂之曰但爲我續手
令爾即差驚覺忽憶前事往佛前作禮盡心悔
過顧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
之內病得痊愈

董邦政

陽信董邦政好仙爲亭曰格仙一日仙至其所
吟詩甚多有風送潮聲遠日移山影斜雲間橫
玉笛海上泛仙槎之語時皆異之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泰山側樹間逢一絳衣騶呼云泰
山府君相召班隨行至一處宮室威儀如王者
班拜謁畢王曰欲煩君寄書與女壻問女何在
曰女爲河伯婦君適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
有取書者班如其言果見青衣導至河伯慇懃
宴勞取青絲履相贈瞑然而出得還舟回至太
山側扣樹自陳昔絳衣騶復引見王畢逡巡如
廁見其父着械徒作同輩數百人班流涕拜問
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

堪汝爲明府所識可爲吾乞免此苦更欲得爲社公也班乃依教叩頭陳乞王曰吾無所惜但死生異路不可相近班苦請方許之旣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太山求見具陳所以恐禍未艾輒來啓白王拊掌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卽勅召胡母班父須臾至問昔求作社公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略盡何也荅曰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遂命代之父涕泣而去班後有兒方無恙

王德柔

青州益都人王德柔營新第於北郭旣成百怪交興白晝出沒煙氛蒼蔚之中神形鳥面見人紛紜往來偃肆自若邀道術者施法攝治不効有狗屠范五素以凶悍著請德柔求酒饌獨往宿夜半西廡下一人從地踊出短身縮項着朱衣形體充臆兩手相擊歌舞庭下范握刀逐之至東南隅失所在蒞記其處明日發土壤獲一

枯蟹投諸水其後帖然

益都尉

宋青州益都尉老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尉曰吾有絹二疋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旣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累場皆然悉不差謬

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群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李景文

宋恩州李景文惡殺好生有賣魚鰕螺蚌之屬盡買而放之池景文嘗服丹砂皮膚如裂煩燥欲死投浸池中螺蚌遍體如吮噏然須臾平復

池水爲熱人謂其好生之報

暨彥穎

宋乾道間章丘暨彥穎省親臨濟歸宿旅邸倦憇房內一女子推戶入問爲誰密對曰我南鄰京氏處女知爾至此竊來相就暨喜留宿因隨歸里情好轉篤目曰京娘歲餘出遊郊外見墓祭者大慟曰未知我父母爲我添墳上土否衆駭而叩之不肯言晚歸語暨曰我實非人但死未久精不泯滅得以周旋人間與君有夙契得

諧伉儷茲暫別明年今日當再會君於郊遂趨出不復見至期果一遇焉後遂絕跡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祠著無鬼論甚精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懷刺詣岱便與之談及鬼神辯復甚苦良久書生拂衣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得相制矣言訖遂失書生翌日而岱亾

宗本立

宋宗本立黃縣人無子紹興間與妻販縑帛往昌樂塗遇小兒可六七歲遮拜言語便利問所從來曰我昌邑吏人之子本立拊之曰肯從我乎兒泣拜遂收育之名爲神授性警敏能作大字篆隸真草俱佳本立棄舊業携兒出游鬻書自給後二年至章丘逢一胡僧驚詰曰何處得來本立曰吾妻所生僧歎曰此吾五雲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失之數歲矣久留定掇竒禍吾已

密施法禁彼亦無所肆其毒于是索水噴之立化爲小朱虵盤繞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虵卽躍入瓶中僧遂將去不知所往

王直夫

萊蕪人王直夫性剛介不媚鬼神黨友或勉之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虜亮正隆元年變怪驟興正晝鬼見形於中庭窺戶嘯梁移牀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遑直夫巍然不動呼長幼戒之

曰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也家人意少定一日
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
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歛袂言王翁真
正人某等猶恐色厲內在故示怪以相撼自是
無敢循舊態矣宅遂帖然

官相公宅

官相公萊陽人金大定間同知樞密院事歸家
於宅後創園一區樓閣臺榭爲當代之冠然林
木蓊鬱竹居窅窅人跡罕到一夕暝鐘初歇聞

園內有笑語聲官於門隙窺之見四五女郎容
色絕代嬉戲於臺榭之畔公私忖門戶扃鍵墻
闥重圍果人耶則何因至此越夕乃先潛身於
竹側伺之至期諸女郎復來公乃卒至其前諸
女殊不報避中一人曰吾姊妹東鄰花氏女也
聞芳園勝麗故相携就此一賞耳不意爲相公
所窺幸勿深訝公思隣家絕無花姓者必妖也
叱之曰何物魑魅敢爾唐突拔劍逐之群女驚
潰入林薄而滅質明視其處則花卉數枝而已

取而焚之其妖遂息

傅敞

傅敞字次張濰州人爲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縱步塔院見僧房東室有殯宮問爲誰僧云數歲前邑令館客故此其家在閩無力歸窆權厝於是敞心憐之是夜夢一儒人持名刺來謁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退拱手曰旅魂飄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日敞以告邑宰爲遷葬於官地至七月敞赴試寓西湖小刹

復夢陸生來謝且云舉場題目蒼悉知謹以奉告幸勿泄敞寤而精思屬稿洎入試果如其夢遂登高第

王知事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詣官王以婦拘囚窘辱百計取求聞有金酒器索之婦一一從命皆所厚總領過付復慮事後有詞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

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摑其面驚懼歸報被摑處
隨手患癱不三日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也須
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
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
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亦不見知事先患疥瘡數
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
城隍司回文便去對證遂祝付家事問其人何
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與同官所見正同
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

豕夢

僧性香者卽墨人居大覺禪林夜夢婦人跪而
泣曰願師遲曉鐘以活我且曰張三主人已困
我矣我兒未見天日惟師憐之如是者再香不
能復寐趣使人視張三家則牝豕在縛俟曉鐘
鳴則下刃使者遽稱其師命解豕縛甫釋而生
子十餘在地矣

髮妖

晉義熙間琅琊費縣王家恒失物謂是人偷扃

鐫加嚴而零落不已見宅後籬一孔穿可容人
臂滑澤試作繩罾施於穴口夜中間有擺撲聲
往掩得大髮長三尺許變爲蟾從此無患

異卵

膠州有小珠山雙峯嵯峨高入雲表頂團一水
清泚可鑿金正隆三年秋雨村民行山隈至水
際見一卵在地大可盛粟二石斑斕光彩異而
觀之乃刈葛藟絆縛共舁下山舉村來觀有數
少年攫取而去卽煮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簸

海振天居者百餘家爲風掀舉空中落於山頂
水畔少年食卵者撲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
敗瓦朽木至今猶存

麻姑乞樹

寧海崑崙山石落村民劉某嘗於海濱得巨魚
百丈許取其骨爲梁構屋曰鯉堂堂前一槐蔭
芘數畝忽夢女冠自稱麻姑乞此樹脩廟劉夢
中漫與之後數日風雷大作昏晦如夜旣霽失
槐所在相與求之麻姑廟中樹已偃廟前矣遂

相率新其廟

阿失里

曹州定陶縣北有陂澤居民多采螺蚌魚鼈以
贍生虜亮正隆二年女直人阿失里爲邑宰夢
一客綠袍烏帽皂鞞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族
居治下爲細民捕殺將使無噍類願瀆慈憐少
加禁止失里夢中諾之明夜復夢莫知所謂迨
春暮澤邊人什百爲羣脫衣入水網箕羅取數
倍常日忽暄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

物長六七尺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澣人
皆棄所獲爭赴平地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
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曹州獅目

本朝洪武初乘氏曹州城有老嫗遇異人指州
治前石獅語之曰此獅之目若赤則水患至汝
於其時亟去可免也嫗異之日往視其獅州人
怪問之知其故陰以硃塗於獅之目嫗見其赤
不知其爲硃也遂亟走數百步回視之則州城

果爲巨浸矣

莘縣城隍

太宗文皇帝靖難道經博聊關時平安守關與帝抗敵 帝兵屢挫夜夢復與戰又敗急忽見一長鬚大漢自西南騎白馬持大刀聲言救駕卽將平馬斫倒 帝得脫問其姓氏曰臣莘縣城隍旣覺 帝深疑之至旦復與平戰其始末果如夢中事後特加封焉

張竒齡

張竒齡者穀城人郡丞冕之子也竒齡爲人嗜酒其父卒後一日竒齡大醉從田中歸過城西井氏墓旁時日已暮望見墓頂各有一人守之其一墓人背立見竒齡過走逐之回視乃一無鼻少婦也追及竒齡仆之於地以土塞其口忽有衆從西來傳呼儀從宛如王者車上有朱衣人則其父冕也鬼見冕走去冕視竒齡曰若胡爲在此卽遣二卒取其口中土扶之入城時已有燈火矣二卒叩門以竒齡付其家人因忽不

見竒齡蘇以問井氏其先有少婦生疖蝕其鼻死者

劉啓

劉啓萊陽人成化間爲邑庠生病卒妻于氏卽自縊以殉合葬於宣政院左其父哀慟旦夕哭奠於墓一日晡時父復往哭見啓夫婦跪迎道左恍惚如夢中忘其死也與之言笑歡若平生區分家事甚悉旣而泣拜曰願父珍重兒等從此永別矣言訖卽不見

薛文清

臨邑公署素凶留宿者多病且死遂空其宅薛文清公瑄爲督學過此竟憇焉夜半陰風颯颯吹人毛豎燈影中有黑衣而立者狀甚偉公佯若不見已而漸近案前公乘間手批其首轟然如墜明視之得泥堯鰲命迹之至城隍廟控馬奴失其冠遂易其像至今猶露頂焉

獄卒妻

嘉靖二十三年五月間冠縣獄卒蘇奉妻年三

十餘爲一妖狐所迷每夜必至請道士作法驅之不去反將供具物類掣取散無踪跡避之隨處隨至雖遠不能免卒窘迫訴於縣令曰邪不敢干正下令拘其妻置之獄月餘無犯釋之歸是夜妖至曰汝幾殺我今與俱死足矣詰其故云欲越監墻驚懼莫得墮地跌傷脊骨不能久生矣翌卒具訴仍拘監半月餘釋之妖竟不見

毛僊

正德間有怪降登州民家譚休咎奇中自稱毛

僊戚指揮某與之游甚狎然終未嘗現形忽一日辭去二十餘日復來戚問何往曰聖駕將幸山東金甲神先期爲清道吾若遇之當爲齋粉故暫避匿耳問匿何所笑曰在泰山岩石之下無何武宗果南巡戚一日語恠吾與若最好何不示吾以形固不肯再三逼之始出一手長而毛如獼猴云旣而歎曰公知我矣我數已盡當別去又曰我雖去亦不能離公耳怪去十月而戚生子卽大將軍繼光也大將軍猿臂善

射兩手多毛疑卽其降生云

朱翰臣

聊城庠生朱翰臣嘗入城隍廟覩曹司神像乃戲侮之曰何醜惡如此殊不爲禮夜卽夢神責之曰我不爲你五十二名舉人一鞭打死次日詣廟謝罪至嘉靖戊午科東省中式果如其言

滕縣龍

萬曆戊戌夏六月滕縣舊吏部黃中色家龍起先是亢旱彌月至日大風雷雨交作屋瓦飛蕩

市人皆辟易顛仆而黃家中但覺殷殷然少頃有龍自中堂西北角穿瓦而出頭角鱗爪歷歷可數漸入雲霄而滅時以爲瑞逾年黃夫婦相繼歿

陽信縣令宅

陽信縣令宅內相傳素凶居之者輒以病去萬曆己亥大同武世舉者來爲令其家僮方十九歲夜有女子就之曰我隔垣民家女也荏苒半載僮日就羸瘵殆死卧不能起一夕女謂之曰

有藥一丸與郎治病逼令吞之僮握在手不敢食及明視之鐵簽也始知祟矣而未如之何又一夕女謂僮曰我居此有年矣今且脫身汝可代我又曰吾前曾事某典史某主簿矣彼皆官也不能代我代者非汝不可如此者三五夜僮且死矣忽見一白頭翁坐胡床叱曰爾欲脫身何不訴於其主而逼此僮胡爲女跪荅曰諾明有間以告武武乃禱於土地命人於宅內發掘得一女屍儼然如生爲遷葬之於是祟息僮亦

愈及詢其典史主簿果皆先此以病去官者也

淄川風雹

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剝落二百餘尺磚石皆在城上無漂搖城下者城隍廟樹六七圍者二十餘株盡拔折東壁有幹木丈餘槩一飛瓦若累丸不墜城中坊石傾頽殆盡人壓死無算巨石鐵檻碎如齏粉獨高氏坊下菜傭聞風中人語甚急曰不可動不可動兩坊夾持左右俱衝毀此坊居中獨存

坊柱先日開裂次日復合官民廬舍發揚一空
有王氏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
服筆記宛然如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卓一
張平置不欹上面餽簌布列杯中酒滿不溢物
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尚在某家
未去街民某家有十二甕飄去不知所之次日
行人從黃姑庵得其二中盛米蔬如故無顛破
文學某生有紅紗一疋緘束笥內上有封識手
號飄至空中儼然某生紗也而厨笥未發如昨

離城十餘里高粱二庄屋盡毀風後見樹上翻
掛一盆觸而墜地不破盆幽咽如啼聲踰刻乃
止離城十五里有土地祠祠前有古樹不知幾
百年霹去半身剩一枯枝上有鷹巢未毀并雛
鷹四是日悉飛去樵者晨起入山望見滿山長
人伏石下熟視良久風動則着帽披衣者皆樹
也城中人衣履吹去者多自此間得是日先大
雨雹如馬蹄如杵婦男爭戴笠取視俄而晦冥
天地不辨屋瓦上如車輪聲行人傍岩曲望見

雲中巨人手指一節丈餘往來忙擾上下身首
俱不見或見雲初起處有人捧長牒展兩足踏
兩獸背上坐兩小兒持鞭疾擊獸獸搖拽不前
良久既而入城爲風或見紅綠衣人持短兵格
鬪或見長繩千尺翻轉絡繹傳語略同實古今
未有之變也

王清

王清者登州兵也拓落不事事萬曆癸卯冬日
暮方倚門眺矚忽有女子從東來年可十六七

容色絕代清以言挑之相與酬對甚款邀入室
中亦無難色至曉便去問其姓曰蒲氏詢其家
世居址皆不對翌夕復來綢繆月餘清固詰之
曰我狐也非禍君者第與君有宿緣耳囑清勿
泄清殊不信一日比去潛隨其後至蓬萊閣上
而滅清始知非人也然女亦端莊持正不甚淫
褻清每繾綣過度輒諫止之一日歸偶遺綉花
一朵清出以示人竒巧不可名狀然清固輕薄
子不能忍稍稍泄之於人自是女絕不至

琅琊人

琅琊有人行過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見甚歡
爲設雜菓客探取懷中犀鞞小刀將以割梨主
人色變遂奄然而逝所見乃冢中物也客甚懼
然亦以此刀自衛旦視冢傍有穴日照其中見
棺槨已腐敗菓盤乃樹葉貯焉匍匐得出問左
右人無識此冢也

中詭事二十六條

鍾離脩

鍾離脩東阿人也仕僞齊爲萊蕪丞單車之官
歲餘聞父在家疾篤欲歸不遂一夕夢父告之
曰我於某日亡矣寤而痛惻哭泣時計猶未至
因憂成疾伏枕冥然類已死者其家卜日將厝
殯宮見脩忽奔至哭踊哀極妻問之曰子爲邑
宰何得無僕馬及一吏卒使令脩曰吾告假不
得又不許奔喪故托疾潛歸人無知者及會葬
上下山間步駛如飛他人莫能及者襄事還家
倏失所在舉家驚駭走僕訊之正困卧縣劣其

家失修之日乃漸痊愈始知還家者爲鬼亦孝
心精誠所格也

兗州軍將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一軍將
衙叅不到命斬之就戮神色不變至夜歸家妻
子驚駭謂爲鬼物軍將曰被決時如醉夢都無
痛苦至夜始覺身倒街中因爾還家明旦入謝
崔驚曰爾有何幻術致此對曰素無幻術自少
讀金剛經日三遍昨因誦經故來遲問記得斬

時否曰如沉醉都不記又問所讀經何在曰在
家鑲函子內及取到函鑲如故而經在內已截
爲兩斷崔驚悔慰安仍賜衣一襲

劉聿

劉聿萊州人性好鷹遂之界山懸崖自縊以取
鷹雛未至巢而繩絕落樹岐間上下皆峭壁進
退無據大鷹銜肉飼雛見人不敢至巢遙放肉
下聿取肉餵雛其餘卽以自食經五六十日諸
雛俱能飛乃裂裳以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

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
繫鷹而歸

潘彥

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
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
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
終不舍骰子亦在手

張漁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有取魚人張漁舟結草

庵居望海臺側嘗有一虎夜突入庵中至曉漁
舟乃覺伏不敢動虎徐以足捫漁舟漁舟心疑
有故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之見爪間有刺可
五六寸乃爲拔之虎躍然出因以身劇漁舟良
久乃去夜半忽聞庵前墜一大物驚視之見一
野豕脂甚幾三百斤虎見漁舟復以身劇之良
久而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
妖送縣具陳始末使吏隨伺之至二更又送麋
乃釋其罪漁舟爲虎設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

銜綃一疋來一日其庵忽被虎拆倒漁舟知意
遂別卜居虎後絕不來

孫明

孫明濰縣人李壇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
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
迷惑失道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
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塩塲中草深滅頂豺
狼左右叫號明竟得還父母避兵方歸索明不
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慰曰兒其還乎言未

訖忽聞扣門聲啓視乃明也明孫惟中後以孝
顯宋濂爲之傳

程驤

程驤唐鄆人也其父少良素無賴與其徒畜騾
馬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迥遠坑谷
無室廬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時李師古貪
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
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計每旬歸妻子輒置
飲食勞其黨後少良老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

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
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數十年意不計天下
有活人今其口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行間耶
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
狙快少良默憚之出錢百萬謝其黨曰老嫗真
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
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買轉與鄰
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佛像讀佛
書不復出里閭意若大君子能悔過者十五年

死子驥少不知始末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
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故母盡以少
良前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
年苦貧甚就里中舉負給薪水洒掃之事讀書
數千言後漸通六經歷代史里人多從之講授
烏重胤爲鄆帥聞其義遺錢數十萬令市書籍
驥復以之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
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開成初相國彭
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固辭不起李商隱爲之

傳

周可立

周可立高唐民也少而孤母房氏撫以成立旣長貧不能娶婦母禱於夫之墓曰吾矢志十七年爲而子也今不娶嗣必斬是與無子等耳吾當再醮以畢此逋夫其許我乎卜之得吉遂適衛氏獲聘金三十爲娶婦呂氏可立旣娶不與婦同枕席意皇皇如有失常獨坐涕泣妻詰之以他對歲餘妻詰不已始道其所以泣曰吾何

忍以鬻母之金圖妻子之樂乎要當還此而後合耳妻亦泣曰子何不早語我子貧家也安所得三十金吾當歸爲子謀之不者請終身不嫁待子矣遂歸謀之於父及族戚之有力者聞其義咸來助又歲餘始足持歸夫家欣欣相告乃隣人焦高者窺見之乘婦入爨盜其金去婦旣失金疑夫攘之與大詬不勝恚入戶自縊適繩絕得不死而焦高者亦隨衆來觀忽震雷一聲擊高於稠衆中腰下金露解視之封識猶宛然

也衆共嘆夫婦得金持之迎母歸衛亦義之不
受而還其母州大夫聞之表其廬

義鴉

張恩青州商也挾重貲往都下途有鬻鴉者解
橐市而放之執鞭人李立窺見其歲誘至僻地
殺恩取金去倉卒中遺其鞭翌日邑令黃姓者
方視事忽一鴉鳴庭際漸近案前令心異之命
皂隨鴉所往出門徑入井中見屍及鞭令未有
以斷也是夜夢人披髮來訴曰吾之寃非桃非

杏非坐非行旣覺乃命拘諸馬戶出鞭示之僉
曰是李立鞭也令豁然悟夢中語擒立至一訊
而伏方讞時鴉復來去哀鳴啄立頭目皆破血
流滿地獄成鴉亦力竭而死令嘆異彌日命葬
之表曰義鴉

李敬

李敬雲中人天順時爲文登令携母之任敬性
至孝公事罷昕夕不離母左右卧榻相接每俟
母寢定乃就枕一夜秋雨連縣敬寐方熟夢中

忽有人在牖外呼曰速起速起敬覺復臥又大呼曰李其速起不起禍及子母敬大驚不及披衣扶母而出方及戶外四壁俱頽二榻糜碎人以爲孝感所致

郭鉉

聊城郭鉉字汝器嘉靖辛卯舉第一於鄉才名冠當世旣而屢困春官鉉故與許宗伯成名同學相推重最後值宗伯知貢舉力物色郭生卷得之欲置高等慮有遺失蔽卧榻承塵上及書

榜之夕懵然不憶爲之遍索場中絕不可得懊恨者移時榜旣出公恍然若寤亟從承塵取得則已無及矣公出具語郭所以曰命也郭遂就教職官至治中

李駒

李于鱗先生歿後家四壁立子駒有雋才久困諸生王元美先生故與于鱗交厚已卯大比士適魏君允孚司理濟南元美復善魏君遺札拳拳囑以物色李生且曰不可令于鱗先生無箕

裘雖私亦公也魏君敬諾入闈魏主彌封爲錄其七破題比閱卷遍索之終不可得榜出駒卒不第旣而魏君入闈檢諸供億器具偶于經房床下得一卷泥塗衰朽啟之乃生卷也具以始末馳白元美相爲嘆惋久之駒竟蚤死

吳侍御

吳侍御鵬舉爲孝廉時一子爲倭掠去鬻山東某家爲奴某家子殺人賄免而以吳子代獄成數年矣吳公按山東慮囚引兒問服乎兒曰我非殺人者亦非某子也又問之曰我乃吳舉人子被倭掠至此彼子殺人以我代之耳再三詰信然公命引出而涕痕滿面監司密爲推求盡得其故卽日破械具衣裝送還家

樂恒言

樂恒言青州益都顏神鎮人父樂評家業饒富脩行爲善施財濟乏無子身死妾趙氏遺腹生恒言隆慶二年十二月恒言甫二歲生癩亦死瘞父塚側至次年正月死已三十有四日趙氏

夜坐室中愁想間忽空中人語小樂已活何不
急救疑惑未信次日暮室內四壁霹靂大震數
聲趙氏隨向空中禮拜隨有聲向東南瑩而去
次日集衆發塚視之棺已裂四寸許甫揭蓋兒
卽啼矣頭腫痲黑遍身膿穢抱歸育之數日平
復如故人以爲樂評積德之報云時評有惡弟
誥謀吞其產屢訟之官以爲詐僞及讞趙氏稱
小樂項有青記視之良信訊諸族戚衆言僉同
誥始伏罪予在青州見其爰書具在

楊化

楊化卽墨人戊興州萬曆十四年化歸家取軍
裝宿同縣民于大郊家大郊覘知化有微貲誘
與同行至鰲山衛北橋子溝飲之至醉用驢韁
絞殺之棄屍海中席卷其衣物而歸人莫之知
也越二十五日大郊里人于得水妻李氏方在
碓碾米忽倒地靈語我楊化也爲于大郊所害
屍棄海中隨潮上岸今恐大郊逃遁故來白寃
吾家有兄楊太妻李氏二男二女媿媿百餘言

甚了了地方里正卽拘大郊往質嗔責數四大
郊噤不敢吐一語衆執大郊送官妄稱與于從
豹于大敖于大節三人共謀神復呵責當時害
吾者只大郊一人耳彼三人何預因指示贓物
在其家竈鍋烟籠中往取悉得之郡縣讞訊再
三覆神語如故獄成郡大夫叱之曰爾寃旣雪
魂當依爾骸骨何得憑人妻女令疾去不者且
痛治女李氏作楊化聲曰吾去矣遂走出郡大
夫令拉之回曰吾命楊化去耳李氏將何之如
泣不能道一語詢以前事毫不記憶也

王權

王權德州諸生也嫻文學每試輒高等自謂富
貴可坐拾第行多乖駁婦常匡正之權積忿且
久一日客卒至治具弗辨權數婦過逐之曰賤
裙釵當餒死豈堪爲貴人妻乎婦號哭忍死歸
家行路之人皆爲嗟惋越一載屆省試樂陵生

某者且赴省而母病且死一宿復甦語子曰我不死矣適在文場見榜第三十五名王權德州人填寫之次諸神勘其功過首列逐妻事遂削其名以汝有孝行填補汝汝幸急往樂陵生遂行試畢歸省母母遂卒曰不必榜出知子中矣榜發果中名數如其語既而暇至德州問諸生果有王權逐妻事亦信權聞之恚發背死

瑯琊臺

大名顏君悅道爲諸生時夢登一臺四面宏敞

東望不百步海濤萬頃碧色際天既覺心異之常以語人時有宦於齊者答曰據夢中境界甚似齊之瑯琊臺也顏因更其號曰瑯琊越十餘載登萬曆乙未進士授青州之諸城令縣東百里許有瑯琊臺亟往登之則宛然夢中境也

來鶴樓

萬曆壬寅春固始文君球以度支郎權稅天津及瓜入京夢人授圖書一方曰此君將來官職也受而視其文曰來鶴樓主人既寤以詢之人

無知者是冬出爲濟南太守視事歲餘見郡堂後圃一區荒蕪甚命治之後有小樓登眺之次一舊扁覆塵埃中文字不可辨使人拂視則來鶴樓也驚思前夢問之郡人亦莫知其名攷郡志乃成化乙巳知府蔡昂所名也

王士嘉

王士嘉武城人永樂時爲大同山陰令善斷疑獄有瞽者賫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於縣士嘉曰此樹爲祟耳出城按問百姓大

駭傾城走觀因密捕其不往者訊之果得盜狀代府內藏失幣門戶扃鍵如故王召問士嘉士嘉前後細視絕無形跡疑非人所爲時民蓄狙者衆因列幣於庭伺羣狙過而觀之一狙果攫幣去因詰其主具伏追還府人以爲神

許襄毅

許襄毅公巡按山東明察有聲東昌府有二生一武官子一民家子相友善同飲酒肆中武子曰吾有白金四兩欲往娼家民家子懼父責不

居東集 卷五
敢同往是夜武子宿城外被殺且無首其父疑
民家子殺之告於官嚴刑自誣伏獄具許公至
慮囚見其少年美皙意疑之細詢其詳曰此必
酒肆主殺之時歲且暮忽拘各舖布客以私曆
來人莫知其故至則見賣酒人以殺之次日易
布數疋越數日又易布數疋密遣人跡之則常
在門外竊聽命捕之至則恐懼失色便溺俱下
公曰汝既殺人卽吐實可免酷刑其人具首伏
罪公問何故無首曰殺訖藏之城外空桑樹中

命吏卒押取之果得焉民家子遂獲雪

又

濟南歷城縣有客經營數歲始歸有白金二百
餘乃於深夜埋母墓側詐爲窮失而歸妻見其
貧不勝悽戚夫感其誠具告所以且曰明當出
城取之至期開視金已失矣夫訴之官無能白
者許公曰暮夜無知者獨有妻耳是妻有外交
從旁竊聽而取之也天下豈有神輸鬼運者耶
逮婦鞫之具伏人以爲神

乙弗弘禮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善相禍福竒中隋煬帝居藩召弘禮相弘禮曰大王爲萬乘之主所戒在得而已及卽位使弘禮總攝諸術家帝召問曰爾昔言朕旣驗終當如何弘禮曰臣觀相書凡人之相類陛下者皆不善終然臣聞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唐泗州刺史薛大鼎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弘禮曰君奴欲何事請解衣視之指腰以下曰當爲方岳之臣其妙

皆此類也

錢乙

錢乙宋鄆州人精脉理始以顛凶方著名至京師皇子病瘕癰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所以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乙本有羸疾自以意治之而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旣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伸喜曰可矣又得東山茯苓以法噉之由是雖偏廢而

風骨堅悍如全人焉年八十二而卒

侯鉞

穀城侯中丞鉞有殊巧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之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其貌爲一小篋盡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群盜劫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鉞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

不卹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

崔勉

崔博士勉穀城人有相人術竒中叅政劉約兒時與里人王氏兒同戲陌上勉見劉曰此兒法至三品相王亦三品然相去遠甚其後劉至叅政王爲儀賓亦三品勉貢至京師大雪飲酒市樓有夫婦行乞上樓勉相其夫曰爾貴人也當

繫玉帶奈何行乞相其妻亦貴爲夫人乃探囊中金數銖與之曰第以爲一餐費卽富貴無忘我乞者乃表校尉彬也時隸禁旅貧極問勉姓名頓首謝以去其後彬扈英廟於虜中還以功遷都督尊貴勉已仕爲滑縣教諭罷官歸矣一日覽鏡自訝曰吾當復爲官乃謀走京師至都無門自進忽行市中見貴人傳呼過市問其故乃知爲彬也嘆曰吾官乃在是耶因懷刺往謁彬彬夫婦喜迎拜上食以千金爲謝勉辭不

受曰吾相不能享千金第得故博士足矣彬方貴寵爲言於主爵委曲爲地復爲唐縣教諭一日有指揮走詣勉求相勉聞其叩門聲卽匿不出其僕怪之勉曰此人已無頭矣尚何可相不數日虜入邊指揮戰死又道中嘗逢一屠兒妻勉相其當貴受封同行者皆笑勉曰君他日第訪之問其姓名而去已而屠死一貧生取之生後第爲官他如此類甚衆不可殫述也

王泰

王泰濟寧衛人眇一目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去自是言人禍福無不奇中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愕然曰公大貴人何爲乃爾又曰公某月日必遷兵部尚書果然漕運都御史王洪就問泰曰此去赴京必有大禍然不至死後洪以笏擊亂政毛長隨於朝被謫戍遠方復過泰泰曰公至某處當有詔命仍理漕運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帶束而自開者三恠之問泰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灾是夕

彬入舍人王鸞家爲鸞所殺其神妙如此

畸人十九條

僧子隣

唐僧子隣俗姓范氏兗州人其父不喜三寶見僧必咄唾子隣兒幼遇僧則慕之遂捨之依東都廣愛寺凡十一年忽思親歸省父乃喪明母亡已三載矣因詣泰山祠誦法華經誓見大齊王王憫其懇苦現形以問子隣曰母王氏來已除服今胡在王顧簿吏對曰王氏見繫獄受苦

子隣問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時多食鷄卵子隣悲號求見王曰繫縻有考放釋無由若往鄮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子隣到句章山寺叩哀至四萬拜忽聞有呼子隣聲見雲氣中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故來報汝言訖而隱

蓋時敏

蓋時敏字志學清源人兵亂生踰月父母逃急棄之東郭外草中兵退十九日尋而瘞之見其神色明潤木葉覆庇其身草驚兔走口尚有乳

汁方知兔乳及長積善好施予年老如童一日無疾集諸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云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是鄉故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一事無但留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揮筆端坐而逝發引之日群鶴百餘盤唳其上葬畢始散衆皆驚以爲仙去

陳靖寶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

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爲席載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續生

續生濮州人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着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有夜中見電火往視之一蟒蛇在竈裏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焦道人

焦道人者年代名字不可考往來單邑從之者衆忽一日欲去諸弟子餞於門外踰河漢橋忽隨風飛起空中徐徐南去至城南二十五里墜下則已死矣弟子卽其地葬焉故名留鬼河漢橋亦名望仙橋

徐神公

徐神公不知何時人居昌樂人呼爲徐賊竊得人財物半以留主半以濟人後爲失家所獲送於官械繫獄中夜忽脫去明旦追尋至縣東五里石上止有脚鐐迹人以為仙去

鹿皮翁

淄川人少精木工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頂作寺舍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登其山俄淄水漲盡漂一郡後賣藥於市不知所終

傅霖

傅霖宋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及詠知陳州乃來謁閣

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旣見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來報子耳翌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賀元

賀元晉在平人也初名欒爲水部郎與葛稚川善授導引之術棄官歸家莫知所終宋真宗東封有老人謁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而去蘇軾詩曾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今東蒙山下有賀欒店

徐問真

道人徐問真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生魚以指爲針以土爲藥治病神驗歐陽脩知青州問真來從游久之乃去聞公致仕復來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引氣血自踵至頂從之病良已一日求去甚力留之不可曰吾師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可留公使人送之果

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伺之間真倩村
童持藥笥行數里童求去問真於髻中出小瓢
如棗大再三傾之得酒滿掬以飲童子遂徑去
而童子亦發狂走莫知所終

黃旦

黃旦東牟人也自幼未嘗學奕一見輒契悟既
長挾技遊四方無敵者平原呂辨老棋品甚高
旦往依焉留宿外館主簿間丘天用好奕暇日
嘗携酒局與呂角勝負因與旦善未嘗相捨會

恩州舉場取天用入試請旦偕行連鑣同榻情
意甚厚比至貢院旦忽死天用爲買棺斂葬而
以書告呂呂失聲歎息居數日客從京師來持
旦書與呂考其日乃在旣死之後天用猶在院
比出得報驚異遣人發其棺則已空矣

王嘉

王嘉陝西盩厔人金大定中往來東牟嘗棲於
府城南脩真觀城中有畫橋高峻難登王謂人
曰此橋逢河必壞衆意必爲河水所衝至大定

二年何邦彥來守郡患其不便撤而易之其語始驗又一日謂大姓于氏曰我常脩煉烟霞洞中盍往登焉于笑曰吾世居此未聞有洞乃相與入姑余山求之果有洞洞口大刻烟霞洞三字于驚異以爲神

靳八公

長清縣靳莊人家貧市酒相傳純陽真人屢至其家飲酒八公出醇釀以飲之未嘗有厭意一日復至稱有篤疾臥于其家痰涎嘔噦索食麵

湯時值家無真人遂于葫蘆取麵付之爲湯食畢嘔餒餘八公食之遂登東山作草書十字不能辯世傳以爲號咷歸別處結綵便飛雲同八公飛昇而去刻尚存

丘處機

丘處機元棲霞人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元太祖召見每言欲一天下必在不嗜殺人又言爲治在敬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慾嘗禱雨及退熒惑皆有驗

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池
遂涸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
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

張三丰

永樂初仙人張三丰隱於日照縣張翔家傭工
一日種菜縣中無種令往諸城市之囑曰路遙
可宿於桃林某友家張即日回主訝之曰汝尚
未去耶曰已買得矣主驚恠以爲誑時有鄰嫗
語人曰適見張老騎鶴從半空下後數日某友

至言張在其家一飯始信其爲仙也臨行指翔
曰此子令讀書必達後果舉於鄉

又

永樂間張三丰道人隱青州雲門洞脩煉常遊
勞山下居民蘇現每敬禮之邑中原無耐凍樹
三丰自海島携取一株植現庭前雖隆冬嚴雪
葉色愈翠正月卽花蕃艷異常今已二百年柯
榦大小如初或有分其別蘖而他植之未有生
者

董悟玄

元董悟玄單州虞城人目不知書以攻石爲生年五十餘一日晝寢夢有所遇旣覺精神昏困絕不飲食者數日復豁然而愈是後揮筆皆成龍蛇字畫文理奧妙人問其故秘而不言壽名悟玄號明真止於鄆城之盤溝闡揚玄教邑人爲之剏遇仙觀

苟自新

苟自新父爲臨清丞生自新時有星隕屋上其

狀如餅其爛如銀人咸異之五歲能書千文未成童五經成誦四方願見者踵接無何其家人以隕星爲銀竊而鎔之遂病死

黃猷吉

黃猷吉清源人爲淮揚兵憲以病歸家居頗好道術縉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闈者不爲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惋曰吾以而主好道故來救其阨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

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闍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畫大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畫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祿也凡染綠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

居東集第五卷

終



居東集卷六目錄

靈跡三十五條

皇朝聖代嘉慶

御製

雜纂下

齊景公墓

孟嘗君宅

鬼谷洞

始皇廟

五大夫松

鄭玄塚

妬婦津

唐明宗陵

順王棘

華泉

興國寺塔

孝婦河

三女塚

曹石人



義犬塔

三姑臺

常將軍祠

呂仙翁祠

趵突泉

七十二泉

呂井

莘縣甘泉

雷澤

七里溝

虎斑洞

鎮鄒島

明鏡崖石

鐵袈裟

姑嫂石

曹縣樹

牛臺草

鬼脩城

龍泉寺塔

龍母

蒲臺鐘

珍產四十一條

嶧陽桐

手植檜

楷木

挂劍草

始皇蒲

康成書帶

劉燼草

文官果

蘋婆

脆蒲桃

八仙花

金杏

龍鬚

石花

海帶

水葱

淫羊藿

赤箭

蒙山茶

醴泉

彈子石

鼉磯硯

紅絲石硯

萊州石

雲母

陽起石

石鷲

狃狃

海鱈

海牛

海驢

海豹

膾腠臍

半體魚

小龍

鰧魚

蘆塘魚

鰻魚

魷魚

嘉鷄魚

阿膠

佳語三十五條

白水詩

臧文仲書

鄒長倩遺公孫弘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慕容德語

李延寔

虞世南草書石刻

房家園池

蘇軾北海十二石記

雪浪齋銘

泰山吟

孟嘗君墓

靈巖寺詩

李白

酬中都小吏

南池

琴臺

青塚

題淳于髡墓

錦秋亭

海市

歲寒亭

老栢詩

大明湖

烈婦行

賓日樓

濟寧夜泊

聊城歌

樂陵令行

回馬嶺

屋樓山

汶上對月

挂劍臺行

王闢之

蘇軾後杞菊賦

紙鳶詞

猥譚四十二條

東郡民

兗州四伯

趙神德

張葳用

杜豐

李元晶

張長史

方山開

王鑑

杜通達

衛淵

鄆卒

僧元暉

范略婢

王俊民

潘府尹

徐好古

胡嵩

徐甲

平原民

史無畏

樂陵樹

老蛛

樂陵伶人

狼塚

蕭聲

李氏

盛周

馬尚卿

郭大通

劉確

江應詔婢

郭解元妻

蠲報

臨清商婦

聊城民

郝四

黃某女

潘高妻

海濱女

患癭

榆氣

卷六目錄終

居東集卷六

雜纂下

陳留謝肇淞輯

晉安林古度校

靈跡三十五條

齊景公墓

貝丘東北有齊景公墓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鶩鶩迴轉以翅撥石復下入一丈有青氣騰空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孟嘗君宅

青州城南佛寺相傳孟嘗君宅有二十大鑊造食
供客大者容四十石小者容三十石唐李休毀
爲兵器

鬼谷洞

淄川城東十餘里有梓桐山山後有石壘園洞
古老相傳鬼谷子隱居於此名鬼谷洞鬼谷第
子蘇秦張儀輩五百餘人辯說不相下鬼谷爲
作窟深二丈曰有能在窟中說使泣者則能分
人主之地矣於是蘇秦下說之言未畢鬼谷泣

下卽此洞也

始皇廟

文登縣有秦始皇廟祈禱必應正德七年三月
二十三日廟中無故鐘鼓齊鳴聲震百里天地
簸動殿瓦飛颺須臾之間木石盡爲枳礫而神
像顏色不改一時駭異無何有流賊數萬攻入
縣城

五大夫松

泰山御帳之前有二松焉高不倍尋枝稍蚪結

山齋中常物耳世人貴耳以爲秦所封者可笑而諸記中以爲五松失其三者尤可笑也

鄭玄塚

大司農鄭玄塚在安丘縣礪埠塚上樹多異常以爲當時四方門人所植塚傍草一種叢生長葉秋來枯黃絲如衣帶風刺刺有聲傳謂之書帶草張華謂東海有草如宛繩嗇夫糾以爲佩或指此與

妬婦津

臨濟有妬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見夢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神不妬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傍好醜自彰

唐明宗陵

唐明宗陵在清平縣城內十字街心至今隆然高起四垂有井通氣井內有門民間有落井者稍入其內其中寬廣朗然不敢深入而出

順王棘

霑化縣東百里有官灶城劉知遠所築也臺上生順王棘其針刺皆順以手撫之不戾又有一鐵櫃時於土中微露其角人掘之卽隱少頃復見如故

華泉

華不注泉齊侯取水之所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下試之不能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興國寺塔

在臨淄城西後趙所建有石塔七級宋太祖微時暑臥塔下自午至酉而塔影不移僧道圓見而異之乃遺之金納交與別後道圓徃西土凡十三年還見太祖太祖悟前建塔之愿遂命趙

普董工修塔十二級

孝婦河

青州之顏神鎮有婦顏文姜事姑至孝常踰歷山汲新泉以供甘旨一旦泉忽湧於其室潛以績籠覆之自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伺其出搜於室中見地上籠發之泉遂噴湧不可止流而成河故名籠水

三女塚

厭次人有夫婦者艾者無子有女三人存時各

爲父母築一塚聽其所擇沒則未審塋於何塚三塚規制如一各高二丈餘周迴數十丈望之如丘山亦不知何時人也

曹石人

曹縣李光祿塋前有翁仲二土人有病各隨其病以艾灸之病輒愈趨者殆無虛日石爲火煨漸就剝落

義犬塔

穀城南二十八里有義犬塔相傳唐太和中

楊生者醉臥山下忽野火延燒將近犬縱嚎其
傍生不醒犬於澗中沒水往來洒草上如是數
四草濕不然生賴以免犬力盡而死生義之爲
塔以葬

三姑臺

三姑臺在蒲臺東南二里漢人蒲茂者生三女
無子其女至孝事父不嫁各築一臺謂茂曰女
若孝者父百歲後歸所築茂曰三女皆孝吾何
擇焉卽死以馬駕吾輜視馬所止而葬其季女

常竊引馬飼已臺下後茂卒馬駕柩果趨季臺
因葬焉至今三臺並峙按此與樂陵三女塚甚
相類

常將軍祠

沂水北一百里有將軍峴甚靈民置祠路左將
軍曾爲五郡牧姓常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
斬之其屍數日不仆有臺曰立屍臺

呂仙翁祠

博興城內祠卽韓氏酒壚仙翁常飲酒於此書

屋壁云呂嵩獨酌洞濱宣和壬寅六月書凡十三字後盜焚民居殆盡惟韓氏室完土人因名爲辟火符州北三十里居民張氏家亦有祠擣衣石上隱然飛劍形影

趵突泉

泰山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行至渴馬崖伏地中不見北抵歷城之西蓋五十里泉自地中涌出三穴高者數尺名曰趵突之泉齊人嘗有棄糠於黑水灣者見之於此其流爲大清河小清河云

七十二泉

歷下名泉曰金線曰皇華曰柳絮曰臥牛曰東高曰漱玉曰無憂曰石灣曰酒泉曰湛露曰滿井曰北煮糠曰北珍珠曰散水曰溪亭曰濯纓曰灰泉曰知魚曰朱砂曰劉氏曰雲樓曰登州曰望水曰洗鉢曰淺井曰馬跑曰舜泉曰香泉曰鑑泉曰杜康曰金虎曰黑虎曰東蜜脂曰西蜜脂曰孝感曰玉環曰羅姑曰混沙曰灰池曰

南珍珠曰芙蓉曰滴水曰灰灣曰懸清曰雙桃
曰溫泉曰汝泉曰龍門曰染池曰懸泉曰都泉
曰柳泉曰車泉曰煮糠曰爐泉曰白虎曰甘露
曰林汲曰白泉曰金沙曰白龍曰花泉曰獨孤
曰醴泉曰漿水曰南煮糠曰苦苣曰熨斗曰鹿
泉曰龍居合趵突百脉總七十二而華不注之
華泉明水鎮之淨明泉不與焉天下之泉多矣
未有若斯之繁且勝者故紀之

呂井

單父縣有呂井二金大定間仙人呂岩來遊與
邑人惠冲爲友易姓汪氏因浚二井初甚苦澁
汪擲瓦礫其中遂甘冽異常二井相去二里許
下相通每北井沉物輒從南井浮出一日忽發
狂奔墜南井中出之已死遂葬焉後於大梁托
任洪寄書至冲恠之置簷際不發月餘屋火而
書無恙乃發之內書崑岩拜啓臨行匆匆不曾拜
別爲紫詔丁寧玉清限滿併詩三首幸秘讀之
後書清溪山人呂岩述因發塚觀之唯空棺耳

莘縣甘泉

莘縣有甘泉昔有領命取東海水引藥以療疾者限期甚急道經本縣夜宿城東邸店恐懼不已夢寐間有神告以此處有甘泉其源通于海可取之以復命明旦果尋至井嘗其水味甘美殊常遂取之以歸後疾果愈

雷澤

費縣西有澤周百餘畝春月水集產魚鼈無數至冬一夕悉漏聲如雷聲聞數十里村人伺其

漏競具牛車取魚鼈以歸亦名漏陂

七里溝

七里溝在濱州南七十里其地曾有香爐不知從何來色黑如漆大如斗扣之有聲上鐫字云東七里西七里寶貝只在七七里土人不識也競於七里内外求之不獲後有道人至能識寶氣徑持爐去刮視之果精金也

虎斑洞

虎斑洞在棲霞縣東五十里洞門之上懸崖欲

隊青黃錯雜如虎文其中深邃莫測居人常以
火試之烟輒出山後石竅中

鑊鉞島

鑊鉞島在文登縣東南百餘里相傳唐時有武
人鑄劍於此三年不成其妻憤踴墮爐自焚頃
刻鑄成雌雄二劍至今冶跡猶存

明鏡崖石

濟南有方山相傳有與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
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

時鏡上有漆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鐵袈裟

鐵袈裟在靈巖寺內高五尺許宛如僧衣其質
如鐵相傳佛圖澄時地中湧出者其根着土掘
之不可窮

姑嫂石

姑嫂石在靖海衛西水面三十里二石前後相
望隔里許相傳古有姑嫂二人因忿投海俱化
爲石每春夏之交則海市見城樓人物隱隱可

觀

曹縣樹

萬曆辛卯閏三月十五日一道人至曹縣定清寺趺坐枯桐根上索水喫之夜半朗歌詰旦失其所在越三日根中萌一巨芽旁出二十四葉滃然成樹

牛臺草

諸城智通山有牛臺草半仰半偃相傳有阮某者母疾亟不能葬載以荆芭舁至山巔棄之其

幼子從之曰曷不舍嫗而取芭歸也父曰胡惜此芭兒曰留俟他日吾將以舁父耳父感悟仍舁歸母疾豁然頓愈鄉里驚歎以爲小兒孝感所致至今山草偃生似爲拖芭所壓者

鬼修城

齊嫌城嫗石氏者獨居村中夜聞羣鬼謀築城以食居民鷄鳴前當盡食之嫗大懼以手拊箕作鷄鳴羣鷄皆鳴崇驚去居民德之立祠曰石婆婆廟亦曰鬼修城

龍泉寺塔

濱州龍泉寺內有塔當州署之正衙塔影常北一日忽南抵於州治之後太守張彝德怪之曰此必爲妖令人仆之內得一碣云若要塔兒拆須待太守張彝德

龍母

文登掖陽山下民郭姓者其妻常往河濱汲水因有娠三年不育人以爲鬼胎忽一夜大雷雨霹靂震於其室電光翌繞數匝妻胎如失平復

如故自是每夜覺有一物來吮其乳如龍狀有鱗爪妻恠之以告郭郭不信持利刃闇中伺之是夜果至郭擊之中其尾遂騰空而去後妻死葬山下一日雲霧四塞村民望見一龍盤繞山上翌日妻墓土高丈許遂稱龍母墓云迄今龍見歲輒豐

蒲臺鐘

渤海大清河有鐘自西浮來且浮且鳴蒲臺令率衆起之遂止及懸晝夜有聲後有道人過此

以馬策擊之明日視鐘有裂紋數十道自此不復鳴今縣治所懸者是也

珍產四十一條

嶧陽桐

嶧山之半有枯桐丈許相傳即禹貢時物色如黃金斷紋縱橫細膩奇古不可名狀當爲齊中第一品有亭以蔽風雨有寺僧守之故至今不損

手植檜

夫子手植檜在曲阜縣孔廟中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正月北寇犯闕里焚祖廟悉爲煨燼好事者取其餘刻爲聖像及十哲像或爲簪笏而香氣襲人及元至元三年復生於東廡頽阯之間時張頹爲三氏學教授取而植之故所漸夭矯如龍形 國朝弘治十五年復燬於火尚有遺幹不生不滅高可丈餘其紋左旋嘉靖初復榮一枝

楷木

楷木出孔林中子貢手植一株獨大今已枯死復爲風雨摧折尚存根幹丈許土人圍石壘之餘者繁衍數百株茁芽香苦可食其木紋如貫錢有直性無橫性製爲杖可以戒暴月夜斫之爲枕則不裂亦有取爲棋局棊子者歲所伐不下十數株近來所存亦寥寥矣

挂劍草

穀城有挂劍臺卽季子吊徐君所也臺下有挂劍草草形一橫一倚狀如負劍服之已人心疾惟臺左右有之

始皇蒲

濟南府蒲臺縣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繫蒲以繫馬至今蒲生猶糾結如繩俗謂之秦始皇蒲

康成書帶

鄭康成嘗教授於不其山山上有草生如薤長尺許堅韌異常號爲康成書帶

劉燼草

青州人劉燼嘗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逐得拔草還復倒斃燼密錄此草種之以治折傷殊驗俗呼爲劉燼草一云劉炳

文官果

山東六郡皆有之樹如杏結子四稜內有仁屈曲如螺食之甘甚留咽喉間不散唐德宗出狩道旁有獻是果者遂官其人因名

蘋婆

六郡皆有之獨青州者最勝大如柚色青紅齊中諸果此爲之冠

脆蒲桃

高唐諸邑間有之根株花蔓皆同而實如棗不曝而乾食之脆美異常

八仙花

濮陽蘇觀察園中多異花有一種白色如茉莉環圍八朶而其中粟粟然如綉毬者數十問其人曰名八仙花開以三月

金杏

酉陽雜俎云金杏出濟南郡東南之分流山蓋其上飲天漿下啜地沫故其生繁大於梨黃於橘而味爲獨美昔漢武帝訪蓬瀛有獻是果者帝嘉之故今人猶呼爲漢帝果

龍鬚

生海磯石上色黃而長如龍鬚狀又有鹿角牛毛皆以其形之類似而名者

石花

出登州盤生石壁凝陰氣而菌生色黑間青食之能解鬱火

海帶

水草也似海藻而長且粗沿海民取之陰乾柔韌可以繫束物亦入藥用能下水氣

水葱

東三郡皆有之中虛如葱而長長者七八尺生于水際鬱如葭蘆相之爲蓆温厚不寒

淫羊藿

出沂州葉青似杏葉上有刺其性壯陽羊啖之則淫故名久服令人無子

赤箭

出泰山味辛溫一名離母一名鬼督郵獨莖如箭籐葉生其端四月開花莖葉俱赤實似杏苦棟子核作五六稜中有肉如麵日爆則枯萎其根大類天門冬惟無心脉耳去根六七寸有十餘子爲衛似芋三四月採苗七八九月採根此草有風不動無風則自搖

蒙山茶

蒙山在費縣蒙陰之界其巔石有花如茶狀土人取而製之其味清香按蒙山頂上茶係蜀雅州之蒙山其中峰人跡不到采而服之者可仙非此蒙山也

醴泉

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慢則泉縮焉

彈子石

登州丹崖山下石壁千尺水中有小石狀如珠
璣或如彈丸蓋歲久爲海浪所磨盪圓潔光瑩
可愛俗呼爲彈子窩宋蘇軾嘗取數百枚養石
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鼉磯硯

出登州鼉磯島中距蓬萊百餘里波濤深處金
星雪浪頗爲齊人所珍取之者多致沒溺

紅絲石硯

出青州外有皮磨礮去卽其理紅黃相叅理黃
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水使足可用不
然渴燥又有淄硯類歛硯亦頗發墨而堅頑

萊州石

萊州石色青黯透明班剝石理縱橫潤而無聲
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軟土人取巧鑄鑪成器
甚輕妙見風卽勁或爲鐺銚久堪烹飪有益於
銅鐵

雲母

出沂州生土石間作片成層明瑩可翫取爲燈
屏足稱珍品一名雲華五色皆具

陽起石

出歷城西北藥山山惟一穴官常禁民采取歲
久穴深取之甚難以色白肌理明瑩若狼牙者
爲佳磨水着紙上見日則飛能療絕陽

石鷲

萬曆庚子七月任城挑河鍬石工於石中斲得
一小鵝大如拳能行動一老工曰三十年前亦

曾一得此

狢狢

山海經曰秦山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狀如豚
而有珠名曰狢狢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江

海鰐

王師中知登州一日大風異常呼問父老曰海
鰐將過此必有大風次日師中登蓬萊閣望之
須臾魚至不見其首但其脊如山出水上隱隱
自北而南經二日始見其尾嘉靖丁巳靖海衛

一巨魚隨潮至長十數丈潮落不能去居民割其肉百石須臾潮至復乘水脫去識者曰此小鱈也

海牛

文登縣北海中有島多產海牛無角長丈餘紫色足似龜尾若鮎魚性捷疾見人則飛赴水皮堪弓健脂白如肪可燃燈

海驢

出文登海中狀若驢淺毛灰白作鱸魚斑常於秋月登島產子見人則馳入水中其皮可製雨衣水不能濡又有海狸亦上島產乳

海豹

出登州寧海文身斑色其皮可飾鞍韉及巾笥書箱之類

脛肭臍

卽海狗文登卽墨膠州島中皆有之形如大狗蹄如馬黃毛每三毛共一孔百雌一雄每一雌交於上風則羣雌在下風承其氣而孕每春晴

出島中游戲土民於下流設網數人持杖逆風
潛行往擊之若順風則聞人氣而逸矣得者多
雌故贖者多雌者脂甚熬膏至數斛可燃燈雄
者取其腰腎配諸藥固精育子寔爲神効俗傳
驗其真者取置睡犬旁犬忽驚跳爲佳然未之
試但得全身剖開蒂黏皮肉不繫線縫者卽爲
真也

半體魚

東海有半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潮至

則毛豎如蝟水去則毛伏又蛟錯魚生子子驚
還入母腹

小龍

小龍山在萊陽縣東南百里下有穴橫長丈餘
深不可測有物居其中狀如蛇有鱗馴而不螫
土人狎之呼爲小龍

鰮魚

鰮魚海族中之最大者形如丘阜重數千萬斤
其肉可以作膏其骨可以作器物

蘆塘魚

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深不可測中有魚五日一奮出水大可三圍形狀異常每出小魚奔逆隨水上岸以千萬計又云此塘有蛟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美男子銜惑行人遭其迷者徃徃病死後爲雷電所擊此塘遂乾

鱮魚

出東海中似鮐魚而多刺俗呼爲火洛魚

魷魚

登州有之出海中有二種細長者名魷肥大而晚出者爲濶魷其子陰乾堅黑相餽遺以爲珍品

嘉雞魚

海濱有之夏月出金鱗細肉大者可以釣致小者可以羅取至冬月得者色頗黑名曰海鮓尤美

阿膠

出東阿用黑驢皮以阿井水煎之黑如漆明如

鏡者爲佳

佳語三十五條

白水詩

甯戚見管仲亟稱曰浩浩乎儵儵乎管子不解歸而不怡有少妾倩問焉仲曰非而所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管子於是言於公而授室焉

臧文仲書

齊旣拘臧文仲與兵襲魯文仲潛遺魯公書隱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召母問之母泣下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萌納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者言思妻

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於是以臧母之言軍於境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

鄒長倩遺公孫弘書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着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

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襪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士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

一枚猗嗟盛哉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
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慕容德語

慕容德入齊嘗因饗宴乘高遠矚顧尚書魯遂
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
徒蔭修簷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
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
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烟滅永言千
載能不依然

李延寔

後魏太傅李延寔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
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寔曰懷博之俗世號難治
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對曰景迫桑榆氣
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
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
謹奉明勅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
不曉懷輓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曰吾聞至尊
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

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
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塼叩頭以美其意及其
代去還復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
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
道惡腸中不懷愁懷塼之志起自此也

虞世南草書石刻

在金鄉縣儒學成化間修學士中掘得字畫剥
落僅一歌可識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
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

聞而嘆曰昔年楊柳依依漢南今日搖落悽愴
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貞觀四年燕國公書

房家園池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也其中雜樹
森聳泉石崇邃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故
傷吾鳳條自後人不敢復折公語叅軍尹孝逸
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
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
還鄴詞人餞宿於此孝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

月倚華山樹時人比之池塘春草云

蘇軾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牽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波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竒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彩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

轉海至潮子野請于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記

雪浪齋銘

蘇公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其銘曰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

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
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
紹聖元

泰山吟

陸機泰山吟云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
周已遠層雲鬱冥冥梁父亦有館蒿里亦有亭
幽塗延萬鬼神方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
楚聲

孟嘗君墓

陳昭聘齊經孟嘗君墓詩云薛城觀舊跡征馬
屢徘徊盛德今何在惟餘長夜臺蒼茫空壟路
顛顛古松栽悲隨白楊起泪想雍門來泉戶無
關吏鷄鳴誰爲開

靈岩寺詩

隋煬帝方山靈岩寺詩梵宮旣隱隱靈岫亦沉
沉平郊送晚日高峯落遠陰迴旛飛曙嶺踈鐘
響晝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抗跡禪枝地
發念菩提心諸葛穎和名山鎮江海梵宇駕風

烟畫拱臨松蓋鑿牖對峰蓮雷出階基下雲歸
梁棟前靈光辨晝夜輕衣數劫年一陪香作食
長用福爲田

李白

李白浪跡山東最久東魯行云顧余不及仕學
劍來山東又云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
不受賞羞與時人同別魯頌云誰道泰山高下
却魯連節誰云秦軍衆摧却魯連舌獨立天地
間清風洒蘭雪夫子還侗儻攻文繼前烈錯落

石上松無爲秋霜折贈言鏤寶刀千歲庶不滅

酬中都小吏

李白客魯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干逆旅見
贈云魯酒琥珀色汶魚紫錦鱗山東豪吏有俊
氣手携此物贈遠人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
魚表情素雙鯉呀呷鬢鬣張撥刺銀盤欲飛去
呼兒拂机霜刃揮紅肥花落白雪飛爲君下箸
一餐飽醉着金鞭上馬歸

南池

在濟寧州城南杜子美同許主簿遊南池詩秋
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白露降遙憶
舊青氈今呼爲杜陵池

琴臺

琴臺在單縣治北卽子賤鼓琴處後人因其地
建臺唐高適詩宓子昔爲政鳴琴登此臺琴和
人亦閒千載稱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
悠悠此天壤空有頌聲來二曰邦伯感遺事慨
然建琴堂乃知靜者心千載猶相望入室想其
人出門何茫茫惟見白雲合東臨鄒魯邦

青塚

單縣南有青塚相傳以爲王昭君葬處又名胡
家垆按昭君死胡地安得在此無名氏有詩曰
瞻彼原上塚草色何青青中藏誰氏骨而以昭
君名惟時日將暮但見雲閑橫悠揚本無心舒
卷若有情愁恨幾時消行人感慨增

題淳于髡墓

淳于髡墓在登州蔚陽山下黃縣東二十里唐
劉禹錫詩曰生爲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
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義能合權我
有一杯食置君墳墓前

錦秋亭

博興東南城上齊地菑時般灤衆水渚爲馬車
瀆以入海縣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稻成市蘇
軾常過之愛其風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
風收綠錦萬頃水雲秋海氣朝城市山光晚對

樓舟車通北闕圖畫入南州且食鱸魚美吾盟
在白鷗其鱸魚雖小亦有四鰓不減松江齊人
不識呼爲豸魚云

海市

蘇軾至登州欲見海市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之
交今方隆冬不可得也軾到五日被召還以不
得見爲恨乃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
軾作詩曰東方雲物空復空神仙出沒空明中
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

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冰冷天地閉爲
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埠出霜曉異事驚倒百
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
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
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不知造
化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
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
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歲寒亭

歲寒亭在東平州城內宋待制李誠之建與蘇
軾會飲於此軾賦詩曰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
堂堂上隱几人心與水月涼風螢已無跡露草
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屨響長廊名都信繁會
十指調笙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爲燒香獨作五
字詩清絕如韋郎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忘

老栢詩

青州龍興寺後天宮院古老栢院也有石刻布
衣張在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

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旁刻云
青州教授畢仲愈元豐六年至洛謁太尉文公
公曰昔范諷補之好論詩嘗曰青州富庶地宜
牡丹春時游樂之盛不減洛陽古今人作詩者
甚多而布衣張在一絕最爲可愛補之爲余誦
之誠有意思皇祐中余爲青守大書於西廡之
壁今三十年矣子歸試往觀之仲愈還至老栢
院其壁已壞因題於天宮院之石柱俾匠者刻
之張生之詩旣爲四方所傳而詩之所自不可

不知也故具書公語而刻於左

大明湖

在濟南城西北隅源出歷下諸泉渚爲湖足魚
藕菱芡之利一名西湖趙孟頫詩春陰柳絮不
能飛雨足蒲芽綠正肥正恐前呵驚白鷺獨騎
欵段遶湖歸邊貢詩水岸風迴晚更涼菰蒲零
亂拂衣裳扁舟莫到花深處恐礙波心片月光

烈婦行

烈婦胡氏濱州人夫劉平至元間戍棗陽挈妻

及二子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曳平去胡卽
前追十步及之擁抱不舍呼兒取刀兒時十歲
無懼色抽刀授母割虎腸出斃焉視夫猶生曰
可忍死去此倘他虎至奈何遂扶傷携幼涉水
而西信宿平以傷死戍長上其事得復役終身
趙孟頫詩曰客陣何焯焯夫挽婦爲推問君將
安去言往棗陽戍官事有程宿車下夜半可憐
逢猛虎夫命懸虎口婦怒髮指天十步之內血
相濺夫難再得虎可前寧與夫死無與虎生呼
嗚呼猛虎逢尚可寧成奈何汝

賓日樓

賓日樓在登州府治後登州爲古嶠夷之地取
書寅賓出日之義元于欽詩暘谷朝迎日丹霞
射海樓雲隨華表鶴風送日南舟孤島烟中樹
平波檻外秋凭欄一登眺西北是神州

濟寧夜泊

吳太宰寬濟寧夜泊詩嗚嗚畫角語城頭暝色
蒼茫倚舵樓古戍烟生人已散長河月落水空
流異邦信美非吾土他日重來是舊游千里鄉
心孤枕上可能今夜夢刀州

聊城歌

李夢陽聊城歌送顧明府聊城纍纍枕桑野使
君懷古聊城下龍蛟慘淡七雄爭當時誰是排
紛者海東隱淪難見面平原不見安平見已聞
笑却邯鄲軍還遣書飛燕將箭平生急難輕列

侯功成豈必千金酬只今往蹟浮雲盡遙矚滄
溟日暮流

樂陵令行

許忠烈達正德間爲樂陵令值流賊寇亂達募
兵率士斬獲甚多城獨得完何景明賦詩贈之
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
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
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
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

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
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亾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
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
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回馬嶺

回馬嶺在泰山畔石蹬陡絕馬至此不能行邊
貢詩回馬嶺前春日西澗花岩樹鬱萋萋上方
鐘落不知處惟見白雲岩畔棲

屋樓山

在莒州東二十里林木陰森群芳競秀遠眺若
樓觀之狀姚恕詩金鳥出海照蒼龍暖翠浮春
曉色濃啼鳥數聲天外落青山一片削芙蓉

汶山對月

聞鄭吏部善夫汶上對月聞笛作商調哀切命
舩人度曲爲和因賦醉歌焉者八月高風起鴻
鴈失群度洪水月下清砧愁遠人天涯芳草思
公子王郎哀時最蕭瑟萬里迢迢向南國呼我
上船設冰鱠仰天頌酒開胸臆關山茫茫何處

邊但見急管哀中天馮夷聽曲波面出楊柳亂
落西風前酒酣月落歌未已隴思江情嗒然起
未掛姓名玉策上願添海水金尊裏人生歡合
那可測有似大海翻萍葉回首親朋各別離豈
無江漢通舟楫流光過鳥不復駐達官好爵身
之蠹况乃豺狼橫地軸何限驕騶窘天步竹林
諸賢皆酒徒嗣宗只願步兵厨古來賢達一漸
盡醉鄉之托今何如

挂劍臺行

季先芳挂劍臺行口諾不如心諾深徐君之意
季子心壯遊未畢徐君死寶劍匣中悲知己掛
汝墳頭高樹枝寧論地下知不知

王闢之

王闢之元豐元年調博州高唐令往別監察御
史黃夷仲夷仲口占一絕見謔曰高唐不是那
高唐風物由來各異鄉若向此中望雲雨只應
愁殺楚襄王

蘇軾後杞菊賦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嚙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謁後掾屬之奔走朝

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余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紙鳶詞

密州侯蒙字元功少遊場屋三十餘年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陋不之比數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嗟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後一舉登第年五十餘卽爲執政

猥譚四十二條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鷄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共患之乃作美食覆蓋着一室中陰藏戶間伺之果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擗之至久於室隅聞有呻呼之聲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

失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

兗州四伯

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鄙之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謂阮放郝鑒等以比八雋至是復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肥大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狠戾爲瑣伯以比四凶

趙神德

唐梁寶好嘲戲至貝州憇客館中閑問佐史云

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卽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卽云趙神德天上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荅云向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荅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

張葺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葺用性旣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葺用大怒使擒之匠旣到

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葺用葺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葺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同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葺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葺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杜豐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寘行宮諸官以爲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陳于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嶽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且將何施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于妻臥牀下詐稱賜死其家哭之賴妻兄張搏爲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岢爲兖州參軍

都督令掌廐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于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能爲患而愈肥昔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李元晶

李元晶爲沂州刺史怒司功郟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旣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入衙承明以琮璉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曰太守怒汝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璉以爲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見剝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璉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曰爲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

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曰在張遂入至廳前
大罵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
一老翁詬罵不已時縣多狐魅疑爲狐也廣集
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不休擊之困極
方問何人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
怒回耳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
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將人吏數百將襲全
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又去郡訴之太守
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令出錢二十萬遺張

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
言其薄女而歸

方山開

方山開曹州城武人善弓矢好畋獵擊殺無數
唐貞觀時死經一宿而蘇云初死時被二十人
引去上一山三鬼引之登梯而進忽有一白鷹
鐵爲嘴爪攫其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如前攫
其右肩而去至山頂引見一官欲遣受罪侍者
曰山開未合死不如放令修功德官曰善令二

人送出依故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及下山見一坑被二人推入卽活而面膊爪痕宛然

王鑑

兖州王鑑性剛鷲常陵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去郭三十里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襪而忽不見乃開襪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鑑咲曰愚鬼弄爾公策馬前去忽遇十餘人聚向火時天寒日已昏鑑下馬詣之話皆無應者鑑視

之向火之人半無頭有頭者皆有面衣鑑驚懼上馬馳去夜艾方至莊莊門已閉頻打無人出遂大叫罵俄有一奴開門鑑問曰奴婢輩今並在何處令取燈而火色青暗鑑怒命撻奴奴云十日來一莊七人疾病相次死盡鑑問汝且如何荅曰亦已死矣向者聞郎君呼叫起尸來耳因忽顛仆卽無氣矣鑑大懼走投前村而宿周歲發疾而卒

杜通達

唐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中縣官嘗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笥疑所藏悉縑帛乃與妻謀擊僧殺之僧垂絕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通達鼻久之眼鼻喎眉髮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通達死蠅復飛出入其妻鼻妻病歲終亦死

衛淵

衛淵鄆州東阿人嗜酒成疾盛夏醉臥牖下夢身游他所或報沉醉國入寇居民散走淵倉忙

伏竄暨還家盡空皆遭俘掠獨行山間忽遇故人閭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問存沒告以其孥無恙且曰過此數里有酒肆盍共訪之淵喜到市淵先酌一卮別一鬟執器愁慘淵誚之鬟泣曰適所飲者非麩蘖醞成皆人之精血爾世人居陽間拋踐餘瀝崇積殃咎死則積其骨體而爲之乃引入後室傍有百餘人裸坐兩大鬼持戟以次叉置槽內大石壓醉人血自目流溢俄而成酒淵怖慄而覺

鄆卒

唐元和末王師平鄆汴卒有食鄆卒之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旣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於上帝矣當還我肉汴卒驚覺流汗及曉楚痛宛轉數晝夜視其身但皮與骨如人腊然一夕而斃

僧元暉

宋武城東普寺僧元暉嗜酒得疾困臥忽仰首長鳴頓仆于地問所苦曰腰脊下尾骨痛不可忍視之乃驢尾自皮膚茁出明日長尺許遍體生毛首面肖驢數日蹄鬣備哮吼悲鳴家人議殺之僧云不可此天所以示戒十年方死

范略婢

唐濮陽范略妻任氏妬霍略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長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答其母母悔無及

王俊民

王俊民萊州人宋嘉祐六年狀元釋褐廷尉明年充南京考試官忽謂監試官曰門外喧噪詎我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速我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得不死歸逾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仲朴善制鬼迎至乃飛符召爲厲者食頃一女子見垓上自言爲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梁知術無所施遂辭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有婢不順使令排墜井中又云

王向在里閭與一伎私約登第娶焉旣第卽媾他族伎聞忿恚自殺故爲厲竟至死

潘府尹

金正大間益都有潘府尹暮見城隍來謁曰公昔典漕枉殺二人今以相付言畢神去卽有二鬼隨潘左右旦夕不離百方驅之不能去逾年尹死今上清宮潘尹故宅也柱上猶有斫鬼刀痕云

徐好古

于欽齊乘云近歲濟南憲司有徐好古僉事由分司歸常鬱鬱不語一夕家人熟寐好古忽起抽刀先殺其妻又殺其長子婢媵死者數人惟幼子突牕出得逸徐乃自屠出腸而死竟不知其故其居宅後棄爲照磨廳事

胡嵩

胡嵩金明昌間爲卽墨令有異政時縣中多狐暴時見一白狐率羣狐戲公署側適獵戶獻豹於嵩嵩少女提豹玩弄語獵戶曰汝何不射後

園狐獵戶諾之是夜女忽昏睡狂跳如風狀日以爲常家人訊之女曰我前語獵戶射狐狐令我病耳嵩聞之以紙硃書曰汝之爲物吾已知汝汝若避吾吾其免汝令女珮之是夜病差明旦有人見白狐率羣狐下城向東北去從此遂絕

徐甲

宋東海徐甲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白而許亡甲改娶陳氏凶雷志滅鐵白名已所生子曰

鐵杵欲以擣鐵臼也恣意凌雷鐵臼竟死死後
旬日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
枉見殘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
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有期我
今停於此待之家人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時復
歌曰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落未已
聲甚淒切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月餘而死

平原民

宋德州平原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

豐厚其弟素貧傭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
慶曆中兄新構瓦屋三楹前後植柳數百株枝
如拱把一夕大雷電繞其居折柳盡髡亂擊屋
瓦其夜隣家聞門外語曰不義之家宜盡碎之
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史無畏

史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真爲友無畏貧窘從真
家富假以千緡貨易由是無畏射利江淮歲餘
已富從真繼遭焚蕪及罹劫盜生計一空遂詣

無畏曰今日之困不復思千緡之報但可相濟
二三百千無畏拒之曰吾若有負但執券來從
直怨恨詛之未幾雷電皆至霹靂一聲無畏變
爲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

樂陵樹

成化中樂陵縣南三十里許家庄瑩有大樹一
株其腹有孔常流津液衆惡欲伐之鄰人有病
瘡者偶止樹下瘡作渴甚接津飲之疾脫然去
體人傳聞之凡有疾來飲者無不瘳無何樹枯

死

老蛛

泰山之麓有岱嶽觀年代久遠一夕大風經樓
頽圯聲震山谷樓屋之中雜骨盈車有老蜘蛛
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足則周數尺之地矣
先是側近寺觀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蓋悉
罹其啗食也於是命薪焚之臭聞十數里

樂陵伶人

成化初年樂陵縣西南古堤口有廟在焉一日

數伶人持樂器至廟會天大雨廟圯諸人皆壓死其後夜間有過之者咸聞作樂聲竟除其廟而止

狼塚

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有人曾獨行于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群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適獵者過得免其人乃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悉殺之

蕭聲

鉅野人鄭一桂者年十八見隣女杜季蘭而悅之遂與私通一夕潛往而女送之出適隣有屠者蕭聲於暗中窺得其狀密隨女驀入室中強持女女號叫不從蕭歸恚曰彼所悅者鄭生耳吾殺鄭以絕其望事必諧至夜伺於門首一桂方及門突出殺之而遁翌日鄭父見子被殺訟於官以爲杜殺之官拘季蘭拷掠備至自誣伏與通日久忿其不娶而殺之獄具直指曹公適

行部至郡閱卷疑未決仰視屋梁有蜘蛛大如
盃盤旋而下至卷上復盤旋而去心異之次日
召季蘭至見其婉媚非殺人者訊之但涕泣伏
地自稱生前宿債今有死而已曹沉思之曰蛛
者朱也猪也爾隣人有朱姓者乎曰無之有以
屠猪爲業者乎曰有屠者蕭聲先一夕突入誘
妾不從而去曹曰是矣擒至不訊而伏自言出
門時卽見一桂披髮隨之驚怖不能隱也讞上
戮之於市女寃獲雪

李氏

正德六年十二月冠縣有婦李氏者同夫賣酒
一男子入其家沽與其夫同飲至晚各沾醉相
送出城夫遂不回連日尋無下落一日有牧羊
衆小兒見一蛇追逐之其蛇入一古井衆兒隨
視漂一死屍撈出視之乃李氏夫也卽時撈蛇
不見報縣捕鞫乃本婦與飲酒男子私通彼時
誘引出城擠死於井遂伏法當冬月百蟲皆蟄
而此蛇見之人以爲神

盛周

盛周嘉興人多疑而忍爲諸生時召客會食方薦鼈客舉筋戲之曰此君肉也盛默不應旋入內取利斧適其婦抱幼子立庭際突入擊殺之出燕客如故客不知也翌日爲婦家所訟時太守王有爲者素善盛極力爲解且諭訟者曰彼以疑殺罪得未減且業已死矣重殺一名士以抵之無爲也與而女析屍暴骸曷若令以禮殯葬而厚待而家乎訟者唯唯事得釋嗣後盛屢

入試闈輒見婦隨之輒不第爲作佛事祈之至壬子秋闈婦不至遂登第舉進士任東郡太守一日方視事忽見其婦從中門入大罵曰數載相尋今始獲矣盛下堂叩頭乞免從人驚異以爲狂少頃便入室闔戶自縊死而客戲盛者不三年暴死子孫皆絕

馬尚卿

馬尚卿安丘人與吳歆爲姻家吳嘗辱其妻尚卿乃結大盜施尚詔圍其家三日殺男婦二十

三人唯遺其婿二歲官兵數千環視不敢近尚
卿挈家而逃莫知所之時嘉靖癸丑歲也

郭大通

郭大通者東昌府校也力舉千斤嘗遇相者謂
其貴不可言萬曆丙戌歲大侵交結諸不逞王
登黃恩等數十人登本邑庠生故佻闖無賴而
恩善卜兩人相友善一日恩謂登曰昨夢有異
人至此其氣皆龍文盍伺之無何大通至兩人
大喜遂與盟謀爲不軌約以十二月立春前一

日舉事遠近默應者數千人至期太守蕭君應
官縣令韓君子廉方盛服就輿出東郊迎春其
黨宋廷儒者五鼓出與妻別妻止之曰子家世
貧事成暴得富貴不祥不成死無日矣宋大悟
馳至郡堂出首蕭君大駭曰安有是事遣人偵
之已露刃郊外矣亟閉諸城門捕首惡者十二
人悉擒之時大通腰巨斧在蕭君身畔知事發
亟拔斧而兩臂酸痛不可舉亦就擒獄成俱棄
市遠近諸黨猶觀變人心洶洶郡司理劉君芳

譽火其簿籍於庭曰餘悉不問也遂散去

劉確

劉確江夏人兗州守劉君廷柱之僕也其初寵於主後主復得二奴嬖之確見踈日怏怏至萬曆癸卯秋七月爲之娶婦婦非處子益忿出不遜語劉君微聞之託以竊金杖之數十局一室中且恐之曰必滅而宗至十一夜劉君飲司李宅中醉歸袒臥堂上確得間破戶出持主所寶倭刀斷其臂斬首剖腹腸出至地并殺奴二人

卽所嬖也復入左廡殺其弟廷棟外宅兒聞變持械入確踰垣入司農宅途窮就擒則藐然一孺子年僅二十餘耳先是夏日劉君寢而夢山鼠出自袖中躍而纏其頸力爭始脫又見斑虵束其腰提而擲之床下有聲驚覺燭之則汗巾及銅鑰也被害之夕飲次輒覺心跳且隱隱痛死之三日東郊老人見之於瑞麥堂中衣冠如故就視無所見懼而歸病一日死

江應詔婢

萬曆辛卯春文登民江應詔在縣收賦其家在鄉一夜而三婢俱縊莫知其故縣令申應科鞫究不得因親往其家驗之坐定鄉耆老以次進見俄有一人進見而一婢衣藍隨其後乍有乍無申心動叱之曰此爲何人曰應詔之姪志言也申曰此必知婢死狀亟刑之志言叩首具伏始與一婢通其二婢亦隨與通旣而事發後二人欲自首先婢懼罪遂縊而二婢益懼俱縊死詰其衣藍者乃先與通婢也志言遂抵罪

郭解元妻

郭解元鉉聊城人其妻素無子身體洪壯過三十忽孕數年不產腹膨脝如牛人來候者問故腹中兒輒跳躍懣絕久之始蘇以是戚里不敢視每中夜常聞腹中愁哭聲如鬼如是六年卒脹死母家欲剖視之郭不忍而止

蠚報

萬曆間萊陽縣北河鬱村民郭某者以捕蠚爲業每獲蠚則熾猛火投其中頭足悉燬灼無遺

業是有年矣一夕捕魚廬舍爲堽火所延同宿者突烟奔竄獨郭展轉火中手足焦灼宛如燒蠟狀但瞑目嚙語云蠟嚙我蠟嚙我越三日死

臨清商婦

徽富商置妾臨清爲妬婦雷餓未卽死生納棺中命四人舁之至曠埜妾棺中語曰我腰有金以相遺幸活我四人出之取其金而憚妬婦復內棺中瘞之越一月四人皆暴死婦患喉噎塞延醫金淮丁洋療之白日妾見牀上曰君母怖

我我某氏妾也妬婦與四人生瘞我四人者我已盡殺之婦始餓我今病喉塞我扼之也公等乃欲爲求生不亦過乎淮等唯唯因問冥途善惡地獄輪迴等事曰世間傳聞一一非謬淮曰淮老無子何故曰君少時與一壯士角力沛碭間公不能勝後以計拉殺之此爲祟耳淮震懼不敢仰視洋曰某亦無子何故曰君子孫方盛何患無越數日婦死後淮卒無子而洋得子五孫倍之

聊城民

聊城民賀某爲縣伍百役於歷城蚤發數里經道傍古廟有二人從廟中出尾之賀疑爲盜也鞭馬疾馳顧視猶在行緩則緩隨急則急隨屢呵之不動行可二十里許天漸明賀駐馬細視之則軀甚濶而雙頭賀大懼奔抵一村投民家怪始舍去歸家得病一月死

郝四

堂邑民郝四家數有恠見每夜半後聞有人呼

聲嘖嘖家人大小俱溺下不禁如是月餘郝一夕命家人不寐持棒伺之四更以來見一女子可十五六綠衣緋裳徃來叫呼郝以馬箠痛撻之走入室北隅而滅燭之乃故牀脚也焚之遂絕

黃某女

萬曆間平山民黃某女方笄夏夜袒裼納涼歛見一丈夫甚偉朱面遍體文采前來調笑女入室便相隨共寢燕婉經年女日萎尪腹漸大如

孕者母訊之具道所以母密授以線一束令識之是夜恠復至中夜女潛以線束其腰而縱其末天明辭去隨蹤跡之可里許至園隅麥根下隱然餘線猶在掘之數尺乃一大蜈蚣也長五尺許大如人臂兩目眈眈如炬遂燔殺之經月女產蜈蚣數十頭從此無恙

潘高妻

萬曆己亥四月聊城民潘高妻暴死一宿復活自說被黃衣人持牒追已至城隍廟同追者數

百人未有處分忽見其對門張某者驚曰汝未合至此當由誤耳引之出街衢歷歷見夫友張卿等數人徙倚門外鬼避之而行至舍見其夫方抱屍號哭隨被推仆而活仍命亟燒紙與張張平昔善訟者死數日矣

海濱女

青州海濱民女方及笄夏月大雨女以手挹簷溜盥濯後右手拇甲內隱起紅線一道寸許時時屈伸蜿蜒歲餘不滅女伴戲恐之曰得非龍

乎至明年夏復大雨雷聲殷殷牕際女戲曰吾指中龍將出矣從牕隙出手忽大霹靂一聲有龍自甲中出騰空而去指甲裂開女竟無恙

患癭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翁置酒大會親識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曰道邊樹有骨髑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

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夫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髑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曰蝦蟇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大慙

榆氣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爲煮菜皆不爲羨常憶榆葉因自煮之主人戲去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

食虛實問此何意答曰爲有榆氣山東人曰聞
京師人煮驢尾軸下食虛實主人曰此有何意
答曰爲有苜蓿氣主人大慙

人頭集第十六卷 終